



蘇聯文藝選集

4

蘇聯名作家專集

卡達耶夫

大東書局印行



**蘇聯文藝選叢**

- |    |    |    |    |    |    |    |    |
|----|----|----|----|----|----|----|----|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蘇聯 |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 戲  | 美  | 音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 劇  | 術  | 樂  | 聯  | 聯  | 聯  | 聯  | 聯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輯  | 輯  | 輯  | 輯  | 輯  | 輯  | 輯  | 輯  |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蘇聯名家專集**

第四輯 卡達耶夫

定價一六·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印

## 前記

卡泰耶夫這名字，在中國並不算是陌生，戰前，除開零星的翻譯和介紹外，他的諷刺大作盜用公款的人們就已有人譯成中文，在南強書店出版，得到過了不少的讀者了。

從戰時到戰後，他的作品更有着多量的翻譯，如時代呀前進！有林淡秋先生的譯本；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有曹靖華先生的譯本；團的兒子有茅盾先生的譯本；妻有着朱葆光先生譯本和時代社的版本。其他短篇的移譯還不計算在內。

關於卡泰耶夫的身世，魯迅先生在豎琴（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後記中有過一段簡要的介绍：「卡泰耶夫生於一八九七年，是一個奧得薩教員的兒子。一九一五年爲師範生時，已經發表了詩篇。歐洲大戰起，以義勇兵赴西部戰線，受傷了兩回。俄國內戰時，他在烏克蘭，被紅軍及白軍所拘禁者許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後，就住在莫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說，兩部長篇，還有一種滑稽劇。」可以補充幾句的是：一九一八——二〇年他在烏克蘭有過一個極冒險的時期。這次蘇德戰爭後，他又在前線軍隊中擔任工作。他的生活經驗是豐富的。蘇聯最高當局爲了他創作上的成就，曾於一九三九年一月特頒給他「列寧勳章」。

他初期的作品純爲寫實主義小說，據說是「受了蒲寧的影響」，倘例舉幾部，那末懶人愛德華，亨利爵士與惡魔（一九二三——二五）以及盜用公款的人們（一九二六）都是他掙得聲譽的成功作品。往後，他寫作的體裁純用敘述體，像時代呀前進！便是五年計劃的紀事。

倘再仔細地分析起來，卡泰耶夫的創作道路，約可分爲兩期，作爲這兩期的界石的，是他的長篇時代呀前進！在這以前，作者對於自己的真正的題材，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公可以說還沒有找到。時代呀前進！是他剛剛開始摸着這些的時候。在這以前的作者的作品裏，都流露着一種市僧的淺薄，狹隘和孤獨的情調，這以前的作者，總是在市僧的意識裏兜圈子。

「卡泰耶夫的前期創作的主要基調，在不同的句子裏重複着「人生的本身所以美麗而「公正」的，就因爲牠是人生。」這基調最顯明的是表現在中篇父親裏，其後又在褐色的十字架和冬天裏。（曹靖華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中譯本序言。）

總之，在作者前期作品裏，缺少深刻的具有社會意義的表現，就算作者的見解幽默，辭句文體，美妙貼切，也只始終祇「限制在狹隘的市僧的小世界裏，喪失社會的意義和力量。」但作者是向前努力的，視野是時時擴大的，在時代呀前進！以後，終於又寫了少年文學的傑作孤帆飄泊（有鮑羣中譯本，寫的是一九〇五年奧德薩地方的革命運動），而給蘇聯文學添上了一顆晶瑩的寶石。

但「使卡泰耶夫，威震蘇聯文壇，成了蘇聯文壇上的「天之驕子」的，則是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

傑構！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這作品的結構非常單純，故事與主題也非常單純與明澈。這是關於幸福的愛情，關於幸福的命運的小說，而同時，通過了這故事，從側面照耀着蘇聯國防史的發展的路徑。曹靖華先生說：「這部作品浸透着烏克蘭的色澤，洋溢着俄羅斯——烏克蘭的倒裝語，呼吸着烏克蘭的詩的氣氛。這些，使這部作品與民俗學接近了。在這裏，有民間詩的傳統的一切成份；有民間的傳統的故事的展開與人物，有烏克蘭的矢志不渝的青年同濃眉的姑娘的戀愛故事……在這作品裏，完全充滿着嶄新的、顯赫的歷史的內容，因此，這部作品的手法，是傳統的，而同時也是革新的。新的內容似乎在對古代的傳統的形式發着微笑。新的主題，依照着新的線索在那古代的傳統的形式裏發展着。這是全部作品的微笑與幽默的根源。這微笑與幽默，交織着巨大的深刻的歷史內容，（德國人的入侵）創造了全部作品的驚人的光芒四射的氛圍。」

尤其是該書在「晚會」、「訂婚」、「會親」和「回拜」等章裏，關於男女主人公謝明和蘇菲亞的描寫，使讀者對於烏克蘭得到一種深刻的、生動的、如詩如畫的感覺，使讀者深切的感覺到烏克蘭人民的愉快的、靈活聰穎的風趣，字裏行間處處洋溢着令人陶醉的烏克蘭的芳香。而作者在這本書裏，對於勞動人民的生活，對於剛剛被蘇維埃政權爭取得來新的生活刻劃得越是鮮豔，越是可愛，越覺得企圖毀滅這種生活的強徒越是可惡，於是烏克蘭人的英勇抗爭襯之以烏克蘭土地的一片爛熳的風光，將這部書成了一部真正藝術的作品。

一九四二——四三年間，作者在寫了許多優秀的關於蘇德戰爭的報告文學之後，又出版中篇小說妻。借用譯者朱葆光先生在「譯者小言」裏頭的言：這部小說反映了蘇聯的抗德戰爭如何成爲人民的戰爭，說明了蘇聯的人民是愛好和平，富於進取精神的人民，「這小說採用的是第三者（即作者）的直敘體材，而由一個空軍的年輕美麗的寡婦，爲搜尋亡夫的墳墓，在前線露宿的夜晚，向一個陌生人（即作者）述說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真是那麼淒豔，那麼動人，中間織以勞動人民既遭家國之痛，仍如何爲國努力，忍飢耐寒，工作不懈的情景，格外令人感泣。誠如譯者所說：

「這個中篇小說充滿了人性味道。它裏邊有纏綿熱烈的戀愛故事，有細膩的心裏描寫，有淚，有血，有悲哀，有憤怒。它不是什麼政治小說，也不是什麼戰事小說，它是關於蘇聯人民的一部質樸散文詩。」

戰爭終了前後，作者榮膺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的團的兒子又告出版。這是一部新型的兒童文學，「是配合了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卓越的兒童文學。」這團（礮兵團）的兒子——尼亞無妨說是個現實的人物，他活潑天真，大膽熱烈，更由於環境的陶冶，出入戰線，不怕礮火，當然更不怕死亡，且勇於學習。這樣的兒童，在蘇衛國戰爭中自然不少，在中國抗戰時期中，怕也爲數很多。全書寫來單純樸素，即以這單純樸素深深感動我們。

現在，我們這個集子，就從他的四大傑作：時代呀前進，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妻，團的兒子中，

或選取它最精彩的一章，或選集自成首尾，不妨作爲一個短篇看的段落，內中可以看到蘇聯男女相愛的故事，勞動工人工作的情形，以及保衛國土的戰爭的場面。

但我們格外看重的是卡泰耶夫的短篇，他的短篇寫得非常出色。他能夠用最經濟的手法，把一件事實，一個現象，或一種論爭和一個性格表現得生動有力。如果說，短篇小說的技巧就在截取斷片暗示全面的話，那末卡泰耶夫正是做到了這一點的。例如夢，以戰士的難得安眠來表現戰爭的艱苦；例如旗，以一面燦爛的紅旗（敵人還以爲是白旗）來表現守軍的英勇。他如我們在天上的父，祇寫母子兩個在被德軍佔領的城裏「倉皇散步」，顯示猶太人的苦難；火，祇提出喀細亞偶然的焚斃而展開一場思想的論爭，也用的是一樣的手法。

尤以物事一篇，更可說是短篇小說的典型作，那賽加無疑地是一個典型的女性，或者，至少是女性的典型中之一個。她有的是溫柔，有的是愛撫，可也有的是短視淺見，祇知滿足自己的貪念和虛榮。

這本集子共計選了十一篇，這十一篇，我們相信，都是可以一讀的東西。

#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四輯 · 卡達耶夫)

## 目次

前記	一
「物事」	一
火	一
前進罷，時代	三一
夢	五七
兩座堡壘	六七
他們兩個人	七五
我們在天上的父	八三
旗	九七
親事	一〇七
妻	一五一
凡尼亞	二〇一



## 「物事」

在一種情熱的雙戀的導力之下，喬治和賽加已在五月間結婚了。那時天氣是明媚的。不耐煩地聽完那結婚登記員的簡短的頌詞後，這對新婚的年青的夫婦就走出禮堂，到了街上。

「我們此刻到那裏去呢？」瘦弱的、凹胸的、沈靜的喬治問道，一面斜視着賽加。

她，高大的，美麗的，而且和火一樣情熱的，將自己接近他的身旁，那纏在她頭髮上的一枝紫丁香花輕觸他的鼻子，同時又張大她的鼻孔，情熱地耳語着：

「到商品陳列所去，買物事去。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去呢？」

「你說去買我們的家俱麼？」她丈夫說，一面乏味地笑着，又整一整他頭上的帽子，當他們倆開步走的時候。

一陣飽和塵埃的風掠過商品陳列所。淡色的披巾，在乾燥的空氣中在貨攤上面浮動，尖聲的留聲機，在一切樂器場中交相演唱。太陽照射着風中擺動的掛着的鏡子。各種各樣的迷人的器具和極端美麗的物品，圍繞着這對年青的夫婦。

賽加的兩頰起了一陣紅暈；她的前額變得很溼了，那枝紫丁香花從她的蓬髮跌了下來，而且她的兩眼也變得大而圓了。她用火熱的手抓住喬治的臂膀，緊咬着她那顫抖的薄薄的嘴唇，拖着他在所內到處漫步。

「先買氈絨被呀，」她喘不出氣地說，「先買氈絨被！……」

被貨攤的主人的尖聲震聾了耳朵的他們，忽促地買了兩條湊綴成功的正方的被，重而厚，太闊，但不夠長。一條是鮮豔的磚紅色的，另一條是黯淡的微紫的。

「現在來買拖鞋罷，」她密語着，她的溫熱的氣息吹滿她丈夫的面龐……「襯着紅裏子的，而且印着字母的，使別人不能偷去。」

他們買了拖鞋，兩雙，女的和男的，襯着大紅的裏子而且有字的。賽加的眼睛幾乎變成閃亮的了。

「毛巾……繡着小雄雞的……」當她將自己的滾熱的頭靠在她丈夫的肩上時，她幾乎是呻吟着了。他們買好繡着小雄雞的毛巾之後，又買了四條毯子，一隻鬧鐘，一塊斜紋布料，一面鏡子，一條印有虎像的小毯子，兩把用黃銅釘的漂亮的椅子，還有幾團毛線。

他們還想買一張飾有大銀球的臥牀，以及許多別的東西，可是錢不夠了。他們重負而歸。喬治背着兩把椅子，同時又將捲着的氈絨被用下巴鉤住。他的濡溼的頭髮，粘在他白白的前額上，瘦削的、紅潤的兩頰，罩滿了汗水。在他的眼下，見有一些藍紫色的陰影。他的半開着的嘴巴，露出不健全的牙齒，

他要流下涎沫來了。

回到淒冷的寓所時，他得救似的拋下他的帽子，同時咳嗽着。她將物件拋在他的單人牀上，向房內審視一下，而且因了少女的嬌羞的感觸、用她那大而紅的拳頭親愛地輕輕地拍着他的脅肋。

「好了罷，不要咳得這樣厲害，」她裝作嚴緊地說，「否則，你立即就會死在肺病之下的，現在你有我在我身邊……真的！」她用她的紅頰在他的骨瘦如柴的肩頭摩擦着。

晚上，賓客們到了，於是舉行婚宴。他們帶着羨慕參觀這些新物事，讚美牠們，拘謹地喝了兩瓶白蘭地，喫了一點麵餅，合着小風琴的曲調跳舞了一場，不久便走散了。各樣事情都是適得其宜。連鄰人們對於這婚禮的嚴肅適度，毫不過分，也都有些詫異。

來賓散了之後，賽加和喬治又將這些物事讚美了一番，賽加很當心地用報紙罩好椅子，還將其餘的物件，連氈絨被，都鎖在箱子裏，拖鞋放在最上層，有字母的一面向上，于是下了鎖。

到了夜半，賽加在一種切念的心境中覺醒轉來，喚醒她的丈夫。

「你聽到麼，喬治……喬治，親愛的，」她熱烈地低語着，「醒來罷！你知道麼，我們剛才錯了，沒有買那淡黃色的氈絨被。那種淡黃色的是比較有趣得多了，我們實在應該買那一種的。這拖鞋的裏子也不好；我們不會想到……我們應該買那種襯着灰色的裏子的。牠們比紅裏子的要好得多了。還有飾着線球的牀……我們實在沒有仔細地想一想。」

早晨，趕緊打發喬治去做他的工作之後，賽加慌忙地跑到廚房裏和鄰舍們討論大家對於她結婚的印象。爲要合禮的緣故，她談了五分鐘她丈夫的應該注意的健康後，就領婦人們到她的房裏，開了箱，展示那些物事。她拿出氈絨被來，於是伴着一聲微微的嘆息，說道：

「這是錯了的，我們沒有把那種淡黃色的買了來……我們沒有想到買牠……唉……我們沒有細想一想。」

於是她的兩眼變成圓圓的，呆鈍的了。

鄰人們都稱讚這些物事。那位教授夫人，一個慈善的老婦，接着說：

「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的丈夫似乎咳得很不好。隔壁的一切我們都可以聽到，你必須當心這個，否則你要知道……」

「哦，那是沒有什麼的，他不會死的，」賽加用故意的粗魯的口吻說道：「即使他死了，在他也很好，而我又可以找別個男人的。」

但忽然她的心房顫抖了一下。

「我要弄雞給他喫。他非得飽飽的不可。」她對自己說。

這對夫婦好容易等到下次發薪日。但到了那時，他們立即到商品陳列所，買了那種淡黃色的氈絨被，還有許多家內必需的物件，以及別的美麗無比的事物：一隻八音鐘、兩張海狸皮、一隻最新式的小

花瓶架、襯着灰色裏子的男的和女的套鞋、六碼絲紗天鵝、一隻飾着各色斑點的非常好看的石膏狗、一條羊毛披巾、一個鎖鍵會奏音樂的淡綠色的小箱子。

他們回到家裏時，賽加將物事很整齊地裝在新的箱子裏。那會奏音樂的鎖鍵便發出聲調來。

夜裏她醒了轉來，將她的火熱的面龐偎在她丈夫的冰冷的、發汗的前額上，一面靜靜地說：

「喬治！你睡着嗎？不要睡罷！喬治親愛的，你聽到麼？……還有一種藍色的……多麼可惜呀，我們沒有買牠。那真是很出色的梟絨被……有些發亮的……我們當時沒有想到。」……

那年仲夏，有一次賽加很快活地走進廚房裏。

「我的丈夫，」她說，「快有放假的日子了。他們給每人都只有兩星期，但他却有一個月，我可以對你發誓。還有一筆津貼。我們馬上就要去買那有鏢球的牀，一定的！」

「我勸你還是設法給他送到好的療養院去，」那位年老的教授夫人含有深意地說，將一篩熱氣蒸騰的馬鈴薯放在水管下面，「否則，你知道，要來不及的。」

「他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賽加憤憤地回答，一面將兩隻手插在腰上。「我照顧他比什麼療養院都來得周到，我將炸雞給他喫，使他儘量喫得飽飽的！」……

傍晚，他們同着一輛滿載物事的小手車從商品陳列所回到家裏。賽加跟在車後，凝視着，好像在對她的發紅的臉龐映在牀間的鏢球上的影子發迷似的。喬治，沈重地喘着氣，實在推不動了。他有一條蔚

藍色的麋絨被緊擠着他那瘦削的下巴下面的胸膛。他不斷地咳嗽。一簇暗色的汗珠凝聚在他的凹陷的鬚角上。

夜裏，賽加醒了轉來。熱烈的、貪多的思潮不讓她睡覺。

「喬治親愛的！」她急促地耳語起來了，「還有一種灰色的，……你聽到沒有？……真可惜，我們沒有買牠……唉，牠是多麼漂亮呀。灰色的，那裏子却不是灰色的，倒是玫瑰色的……這樣一條可愛的麋絨被。」

喬治最後一次被人看見是在晚秋的一天早晨。他笨滯地走下那條狹小的橫街，他的長長的，發光的，幾乎和蠟一樣的鼻子，鑽在他那常穿的皮短衣的領子裏面。他的尖尖的兩膝凸了出來，寬大的褲子敲拍着他多骨的兩腿，他的小小的帽子掛在後腦。他的長髮垂在前額上，黑而且暗。

他蹣跚地走着，但很當心地迴避那些積水，使不致溼了他的薄靴；一種虛弱的，愉快的，幾乎是滿意的微笑，浮泛在他蒼白色的嘴唇上。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他不得不躺在牀上了，而當地的那位醫生也來了。賽加急忙跑到保險公司，領取病時可以挪借的款子。她只好獨自去到商品陳列所，買回一條灰色的麋絨被，放進箱子裏。

不多久，喬治（的病勢）覺得更加沈重了。初次的雪：溼的雪：出現了。天空變得朦朧而陰慘。那位教授和他夫人互相耳語，另一位醫生頃刻又到了。他診察過病人，便到廚房裏用消毒肥皂洗他的手。

賽加淚流滿面，站在瀟灑的黑煙中，他正在火爐上炸着雞片和蒜頭。

「你瘋了麼！」教授夫人驚駭地喊道。「你在幹什麼？你會害死他的。你以為他能喫雞片和蒜頭麼？」

「他可以喫，」醫生冷淡地說，一面將他雪白的手指上的水點抖落在面盆裏，「現在他什麼都可以喫。」

「雞片對於他有什麼害處呢？」賽加尖聲地說，同時用袖子揩一揩她的臉。「他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到了傍晚，裹着白色的棉外衣的衛生局人員到來，將各個房間都消毒，消毒劑的氣味充溢着迴廊。夜裏，賽加醒了轉來。一種無名的悲痛撕破了她的心窩。

「喬治！」她急迫地耳語道。「喬治，喬治親愛的，醒來罷！我告訴你，喬治……」

喬治沒有回答。他冷了。於是她從牀上跳了下來，赤着腳艱難地沿着迴廊走。那時差不多三點鐘了，但這地方的人沒有誰能夠入睡。她跑到那位教授的門口，倒下了。

「他去了！他去了！」她在恐怖中驚叫着。「去了！我的天呀！他死了！喬治！唉，喬治親愛的！」

她開始哭泣了。鄰人們都從他們的門縫裏向外窺視。陰慘而冷淡的天星輝映着黑窗後面的清脆的嚴

霜。

到了早晨，那匹愛貓走近賽加的開着的房門去，在門檻上躊躇，窺探房內，牠的毛忽然聳起來了。牠怒怒地退了回去。賽加坐在房子的中央，滿臉淚水，正在憤憤地對着鄰人們訴說，彷彿她是被侮辱了似的。

我總向他說，把雞片喫得飽飽的罷！他不要喫。看罷，剩那麼多呀！叫我做什麼用呢？而且你把我拋給誰，你惡毒的喬治呀！他已經拋了我，不願意帶我同去，而且還不肯喫我的雞片！唉，喬治親愛的！

三天之後，門外停着一輛用灰色馬拉曳的柩車。大門開着，一種冰冷的寒氣浸透了整座的房舍。同時有一種柏樹的氣味。喬治被運走了。

喪宴時候，賽加異常的興奮。她在未喫別種東西以前，先喝了半杯白蘭地。她臉上漲得通紅，她流淚了，她並且一面頓着腳，一面用一種斷續的聲音說道：

「唉，那兒是誰？你們全體都請進去，快樂一下罷……凡是願意進來的……無論誰我都讓他進來，除了喬治……我不許他進去！他拒絕我的雞片，堅決地拒絕了。」

接着她沈重地倒在那隻新箱子上面了，開始在那會發樂音的鎖鍵上碰她的頭。

此後，寓中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樣地過去，很有秩序地，很合規矩地。賽加仍舊去做使女了。那年冬



季有很多男人向她求婚，但她都拒絕了。她在期待着一個沈靜的，和善的男子，而這些却都是莽撞的傢伙，那是被她積聚起來的物事引誘了來的。

到了冬底，她變得頗瘦削了，同時開始穿上一件黑色的羊色彩衫，這倒增加了她的美麗的姿態。在那工場中的汽車房裏，有一個汽車夫名叫伊凡。他是沈靜的，和善的，而且富於默想的。他爲了愛着賽加的緣故，弄得非常憔悴。到了春天，她也愛他了。

那時天氣是明媚的。不耐煩地聽了那結婚登記員的簡短的頌詞後，這對年青的夫婦就走出禮堂，到了街上。

「我們此刻到那里去呢？」年青的伊凡羞澀地問，一面斜瞥着賽加。

她挨近他的身旁，用一枝太大的紫丁香花輕觸着他的紅耳朵，同時張大她的鼻孔，耳語道：

「到商品陳列所去！買物事去！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去呢？」

於是她的眼睛忽然變得大而圓了。（柔石譯）



## 火

共產黨愛羅金的妻喀細亞被火灼死了。

她正坐在一條日本式的矮櫈上，靠近着煤爐子，一手拿着一個火酒瓶，在點燃爐中的木柴。那些木柴是潮溼了的，老是不肯着火。喀細亞的又黑又長的頭髮，披散在前面，夾着一縷縷的黑煙白煙，薰了她的眼睛很是難受。那位少婦一邊哭着笑着，把落在背脊的壓髮針從新帶上，一邊又在被裙子緊束着的兩個膝頭上，擦着被煙煤薰的張不開的兩眼。恰在這當兒，那手中的火酒瓶忽然引着了火。火燄噴騰的非常的快，彷彿火是從屋頂上掉下，不是從地板上燒起的。喀細亞的頭髮立時被煙火捲着，向頭頂直豎，恰像一柄紅色的鴛鳥毛的掌扇。瓶中發出炸裂的聲音，吐出白色的火燄，馬上延着了上面的窗帘子，不到一秒鐘工夫，全間屋子都着火了。等到鄰居們趕過來趕快用被褥把火撲滅，把喀細亞身上着了火的衫子脫去，但是已經太遲了。當一輛車子把她送到醫院去的時候，這不幸的人還是活着。愛羅金呢，這時卻還在辦公室裏。

過了半點鐘後，他發瘋一般地闖進了醫院的大門口。在扶梯跟頭，有個看守的人想把他攔住。愛羅

金臉上帶着一種癡狂的笑容，用他的皮大衣的有些潤溼了的袖子，把那看守的人摺過在一旁。

「讓我進去罷，讓我進去！」他帶着尖銳的聲音叫喊。

沒有等的回答，愛羅金——這時是和平時一樣，腳上穿着一對泥污的長統靴，頭上戴着一頂受過水的白色皮帽子，腰間束着一條銅扣的皮帶子——踉蹌地跨向樓梯上去，在那清潔的梯板上，留下一個個的骯髒的脚印。他自己的本能引導着他，一下子他就找到他的妻子躺着的那個房間了。從半開的門縫中，他瞧見了着白衣服的醫生，手上高高地拿着注射器，在幹些什麼。一個看護婦，俯伏在白色的病牀的鐵欄杆上。另有兩個看護按捺着一件裹在綳帶裏的長的東西，使牠緊貼在牀上不能動彈。牀底下漆光的地板上，拋棄着一堆棉花，放出一股濃厚的酒精氣，幾乎使愛羅金昏暈過去。過了一忽，那醫生從房間裏走出來，就把門閉上，臉上帶着生氣的樣子，抓住了愛羅金的肩膀。

「我是她丈夫，」愛羅金慌忙地說着。「你和我說實話罷。……我請求你。……請讓我走到她身旁去罷。」

一邊說着，一邊他很柔順地跟在醫生後面沿着走廊走去。

「放安靜些，她還活着呢。」醫生說：「我們剛才已給她注射了嗎啡。這是很重的病症。我不能讓你進去，我沒有這樣的權力。她病的很利害。絕對需要休息。請你原諒罷。」

愛羅金脫下他的皮帽子，停住在醫生前面，微笑着說：

「醫生先生，請恕我喋喋不休。……你知道我多難受呢。……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請你明白說罷。……請告訴我，是不是十分危險的；是啊，我知道是很危險。……但她究竟還能活不能呢？勿隱瞞着我，我央求你。」

於是他又開始很順從似地跟在醫生的背後走，一邊走着，一邊儘在看那牆壁和地上的一塊青一塊白的花磚。他又默數着醫生衣上所綴的螺甸鈕的粒數。

醫生把他帶到了一間壁上滿掛着鐵絲穿着的手足模型的空屋子裏，叫他在一隻黑皮的背椅上坐下，他就開始向他詳細講談，凡是在他以爲對一個患了危症的婦人的丈夫所必須說，而且可以說的話，他都說了。他說：「全身皮膚的三分之一被火灼傷了的病人，在醫學上幾乎沒有曾經救活過的例子；可是這一次，皮膚到底有多少受過火傷，還沒有斷定，所以結果究竟如何，現在也還無從判斷。不過據第一次的應急診斷，皮膚灼傷的地方，卻是很多，所以一切都無法擔保。現在呢，只有先施必要的救急療法。此外呢……」

他本想繼續說着遇到同樣情形時他說慣了的，如科學的能力限制與科學的奇蹟一類的話，但是他看見了愛羅金的和雄山羊一般的頑皮、執拗、智慧而帶赭色的兩眼，他便嘆了口氣，噤住不再說了。

於是愛羅金垂下了頭，解開他的皮帶子，脫卸了他的皮外套，低聲地說他不離開這醫院了，要伴着他的妻子一直到最後。醫生聳了聳肩膀，叫人拿一件白布的外褂給他。愛羅金着了白衣服，就跑到樓底

下去打電話。他把電話接到宣傳部裏，把他所遭遇的不幸簡略地述說了一遍，請他們原諒，把他要寫了印在反宗教宣傳冊裏的論文，暫時從緩發排。

第一次跨進了他妻子的病房，愛羅金便在門口撞見一個看護，捧着一個磁盆出去。愛羅金向盆中瞧了一眼，在赭紅色的水中，除幾塊浸過藥水的棉花及棉布頭以外，浮着一縷縷的黑的、燒焦的、完全變了原樣的頭髮。這是喀細亞的髮，愛羅金這樣想着，這一次是第一次清楚地感覺到剛才過去的事情的恐怖。

五天之後她死了。

愛羅金形容憔悴，頭髮亂披着，臉兒不曾薙過，五個整夜的不眠使得他疲憊，他所不曾瞭解的災害，使得他瘋癲，他完全失去了平時的奮發的精神了。此時他光着頭，在鋪滿了灰褐色的雪的地上，跟隨着他的妻子的柩車，在都市的街道中行走。白的車輻，黑的車輪，慢慢輾着，差不多和他的肩膀一樣高。在柩上不知誰人安放着一個花圈，繫着一條紅帶子，不住飄動着。愛羅金雖在旁邊走着，卻什麼都不曾看見，什麼都不曾想到，他彷彿睡着了。過路的人，看見一輛柩車，只有一個半睡着的人孤另地在送喪，也沒有教士，也沒有唱聖詩的人，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其中有幾個人卻對着喪車合了個十字。

一陣蔚藍色的風在公塚裏吹拂着，掘墓的工人們用了巾帶把棺材扛下放好在墳穴裏。他們把挖掘起

來的冰結的泥土，放一塊在愛羅金手中。他就把這泥土向棺材面上擲去，只聽得鏗然作響。於是他轉過身子，用力咬着他這幾天新長出的赭色的鬚鬚。工人們在掌心吐了一口口沫，提起鋤頭又開始工作了。愛羅金從新走近墓穴，用他的乾涸了的眼，望了一望，便自顧自走去了。

他覺得一切的力量全失掉了。他機械般的步行着，連舉起腿來都軟弱無力，意興闌珊地和死人差的不多。這時他腦中的一切思想全消失了。只有一個念頭，填塞了他的心：這就是他待喀細亞的罪愆，一種殘忍暴虐，無可追贖的罪愆。他沿着城市信步走去，和瘋癲一般，四圍的景象，都一無所見，一無所聞。

他一向是十分愛他的妻的。她還只十九歲。在她剛到十七歲那年頭上，他們才相識的，以後他們在一塊兒，過了兩個快活的年頭，這就是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年。她原是貴族人家的女兒，爲了她的父母不贊成她的婚事，她不恤脫離家庭，跟了愛羅金跑到外邊來。她是從小嬌養慣的，多少帶一點神經質而且長的頗美，但她卻能事事跟隨着她的丈夫，處處迎合她丈夫的活動而嚴格的性情。雖然這樣的生活，和她的過去的教育及習慣究竟不大相合。可是她卻從不怨苦，而且懂得怎樣去適應環境的需要。此外，她和一般巾幗丈夫，共產黨的女同志們，全不一樣；那些女同志們在戰爭的時候，穿着男子的服裝，騎在馬上，去加入戰鬥；在平和的時候則出席會議，參加投票，加入黨籍，而且擔任黨內的要職。喀細亞就不然了。她拋棄了她的家庭、習慣、閱閱和她的宗教信仰，卻用愛情來代替一切。她變成一個溫柔的

妻子，她丈夫的愛人；她是因了愛而活着，也是爲了愛而活着。他們這一對人兒旅行了許多路程，最後是到了這個城市裏。這時內戰已完全終止了。愛羅金被任爲那地方的區黨部的宣傳部委員，他的工作是反對宗教。他從前是在教會大學裏唸書，以成績優異著名的；他學會了教會所用的一切辯術，懂得了宗教派別的全部歷史，又因爲他生就一副尖銳的頭腦，無神論的信仰，所以從那時期他便決定了和宗教宣戰。革命發生時，他立即加入革命戰線，十月政變以後他加入布爾希維黨，變成了一個忠實、熱誠、精練的戰鬪員。

原來這個南方的大城，滿佈着教會僧院，是鄰近許多省的宗教中心，在這裏一樁重要的工作是正等候愛羅金幹着。他就用了他的滿腔的熱誠與決心，專心一意地做去。他用了流利暢達的文體寫成的反宗教的小冊子，對於就地農民，不能說沒有很大的影響。這一來，愛羅金就成了教會的深仇大敵。牧師們在教堂裏發表了許多次反對愛羅金的演說，稱他爲背聖非法。老年的太太們都稱他爲基督的仇人。沒有多久，他的名聲就很大了。

個個人都認識他了。每次的辯論會，遇到愛羅金用了尖銳的言辭詰難那些教士的時候，座上總是擠滿了聽衆。他是在四圍反對和仇視的景況中過慣的，所以每次辯論，他總是神色非常安詳，目光非常鎮靜；他的演說，總是很堅定而有層次，中間夾着許多輕巧的打諢，對於所討論的材料，總是有很深刻的認識。但並不能說他是個好演說家。他的發音過於尖銳，有時變成和羊叫一般的難聽。略有些口吃，可



是從不會顛倒了一句話。演說時兩手插在衣袋裏，頭上載一頂白色的皮帽子，在講壇上不停地踱着步，彷彿在園地裏散步一般，兩條着長統靴的腿起落着，正像在凹凸不平的地上行走。他用了他的兀傲的目光，細心注視着聽衆的面貌，在聽衆臉上表現出來的贊成或不贊成的表情，乃至極細微的，他都能分辨出來，對於聽衆的每個詰問，他毫不加思索地立刻回答，這恰像久經戰爭的兵士能夠讓避突然襲來的槍彈，使從肩上飛過那樣的敏捷。要想把他駁倒真不是容易的事。你背誦出一段文字，他便背出另一段文字來難倒你，你引用一句成語，他也用另一成語來反駁你。人家如用些粗笨的話攻擊他時，他馬上用一句惡毒的話來還報，往往使反對方面聽了也不禁啞然失笑。每次到了辯論完結，他走出門去，彷彿戰勝一切的敵人而又安閑自若絕不費力的樣子。直待他回到家裏，貪饞地喫着他妻子給他燒好的晚餐時，他才拭着他額上的汗珠，深長地呼吸一回，微笑着閉上他的赭色的睫毛，這才顯出他已有一點倦容了。喀細亞收拾好食具，紮好她的髮辮，準備着睡覺，於是在室內大步地踱着，上衣的領口解鬆着，與高采烈地向她講述着剛才辯論的情形。喀細亞戴上一頂小帽子，爲的是避免在睡眠中她的頭髮刺癢她丈夫的身子；隨後她便橫身在牀上躺下。他用被褥裹好了她的身子，四面都撥緊了，再拿了他自己的皮大衣蓋在她妻子的腳後。於是他在桌旁坐下，開始寫他的小冊子，工作時他還十二分地當心，恐怕椅子移動或噴嚏的聲音驚醒了喀細亞。但她呢，實在並沒有睡熟。她只是在溫暖的被窩裏休息着，兩手捧住紅暈的雙頰，眼半開着，從睫毛縫中，窺視她丈夫的彎下的背脊，不住地移動的手臂，以及桌上的綠色燈罩；

忍耐着等候他工作完畢了上牀去睡覺。

如今，她是死了。

愛羅金一邊蹣跚着，心頭被那對喀細亞負咎的一種不義而難洗刷的情感填塞着；他覺着自己對喀細亞的愛情太欠缺了，太缺乏理解了，他所給與她的太少，而她卻是整個的給了他的。想起假如喀細亞能活着時那種美滿的狀況來，他們過去的關係委實是太不夠親密了。但如今她是已死了。他一路走着悲傷着她，也悲傷着他自己，憂鬱痛苦充滿着心頭，沿路的景物卻都不會放在眼裏。

可是這時候天氣真是美極了；在這南方，是沒有比二月杪，開始解凍期上午十一點那時更美的天氣。路旁的小溝中，草梗飄浮着。車兒從江邊載來無數塊晶瑩的和玻璃一般的冰塊，日光照着，放射出像北極光一樣的幾何形的閃光。非常晴朗的天穹，籠罩着教堂的圓頂，只有幾片淡淡的雲兒，在天空飄浮着，恰和天使的羽毛一般。

一會兒，愛羅金赫然聽得一種議論是非的聲音，中間提着他的名字。他才清醒過來，看見自己已走到了教堂門前。兩個老婆子，肩上披着封齋節的黑圍巾，正跨上階沿，穿過階上一羣伸手要錢的乞丐，向門前的長廊走去。他們正在相互談論着。只有幾個斷續的字傳到他耳朵上。燒死了……懲罰……妻……一邊說着那兩個老婆子已走進教堂了。愛羅金急忙回轉身子，跟隨着那兩個噁舌的老婦，機械般地擱開了一羣乞丐的伸着的肘，走向教堂內。教堂的内部已擠滿了；羣衆的一部分都站在門口的長廊下。愛

羅金脫了帽子，向裏面走去。

整整有十個年頭，他不會踏足到教堂了。他久已忘卻了的陰暗和寒涼一時襲上了他的毛髮。從中間開着的兩扇有銅格子的門的凹凸嵌鑲着的玻璃中，他望見了教堂內部的景象；屋上面黑黝黝的空隙，從屋頂上面橫下和太陽的輻射線一般的大樑木；他看見屋上縱橫交叉着的板條，帶着神奇的建築物，他聽見行祈禱儀式的和聲。他對着全身是黑的祈禱的羣衆以及在黑暗中閃爍着多種顏色的燈光和燭光儘目呆想着。恰和初期的基督教徒過了許多年後，一旦跨入久經忘卻的異教的廟宇的門闕時一樣，愛羅金帶着冷靜的好奇心理，觀察着香爐的玻璃和嵌金，模糊不明的壁畫，牆上掛滿的小旗幟和石片。

那祈禱儀式顯然是快要完畢了，可是信徒們卻並不走散。讚美歌已停止唱着。整個教堂裏滿佈着沈默。愛羅金跨進了幾步，在門限上停下來。他感覺到靜默了。這是在兩番的講道中間很巧妙地安排着的長時間的靜默。這靜默又彷彿在大風中間弔在一根頭髮上，一剎那就會豁然破裂起來。

「我們眼見的是什麼呢？」一個望不見的教士的聲音，——一種輕微的和嘆息一般，但又愈說愈響朗的聲音——打破了沈寂。愛羅金聽出這聲音是他的勁敵之一，格里戈里·史米爾諾甫神父所發出的。

「我們眼見的是什麼呢？上帝，萬能的上帝，顯示給我們一個靈蹟。他懲罰着背神的人。一團天火從屋頂落下來，把他的房子和他的姘婦都燒成了灰燼。可是上帝到底是慈悲的，他偏讓那犯人活着，好教他悔改。改悔的罪人，也和平常人一樣，當他抱着十字架的腳說着：『主啊，當你進入你的國土時，請說

着我罷！」那時主也許這樣地回答他：「我和你實說罷，今天我便帶你進天堂去。」

個個人的視線——他自己覺得——都集在愛羅金身上。大家都認出他來了。他嗅着一股尖銳的香氣，陡然使他回憶起他妻子死的那間屋子裏的酒精氣味。「這不是真的，」他待要嚷着：「不是真的，是一種藥水。這是……這氣息不好過。」愛羅金躊躇着，想用了他的意志力戰勝這一剎那的昏迷；他把帽子戴在頭上，瘋狂一般地，走向新鮮空氣裏去。在門外走廊上本有幾個人已經認出了他。羣衆忙着讓出一條路來時，愛羅金卻已奔到了街道上，一邊咬着他的鬚鬚，踉踉跟跟地踱着。

到了後來，愛羅金也許要說，自從他妻子死後直到他明白認清了事實真相的那一天爲止，中間要算這頃刻間他最感到恐怖了。是一種悔罪的恥辱嗎？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這是因爲他被公開地侮辱着，受一種粗暴、殘忍不合理性的侮辱，他的最高貴的最人道的，最內心的情感，乃至在他心中的他妻子的地位，他對於她的愛，都受了侵犯：她完全是無辜的，卻受了莫大的侵犯，這所以使他不能接受了。

他握緊了拳頭，像是準備回到教堂裏去駁到那個教士的樣子。可是結果他卻走進了一家理髮店，把頭髮剪短了，剃了，洗了，梳理好了，灑了一頭香水。他的臉龐變得瘦削了些，卻年輕的多了。一邊用手指抹着梳理成英國式的鬚鬚，愛羅金便走回家去。在那裏，他有六天不曾跨進門了。鄰居們把房間草草地打疊好，四壁亂七八糟地，都是煙煤，災禍的遺跡，還是保存着。愛羅金見了屋子裏的淒涼而悲傷的景象，不禁戰抖着，用鑰匙把門鎖住了，也沒有點火，一個人毫無動靜地留在房間裏，一直到了四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的帖金的塑像。

「來找『他，』來找『他，』」格里戈里神父接續着說；這時聲音卻又低下，只是細語着；「來找『他』啊！」

這時他的瘦小而乾枯，彷彿被皮鞭打傷後治愈的不久的兩頰，在微弱的燭光下，轉成了白色。愛羅金向那塑像瞧了一瞧，漫不關心的樣子，他的手也顯出同樣的姿勢。

「不要這樣，格里戈里·伊凡諾維支啊！不要這樣。不要說起這些罷。」

他在火爐邊的一隻椅子上坐下，兩手在暖熱的凹凸不平的火爐面上烘着，背向前彎下。

「那麼，什麼事呢？」那位教士無聊地問。

愛羅金依舊靜默着不作聲。他彷彿睡着了。一隻大狗從外面走廊進來，伸着腳躺在地上。房間內是很暖和，可是愛羅金卻依舊有些寒戰。那教士拿了一隻煤油燈來，放在桌上點着，隨後在一隻背椅上坐下，皺着眉頭等候着。臨了兒，愛羅金似乎清醒過來了。他擡起頭來，用他的紅色的疲憊的目光，向四周瞧了瞧。

「請原諒罷，」他鎮靜地說：「我吵擾你了，這是無疑的。我可以立即告辭出去的。因為我來這裏本來沒什麼目的。不過是消磨時光罷了。我可以留着嗎？」

「好啊，好啊，」格里戈里神父說着，他搖擺着頭，表面贊許的樣子，一邊又不住扭動着他的短的

睫毛，和蚯蚓一般。「那麼，你是來會見你的敵人的。那倒不錯，不是嗎？」

愛羅金點頭示意，一邊微笑着說：

「會見一個理論上的對敵。這是我的向來的習慣。」

格里戈里的頭又在搖擺了：

「是啊，是啊。我懂得。是不是要求得道德的滿足？來一次辯論？一切隨你的便罷。」

愛羅金卻不再聽着，又沈入深思中去了，臉上露出悲痛的表情。

「今天你是侮辱了我。」他低聲說。「現在，且不談這個，我不是爲了這事來的。我自己呢，也許……但你有什麼權力可以侮辱她呢？她有什麼過失？爲什麼？且慢……這個用不着說……我都懂得

……」

愛羅金又墮入幻想中，隨後他立起身，在房間裏大踏步踱着，和獵人一般。

「今天早晨我伴送她下了葬。她過了五天才死的。灼傷後過了五天才死，你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啊？她是活着身體就腐爛了。在最後幾天，連綑帶都不能繫上了，繫上去時，皮膚便一塊塊地掉下來。你想想這是怎樣的苦痛？但她卻忍受着。是爲了不使我難過，所以忍受着。她自己相信不會死的。我呢，嗅着她的肌膚腐爛的一股氣味，心頭痛着，不能回轉頭了。她被綑帶裹着一個洋娃娃一般，可是卻叫我俯下身子，兩眼儘看着她。她說：『米昔爾，你知道的罷，我就會好的。也許治好的很慢，但是



一定會好的。和我說罷，和我老實說：你將來還愛我不愛呢？燒去了頭髮，我已變成一個醜婦了。可是這並不要緊，頭髮長的很快的。一年後我的頭髮一定復原了。」一邊說着時，究竟因爲受不住苦痛，和小孩一般地流着熱淚，大聲哭起來。我不能再聽她的哭聲了。我逃到會客室裏去，在一張沙發上躺下來合着眼睛，全身只是發抖。我的身體，在胸口，臂膀，大腿，肚腹，凡是她身上被火灼傷的地方，都像被火燒着一般的難過。我用指甲搔着，直到出血爲止。我巴不得把我的皮膚剝去，假如能使她減少一些痛苦的話。請你看哪！」

說時愛羅金就把裏衣的鈕扣解開，露出他的胸膛，滿是鮮紅的灼傷的與搔傷的疤痕。

「看哪！你看看我的指甲痕。在腿上或腹上也都是一樣。……」

格里戈里神父大喫了一驚，從他的位置上跳起身子。

「主啊，」他對着那塑像嘆着，一面慢吞吞地合着十字。「主啊，在你的不可思議的神智中，你對那罪人顯出第二個靈蹟來了。主啊！這些些火焰印（*Stigmata* 宗教傳說中犯人身上的印記。）啊。」這幾個字彷彿含着不可抗的魔力一般，他出神似的重複着說。

「火焰印啊！火焰印啊！」

愛羅金趕忙扣好了衣鈕，並把腰帶束上了。

「瞎說，瞎說。這是麻疹，拉了名叫 *Urticaria*，」他輕蔑似地說着，他的眼睛顯出銳利而堅定的表

情，和雄山羊的眼一般：「這是很普通的現象。一種神經性的病狀。醫生已向我解釋。再不要亂說。」

「火焰印啊，火焰印啊！」那教士發狂一般地接續說着，一邊合着十字：「主啊，火焰印啊……願主保佑他的靈魂。」

於是愛羅金不再理會他的話了。他溫和地微笑着，一邊想着，一邊從袋裏掏出一個小包兒，很謹慎地按放在桌上燈火旁邊。

他把那包兒解開，裏面有的是幾枚壓髮針，一條淺綠色的帶子，一本皮面邊上灑金的小日記冊，一個大戰前流行的上了光的小照相。原來這是喀細亞在中學校時候拍的照相：披着一條白圍巾，四面綴着花邊。戴着學校的制帽，上面有一個結和一枚徽章。鼻子高聳着，面貌很是愉快。

「在那時她只十五歲，」愛羅金說：「如今她是十九歲了。」

他把包中的東西一件件地檢點着，他帶着微笑翻開了那本日記冊。

「這是在出了不幸的事之前兩個星期我送她的禮物。她要寫日記，可是她沒有多餘的工夫，所以只寫得短短的數行。看哪，多難認的書法啊。」二月十二日。我的生日。這是特米德里送給我的冊子，今天我便開始在這上面寫日記。不要忘記，當我有錢的時候：（1）給特米德里買一條新的黑色的騎馬袴，他已想的很久了；（2）給我自己買半磅可可糖；（3）我還不知道是什麼。」就只這幾句，別的就沒有了。如今她已不在人世。她已死了。這是她留下的手蹟。你明白嗎？」

愛羅金把那包兒放在手掌裏，彷彿估着輕重的樣子；一剎時他的喉頭梗住了，呼吸窒息着。熱淚幾乎要迸出來了。

「現在只留下這些東西了，」他嗚咽地說着，要是不說這話，他真要放聲哭出來了：「看哪！……你却只知道你的上帝……上帝！」

愛羅金用力捏緊了拳頭，他的眼睛充滿着血和淚；額角上一條青色的靜脈管綻出來。

「一個銅子我也不願意送給這樣的上帝，」他忽然大聲地恐怖地吼着：「我一個銅子都不給。你明白了嗎？一個銅子也不給。」

他瞧着那出門去的路。

「去罷，去罷，」格里戈里神父惶急着喃喃地說着，跟住他走向門的入口，一邊重複地說，一邊對着胸口緊握着那十字架：「你應當敬畏上帝。勿再褻瀆神明了。快快改悔罷。在靈蹟的前面屈服了罷。」

「全是謊話！那里會有靈蹟？都是偽造的。藥水罷了。」愛羅金重疊着每個字很快地說着；在他彷彿話愈說的快，便愈容易從黑暗中找得了門上的鍵。「上帝早消滅了。只是火……只是物質從一種狀態變到另一種狀態……一種技術而已……野蠻時代的遺形……我們將來用電力來替代一切。我們奮鬥着。等着罷……我們要征服自然界……我們要征服『死』……到了那時，你們的黑色的上帝，連一塊骨頭都

不給留下……是啊，一塊骨頭都不給留下……是啊。」

他找得門鍵了，忙拔開鍵時，他已奔到路上了。從江邊吹過來的冰冷的風，吻着他的額角。那些眼淚，好久很艱難地貯藏着的，現在終於留不住，一會兒都奪眶而出了；從他的眼上，無數熱淚滾滾不絕地留下直到乾枯了為止。那條路很長。待愛羅金回到了家時，他的臉已乾了；只是他的大衣袖口上的皮，有些溼透了，而且帶一點鹹味。

回到了房間裏，愛羅金就把桌上擺燈的電線接着了，把衣服披在椅子背上，坐下來，從抽屜裏取出那邊未寫完的小冊子的底稿。他細心地把那已成的一部份稿子從頭校讀了一遍，隨後開始寫下去。窗上打碎了的玻璃，只糊着一層紙頭，深夜的寒氣侵襲進來。可是愛羅金卻不會感覺得。他很當心，而且不慌不忙地工作着，細心地搜尋那些簡單流暢的字句，一邊卻又照着平時的習慣，故意矜持着，絕不噴嚏，又不使椅子有一點聲響。

愛羅金寫完了兩張半的稿紙，有些困倦，要想睡覺了。他支撐着走到了牀上，也不脫衣服，橫下身，馬上就睡着了。雖然他是和昏迷一般，和石頭一般的熟睡着，愛羅金卻繼續在運用文思，在思索着那未曾完稿的小冊子中所要用的字句。他幻想着。也可以說他並沒有幻想，卻只是夢着；他彷彿並沒有睡在牀上，卻從新在桌旁坐下，打疊起困倦的精神，寫着文稿，一邊仍舊當心着，不噴嚏，不使椅子移動，生怕驚醒了他的假寐的妻子。他彷彿是從另一章寫起頭，這一章是專講天和天使的，所寫的彷彿是

這樣的話——：

「教士們時常和我們說：天、天使、上帝。這光亮的蔚藍色的，在晴明的日子我們可以看見和一口大鐘般地籠罩在大地面上的半透明的『天』，據那些教士們肯定地說，是有許多生着翅膀的生物住着的，這就叫作『天使』。在這些天使中間，天堂裏面，黃金座上，坐着那位上帝耶和華。那些無知識的人都相信教士的話。但實際上是不是這樣的呢？我們來考察一下罷。

「天是什麼東西？天是和表面所見着一般，是固體而帶藍色的東西嗎？許多著名學者和大學教授早已證明我們的地球是被一種稠密的氣層包圍着的，這氣層就是我們日常呼吸着的，即所謂『大氣』。這大氣密佈着直到離地面數十里乃至數百里的距離，再上面就沒有了。過了這距離，我們就發見那真空，這真空中所有的就叫作『以太』。太陽的輻射線以非常大的速率，穿過這真空，最後到了大氣的表層。從這表層光線射到了地面，好比從天窗上凹凸不平的玻璃，射進屋子裏時一樣；在晴天，我們人在下面望去，彷彿見着一件固形而帶嫩綠色的東西。這就是所謂『天』了。

「現在假想我們升到天上去，走到了這看去是固體的青色的天上去……」

愛羅金在幻想中，彷彿覺得自己已失去了重量，緩緩地向桌上飛去，穿過了被火燒毀的天花板，不一會兒便飛到天空中了。他一邊飛，一邊寫着……：

『……：在我們頭上是無窮盡無邊岸的綠氣空隙。我們再上去，是經過了白色的半透明的東西。

這不會就是天使嗎？絕對不是的。我們再一直上去，於是到了那白色的東西的邊上了。這是一層極薄極薄的雲，薄的幾乎看不出來。再走遠些！我們還得再上去。這裏太陽光更光亮起來了。空氣更寒冷了。呼吸便非常困難了。再飛上去，飛上去！我們的頭上太陽變的很大了。陽光照着半天，但這「天」已變成白色了。牠的美麗的藍色已消失了。這裏是很冷。陽光燒灼着卻仍是很冷。於是我們到了大氣的表層了。空氣已全然沒有了。在我們的太陽穴中，只聽得血液循環的聲音。唉！可是還得再走上去。也許走的再高些，我們會遇見天使和上帝罷。不。那裏仍然沒有。只有極度的寒冷與行星間的黑漆漆的陰暗圍繞着我們而已。冷酷的，紅色的，無熱亦無光的太陽的大圓盤，向我們頭上落下，而四周卻又是漫漫長夜的，冰凍的可怖的大空間。

「那裏會有天使啊？那裏會有上帝啊？無論那裏都不會遇見。這些都是教士欺人的話。其實只有寒冷。只有冷凍。只有靜默。只有火。只有死。……」

（胡愈之譯）

## 前進吧，時代

烏龜灣了脚掌爬着，牠有一身超凡的盔甲高凸而斗峭，像一隻叩着的盆子。牠還有一付煩惱，帶毛，駱駝一樣的尊容。

出賃的馬，鬚子下垂着，夾着有斑點的尾巴，在泥路上跑去。牠底骨骼突出，下顎鬆弛着，從眯着的眼睛掉下一滴匙子大小的淚水。

腳踏車的輪子是不平衡的，輪上是無數條車輻。

突擊隊分成三班工作，每班有一個隊長。每班就以隊長的名字稱呼爲汗納莫夫班、葉馬訶夫班、埃斯琴克班。

烏龜、賃馬、腳踏車的周圍是同樣的風景，是奇妙的鮮豔的。鳳尾草，與肥大的青草，以及侏儒一樣的竹筍，還有一顆紅色的烏托邦的太陽。

汗納莫夫跨着的是烏龜，葉馬訶夫騎着的是賃馬，埃斯琴克乘的是腳踏車。

畫面上的隊長和本人不大相像，猶如任何一幅畫像總不很像本人一樣。汗納莫夫帶着一頂花花綠綠

的小帽，葉馬訶夫繫着燦爛奪目的領帶，埃斯琴克却是赤裸地光着腳板。祇有這一點如一個善良的辭句那樣沒有爭論餘地的相像。

在這洪水之前期的風景中，烏龜和貨馬看來極像這麼個比喻，像從依索或科里洛夫的寓言中移植到晚近的亨利·盧梭的法蘭西派的畫中了。

相反地，腳踏車在洪水之前期看來猶如一個被當做含有炭質的植物，從保羅莫朗底小說中移植到古代百科辭典中的石印品的一個文學細目。

這三張以濃烈的顏色粗草地塗在木板上的畫片，用不很相稱的大釘子，釘在高爾耐也夫事務室的入口。

用沒有設計過的新的木板潦草地造成的事務室，靠近暖房的背後。它和暖房的關係，就像救生船和大洋中的輪船那麼密切。

事務室中響着算盤的嗒嗒聲。

第一班完了。第二班還未開始。第一二班的年輕人雜亂地坐在木頭上，辯論着那三張畫像。

蘇拉有很豐富的婆婆媽媽的比喻，來說明進行中各種速度的影射。

蘇拉用藥劑師那麼公正的精確，說出這些比喻。她也許選一隻蝸牛，也許選一個火車頭、一輛載重車、一輛摩托車、一架飛機、或別的什麼。她最後也許選一隻背榜的倒退的龍蝦，其實，一隻真的活龍



蝦是從不這樣倒退的。

蘇拉公平地估計了最後「十天」的所有生產指數，並和前個「十天」的生產指數相比較，才挑選了烏龜、貨馬、和腳踏車三種東西。

這是極公正的評價。不過這三張圖畫在現在到了第八天的三班人底眼中，恰像一根針刺那麼難受。他們太少有進步了，只除了有一次的「十天」。可是在最近的八天中間，生產指數突然改變了。汗納莫夫躍進了約百分之一百二十。埃斯琴克落後了。葉馬訶夫趕過了埃斯琴克，在追趕着汗納莫夫，汗納莫夫已經幻想着火車頭。葉馬訶夫也至少是輛車子。

掛在那里的三張圖畫彷彿表示懲罰過去的不是，還得掛兩天才算完事。

一個汗納莫夫的細瘦的，長髮的年輕人疾恨恨地瞧着烏龜說：

「爲什麼要選一隻烏龜呢？烏龜有啥鳥用處？」他邊深吸了口氣喃喃着。「烏龜有啥鳥用處呢？」他已經脫下帆布工作服，洗了個淋浴，但還未從緊張的工作中恢復過疲倦來。他穿着一條鬆領襟襟的襯衫坐在那兒，尖下頰放到有稜角的高舉的膝上，一束濕髮散落到眼前。他每隔一分鐘唾一口，同時並舐着薄薄的淡紅的嘴唇

「他們會想到一隻烏龜來的呀！」

另外一個葉馬訶夫的年輕人，一個穿木皮鞋，帶風鏡的暴躁傢伙訊刺道：

「汗納莫夫隊一定覺得騎烏龜吃不消。他們是慣於坐着汽車出去冶遊的呀！」

接着汗納莫夫班的年輕人插嘴道：

「我說，你們底貨馬是騎得蠻寫意啦！」

「他們可總不慣於別的東西。」

「瞎說！去年他們慣於在載重車裏大兜其風。」

「可是你們一夥子人騎一隻蝸牛過了兩個『十天』，暴躁的傢伙接過來說。「在蝸牛頂上，你們不論到啥地方都扯着一面紅旗。現在又把這面旗放在烏龜的身上。你們自個兒應該曉得害臊吧！」

又是一隊工人走來了。大家互相擁擠着。穿木皮鞋的；赤脚的；著工作服的；沒著工作服的；穿鞋子的；頭很漂亮；新洗過臉的；磨匠一般蒙着青色土敏土粉的骯髒傢伙；吵嚷的；沈靜的；穿足球背心的；穿襯衫的；汗納莫夫一隊的；葉馬訶夫一隊的；形形色色，數不勝數；可是無例外的，都是年輕的，都有熱烈的發光的眼睛……

「別開玩笑。我們在七小時內混合了九十立方，你們怎能夠提到烏龜呢。」

「但我們做了一百二十立方，而前天是九十六立方。」

「九十五。」

「多，九十六。我們在事務室中還混合一立方呢。」

「可都濺到路上了。所有的板壁上都叫你們弄得一場糊塗。士敏土是值錢的。」

「不要你付。」

「那麼誰付的。」

「事務處付。」

「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聽見過這種事情嗎？真聰明，不是嗎？就憑你這份想頭，你就以騎着貨馬向前走一輩子。」

「你沒用貨馬這名詞把我們底耳朵塞滿嗎？拿開去吧，拿到你喜歡的隨便什麼鬼地方去吧。」

驀然：

「要不不把它拿開去，我們再不願幹一點活了。祇要你想一下，一匹貨馬！當我們在零下五十度赤着手在闌上幹活的當兒……………」

於是大家響應着：

「不拿開它，不幹活！」

「我們沒有臉直視旁人了！」

「夠啦！」

「不幹活……………」

「除非雨把那些不潔的東西洗掉！」

「可是這兒一年只落兩次雨……」

面有憂容的汗納莫夫鑽出事務室來。他真地帶着一頂壓髮小帽。

他有一個短鼻子，一臉大麻皮，是個粗笨的，紅髮的亞爾色麥地方的韃靼人，兩隻小眼睛是藍色的。很容易被誤認為俄國人。畢竟，他底頰骨坡斜着，腿也比較短。

他穿着新的紅色的獎賞下來的鞋子，拖着一面寬大的紅旗，從事務室中鑽出來。

兩個月前，汗納莫夫一隊人曾努力鬥爭，得到了這面旗子。從那時起，他們像猙獰地死亡般把持着它，沒有這旗子，他們什麼都幹不下去了。他們展開着旗子去上工，工作後，又展着旗子唱着走回來。在幹活的當兒，他們把旗子插在附近看得到的地方。甚至領工錢時，他們也全體打着旗子出發。有一次他們到旅行戲院去看「狂暴的愛」，也帶着旗子去的；爲了交給茶房保管，他們才不得不和旗子分開。在表演中間，它直豎在一個野漿果麥酒桶的後邊。

「諸位準備好了嗎？」汗納莫夫一面展開旗子，一面微帶着韃靼人的重音說。

他用斜眼睛瞧着烏龜，並且用旗桿敲着黑石英地。

「兩個蹩脚的班，我們已經騎了八天烏龜了，還要被人譏笑地騎兩天。我想，蠻有趣兒。」他憤憤地，笨重地，把旗子擲過拱起的肩頭。

「班友們，排隊！」

全班人排列在旗子下面了。

一個機器師邊用一塊麻布擦着手，跑來了。他已加入葉馬訶夫那一班了。現在他拋下麻布。在旗影下面就了位，臉馬上燒得亮紅，好像發光的燈影。

「都到齊了？」

「都到齊了。」

「開步走！」

這雜色的隊伍便在汗納莫夫底身後走去了。

「請問，汗納莫夫，哈爾叩夫怎麼了？」瘦長的年輕人一邊問，一邊用一隻從淡紅色的鬆散的衣袖裏面伸出來的胳膊擦着頭額。

「請你不用擔心哈爾叩夫的事，」汗納莫夫沒有回過頭來訓誡道。「我們要趕上哈爾叩夫。」現在，穿着帶摺裙子的駕駛員盧荷姑娘，用一種響亮的高調的土音，開始唱一首歌：

「在春春春天受受苦是好好好身體呀。」

「在在綠綠呀綠綠呀的樹枝枝下呀……」

年輕人們加了速度，應和起來。



發光燈的光線從暖房的屋頂上射下來，發光燈成羣地分散着。每羣有六個。每個楯上有六個，蔽光的玻璃紐分成兩行。

光亮的平臺上人們推着獨輪小車馳來馳去。每個人投出無數短的射影。

種種形體的陰影之星星，在一種明確，粗暴，而年輕的韻律中交錯橫斷會合，而又分散。

這韻律是用來計算時間的，人們則如一架鐘一樣地工作着。

一車碎磚石。

一車土敏土。

「戽斗和水呀！」

槓桿一扭，戽斗和水在一隻胳膊的單獨運動中向前旋轉着。

「他們會幹不完的呀！」

「他們會幹完的呀！」

卸三合土的嘍囉聲。

「三百九十六……」

「三百九十七……」

「……八……」

「……九……」

「時候到了嗎？」

考爾愛也夫把眼睛盯到錶上，發光燈刺着他底眼睛。考爾愛也夫用手掌遮住光線。他敏感地噴嚏着，咳嗽着。辣的淚水湧到兩眼上。

「二比零。」

「他們會幹完的呀！」

「他們會幹不完的呀！」

奧路潘得夫從黑暗中大步走向工作的戰線。從每一邊閃耀出低低的刺眼的火星。它們阻礙了視力。他撞到木頭上，電線上。又摸索着走回來，跌跌撞撞的，手杖伸到身前去。

前面一道亮光，密密的羣衆隱隱約約的。

名譽喲！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名譽嗎？

是的，這就是名譽。

奧路潘得夫拿着手杖穿過了人羣。他幌一幌寬闊的肩臂首肯了。

起重機的軸筒瓜刮瓜刮地要停歇下來了。



「四百。」

極端的沈淪落在人羣上。手車吱吱扭扭地滾向前去，馬達發出呆板的聲音，青色的火花出來。戽斗  
叭叭地向前旋轉着。

起重機的軸筒已經不響了。

「四百零一……」

「零時，」考爾耐夫啞着嗓子說。

可是每個人都聽到了他底聲音。

「他們還沒有幹完呢。」

「只差一個了。」

沈靜同順暢地鬆緩下去的起重機軸筒的微鈍聲。

這沈靜突然爲遠處清晰的號聲所震動了。

凡爾多娜熱烈地嘟嘟着前進的辭句，一個像蝸牛那麼清明而又含蓄的辭句。一個愜意的辭句是包藏  
在青春與名譽的粗壯的言辭中。一個整隊都應用它。

樂隊在遲鈍的鼓聲中，在嚙嚙地鑲板聲中、和大笛子的叫聲中奏着美妙的急促的低音。

這是汗納莫夫所領導的一隊。

隊伍行進了。

它過了一盞燈又一盞燈，一隻發光燈再一隻發光燈，一瞬間在光亮的潮流中顯現出來，接着又隱沒到黑暗中了。

它在挖空的地與木料堆的膜障中消逝了。從一個平臺走到另一個平臺，突然又在了一條新堤的頂上全體出現了，從下面安置在凹穴中看不見的發光燈的光線中飛馳過去。

喇叭發着閃光，汗納莫夫把旗子抗在肩上時，那鍍金的壓髮小帽也發着閃光。

他在領導他底隊伍到戰線上去。

「他們以前沒有這麼幹過呀！」

\*

\*

\*

\*

\*

埃斯琴克徐徐地把鏟子抗在肩頭上。四周的發光燈刺着他底眼睛。他揚起一隻手掌遮住光線，身子向四周亂轉着，處處是模糊的臉，臉……

他從這些臉上和眼睛上避閃開。

他慢慢地穿過一個平臺，垂着頭，聳着寬肩，拍嗒拍嗒的在兩隻赤裸裸的結實腳板上向前走去。

年輕人們隨着他慢慢地穿過平臺。

馬達停下了。

冒希亞坐在平臺當中，兩腿在身下疊成土耳其式；頭放在雙膝上，兩臂在兩側軟癱癱地垂着。

在暖房中，最後一次被化驗的三合土的立方，流進一個木製的模型中，以便考驗它底品質。

這兒集合了許多工廠的代表、經理處的代表、新聞記者代表，也有工程師和專家。

他們在如頭盔一般散在地板四周的發光燈的光亮下，用塗不掉的鉛筆簽着公文。

十種三合土的樣品放在細心排號加印的木箱子裏，預備送到中央實驗所受專門的化驗。

剛好七天以後，這些堅固了的三合土的立方將要受化驗了。到那時三合土的品質才能決定，再早是不能夠的。

冒兒高里愛斯底命運全靠這三合土的品質上了。他自己是有確信的。事實藏在他底衣袋裏。

究竟他仍然不能不焦慮慌張，表格與公式機械地在腦子裏閃過去。說不定他得狂熱地修改他全部的知識和一切的經驗。一頁又一頁地閃過去。

一切彷彿照着規矩做來的。

然而……誰知道呢？……那也許是劣質三合土，或是沒有混合得好。

冒兒高里愛斯拿起一個塗不掉的鉛筆尖端，在文件上簽了個花字。

奧路潘德夫在指揮着發送立方塊的事。他毫不客氣地用手杖數着箱子，發揮號令。

隊伍的噪雜聲鑽到他底耳裏，他眯着眼睛，聳着肩頭冷嘲地笑着。

現在隊伍吵鬧到附近來了。

「是的，我已注意到我們底年輕人以為幹活是過狂歡節。也許這是好現象呀！有意思極了。」

冒兒高里愛斯注意地瞥視着他底臉，這臉是黃的，在充滿着不連貫的光與影的黑鬚的浮彫中亮起來。冒兒高里愛斯剛想要說什麼，猛然地，他發覺叫一種奇特的沈叫。

馬達停止了跳動。

「有什麼差錯嗎？請原諒我……」

他跑到馬達那邊去。

高爾耐也夫站在那里向上望着，同時在和機器師談話。機器師在一塊麻布上擦手。計時員在挑選

着，數着紙頭。

「啥道理？爲啥不幹活啦？」

「下班啦。他們已經幹完了。祇差一個混合塊。四百零一塊。」

冒兒高里愛斯垂下眼睛，用手指措着前額。他滿臉污塗着三合土的髒點。

「且慢……我不懂得……現在什麼時候了？」

「十二點一分。」

冒兒高里愛斯急忙帶上眼鏡。

「我們啥時候開始的？」

「八點十六分。」

「那麼，這是怎回事呢？就在這時候停下了！這是怎回事呢？」

「冒險高里愛斯用折斷頸頸的速度跑過平臺。「停住！誰告訴你們下班了？回到你們的原位置去吧！」

隊伍停下了。

「馬達！」冒險高里愛斯發瘋地。喊馬達！你們是在八點十六分開始的。因為藏士敏士的原故遲了十分鐘，因為賽米也奇克——八分鐘，因為史麥它娜的意外事件——七分鐘。共遲延了三十三分鐘。我們還有三十三分鐘呢。」

埃斯琴克站在地上好像生了根。

莫希亞跳了起來。

「停住，停住哇！馬達！回到你們底原位去吧。」

「走回去」，埃斯琴克喊道。「喂噲，小夥計，回到你們底原位去吧。聽見了嗎？到手車那兒去呀！到鏟子那兒去呀！到槓桿那兒去呀！」

他底聲音愈來愈高，直高到好像騎兵司令的震動着的聲音；



衆口一聲地唱着數計着：

「四百零五，四百零六……」

「……七……」

「……八……」

「……九……」

胃爾高里愛斯在發光燈的光下察看着週身。他檢察着兩膝和兩腕，拂去身上的灰土，把身子扭轉着看背後是否弄齷齪了。他浸溼了手巾，悄悄地揩臉，隨後又擦眼睛。

他把兩腳並在一起磨擦着揩鞋子，再把便帽正一正。

他底兩片嘴唇帶着一種幾乎不易發覺的微笑搖動着，也不再往隊中瞥一眼，就不慌不忙地走到事務室去了。

奧路潘得夫正在事務室呢。

他爬到一隻低的木板凳上坐下，後腦袋倚到牆上。黑大的衣裙拖到地板上。他索然地玩着手杖。事務室中悶悶的，煙氣和鬧聲瀰漫着。……

桌子上蒙着黃的蝕去了色澤的報紙。濺上了紅紫的墨水點的報紙表，骯髒，而又爲鉛筆塗污了。桌子上堆着簿記、報告、文件、申請書、命令、和圖表。

蘇拉·紹爾黛它娃蹲到地板上，把「速度」的廣告紙糊在一起。頭髮垂散在眼前，又理回去了。她溫柔地把她薄薄的黑裙曳到骯髒而光滑的鮮紅的膝蓋上去。

書記們的嗒地打着算盤，同時吸着煙，喝着帶強烈的氧化氣味的冷茶。

古太索夫正在電話上和什麼人爭吵着。

左爾紀依·瓦西來也維茲大展着雙臂坐在一張對他非常矮小的活動的椅子上。他在桌子沿上用鉛筆亂塗着一塊紙頭。

溫乞茲站在他面前，邊窺探那張紙頭，邊搔着頭髮，鼓勵他說：

「再來些，再來些，左爾紀依。漂亮喲。這才算個真正作家呢。你假裝着不會寫文章，說沒專門學過。可是你寫出來的東西並不比專家壞到多少呀。」

溫乞茲大大捧他。無論如何，他得獲到左爾紀依的首肯；他無論如何需得到一個有斤兩的名子。衝突迫近了。他寧願爭持到死。他想先下手為強。

「寫呀，左爾紀依，寫呀。」

左爾紀依知道溫乞茲的話是誇張的，可是這使得他高興。

「喂，我們想想從前，那時我們常給報紙寫文章，」他感慨地喃喃道。「呵，喂喂，一匹老母馬不願意拉出灣溝。」



眼睛和善地光亮地睜着，他像來了靈感似地寫着，鉛筆在紙頁上飛跑。溫乞茲低聲讀着：

「『兩股相反的潮流，最近已經露骨了，在指揮三合土建築的速度之領域中……』好極了，對極了。……」與在三合土的混合塊之領域中。一方面，我們在混合塊的數目上有不斷地增加（句點。）別方面，幾個最大的機廠的負責工程師，全然反對關於混合塊數目的任何增加（逗點，）因為他們認為增加混合塊的數目，對於處置昂貴的進口原料有可能的消極的效果。『好極了。』

溫乞茲向奧路潘得夫冷不丁地瞥視一下，慎重地提高了聲音：

「佐爾紀依，希望你在『消極』的前面上加上『似乎是。』」

他強調了「似乎是」三個字。

「『似乎是消極的。』你寫『似乎是消極的。』這是更有力量的。」

「似乎是，」好吧。我們可以寫上『似乎是。』『似乎是消極的。』……妙極！」

奧路潘得夫變成了聾子。他沒有細聽。

「處置和品質，」他在思索着這事。

他底眼光隨意地在屋子轉蕩着。

報紙，報紙，報紙隨處皆是。……

報紙上滿載着英雄的照像。紡絲軸形的頭。圓柱形的頭。梯框形的頭。

頭，頭，頭。

築堤工人、三合土工人、電氣工人、鋪石工人、木匠、機器匠、化學師、圖樣師。……

老的，年輕的，中年的。

法國軍帽、便帽、氈帽、壓髮帽……

名字、名字、名字。

名譽。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名譽嗎？

是的，這就是名譽？

這是一種最純的名譽。這就是如何真實地到來的名譽啊。名譽就是從「這裡」來的。「那里」祇不過是想像罷了。

他向一傍看看蘇拉·紹爾黛它娃。

她往一張招貼紙上糊冒兒高里愛斯底照像時，全身倒下去，孩子似地伸着舌頭。

「是的，這就是名譽，」他想。「而我卻在愚蠢地讓它溜過去了。」

一個人應該給自己造就一個名字——一個名字，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一定要翻印在報紙上，在報告中提出來，在辯論中記起來，在集會與談論中重述着。

這事情是再簡單不過的。

只要你和這個時代的技術成就站在一條水平線上。這條水平線也許是太低太初步。讓它比歐洲或美洲的水平線低——千倍吧，縱然，在事實上，或許還要高一些。

這時代需要企業，你必得冒險。

這時代不顧忌落後者和異己的份子。

是的，這就是名譽。

可是在那天他已失掉了一個良機了。

還有比這再簡單的事嗎？

只要趕得上時代。把這個空前的事業抓在手中，組織起來，活動起來，高叫起來，搶先做去……他犯了策略上的錯誤了。但還不算太遲，一千個機會還在前面等候着他呢。

\*

\*

\*

\*

\*

「……四百二十九……」

高爾耐也夫把眼睛盯在錶上。

「……零，三十三分。完了！停住。」

埃斯琴克小心地放下手車，用襯衫的底襟揩着臉。

「停工啦！停下馬達吧！」

他用疲倦的胳膊向機器師懶懶地一揮。

起重機的軸筒順便地停下來。

人羣吼叫着「哈啦。」

埃斯琴克直望着前面，從容地走下平臺。人羣讓開路。

汗納莫夫站在前面。

他站在那里，帶着光閃的繡着金線的壓髮小帽，獎賞下來的紅鞋子，紅頭髮，短鼻子，大麻皮，兩條腿穩當地站在地面，胳膊倚靠在飄揚的旗杆上。

埃斯琴克低垂下眼睛，微笑了。

汗納莫夫冷笑了一下，但馬上又皺起眉頭來了。

「喂考斯蒂亞？……」

這聲音是友愛的，莊重的，同時又有點威嚇的口氣。

埃斯琴克站住了，思索什麼話，卻又找不到相當的。他沈默地站了一會兒，接着伸出手來了。

他們在旗子下面擁抱了起來，互相笨重地吻了三次。

三次埃斯琴克底嘴唇覺到汗納莫夫底粗糙得像木板樣的臉頰。

「喂，考斯蒂亞……今天名譽臨到你底頭上了，一個偉大的勝利啊！一個世界記錄，不是天天都臨到一個人的頭上的。簡單地說，我深願你接受我底慶賀。你是『建設』的戰士。是今日的戰士。四百九十個混合塊全好，很利害，好傢伙！一個了不起的突擊隊長。你歷過了哈爾叩夫，歷過了庫支耐斯克，在一班裏你歷過了他們，一大堆，一切事實在擁護你，一個憑一定的成績斷定的理想隊長。

汗納莫夫踮着沒有話說下去了。

「你幹了四百二十九個混合塊，」他猛然地喊道。「可是，我們期望要達到五百。五百，一個不少。我們一點也不放鬆。我們寧願跌一跤。」

黎明。

火車穿過烏拉爾山。

從車窗上你可以望見「歐——亞」的尖圓的界石柱，從左邊向右邊打着旋轉飛過去。

一個毫無意思的柱子。……

我要移開它。

我們永不再是亞細亞洲了。

永不，永不，永不啊！

環抱在山陵中間的污水潭裏，有無數雛鴨般毛絨絨的黃花兒開放着。

碧空中的一彎瘦月像一顆山百合的花蕾似地凋萎下去。

科拉瓦在一束潮溼的山百合花中藏着溼臉。

穿過了山百合花束，她窺視到窗外。

各種各樣的山百合的枝子，電線杆般掠過去。

小孩子們在車站上賣山百合。紫丁香底香氣在各處飄散着。

黎明充滿了冰冷的露水。

在夜的泥喉中，一股粗嘎的晶明的潺潺聲息波蕩着。

夜鶯吱吱着，吱吱着從深夜直叫天明。

牠們是不害怕火車的。

一個充滿着百合花與夜鶯的大路呵。

烏伐·沙拉托夫站。

埃。

雲、升降機、籬笆、慕兒達的夏衣、抽水筒毛蟲、成二列的軍隊、教堂、尖塔、集體農場、村蘇維

四周，從右到左，從左到右，從東到西，從西到東，跨立着對角形的柱子，開展着的隊伍，有強烈

的電流的柱子啊！

柱子六隻胳膊，六條腿地跨立着，妖怪似地，神族似地，拋着直線影子，拋到森林與山丘上，拋到叢莽與江河上，拋到村莊的茅屋頂上……

我們永遠不再是亞細亞洲了。

永不，永不，永不啊！

（維多譯）





## 夢

夢是人生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可是到現在科學還沒有斷定夢是什麼東西。在舊百科字典裏寫道：

「關於此種情況來到之近因，唯假設始能言之。」

我準備把這本厚書合起來了，因為關於夢的肯定的答案，一點也再得不到了。可是，這時我在旁邊的一欄裏，看到幾行關於夢的絕妙的解釋：

「夢用藝術寓意的表現成一個肩後長着蝴蝶翅膀和手中拿着小罌粟花的人形。」

寓意來救科學來了。

幼稚的，可是美麗的譬喻，把我的想像打動了。

我想述說一件值得保存到歷史中的驚人的夢的事件。

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一部分混亂的紅軍，放棄了察里津，就開始向北方退却。這次退却，繼續了四十五日，指揮部所統率的唯一的戰鬥力的部隊，就只有五千五百名的布丹尼的軍團，同敵人的力量比較起來，這數目是藐不足道的了。

但是，布丹尼執行着戰鬥命令，掩護着退軍的後方，擔任着敵人一切的襲擊。可以說這是延長數十晝夜的一次戰鬥。在極短的休息中，無論吃飯，無論睡覺，無論洗臉，無論解鞍，都不能好好兒去作。

夏天是非常的酷熱。戰鬥是在比較窄狹的地帶——在沃瓦河和頓河中間發生的。但是，戰鬥員們常常整日夜沒有水用。戰鬥情況不允許離開所擔任的方向，就讓費半點鐘工夫，到幾哩遠的井跟前去一下都不可能。

那時水比麵包貴。時間比水貴。

有一次，在退却開始的時候，他們在三日夜之中，打了二十次衝鋒。

二十次呵！

在不斷的衝鋒裏，戰鬥員們把嗓子都叫破了。他們砍着，從那乾透了的嗓子裏，連一聲也喊不出來了。

可怕的景象呵：騎兵衝鋒，肉搏，砍殺，舉起的馬刀，歪扭的，淌着儂汗的臉——可是一聲也沒有

……

很快的在渴、啞、飢、熱的痛苦上，又加上了一種新的痛苦——同不可克服的夢魔奮鬥的痛苦。

滿身灰塵的傳令兵，帶着報告跑來，從馬鞍上落下來，就在自己的馬腿跟前睡着了。

衝鋒完結了。

戰鬥員們都勉強的騎到馬鞍上。再沒有一點能力同夢魔奮鬥了。

到晚上。

夢魔把眼睛閉上了。睫毛彷彿帶了磁性似的。眼睛入睡了。灌滿了沈重的，不動的，好像水銀似的心臟，慢慢兒停滯起來了，同時沈重起來了的手，也停滯了，忽然落了下來，手指鬆開了，頭在擺着，軍帽都滑到額顱上了。

夏夜的微藍的夜幕，慢慢兒在那馬鞍上鐘擺似的搖晃着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上落下來了。團長們都到了布丹尼跟前。他們等待着命令。

「大家都睡覺去，」布丹尼說着，強調着「大家」這個字，「我下令大家都休息。」

「官長同志……怎麼呢……警衛怎麼辦呢？……前哨怎麼辦呢？……」

「都睡，大家都睡……」

「可是誰……官長同志，可是誰擔任……」

「我擔任，」布丹尼說着，捲着左袖，把帶着黑皮帶的手錶，放到眼跟前。

他向那黃昏裏已經發着煙氣的燐光的錶面上的數字和指針望了一眼。

「大家都睡覺，無例外的都睡，全軍都睡，」他愉快的提高着嗓音說：「整整給二百四十分鐘叫休

息。」

他不說：四點鐘。四點鐘——這在當時是太少了。他說：二百四十分鐘。在這樣的情況裏，他所給的是最大限度了。

「無論什麼你們都別擔心吧，」他補充着說。「我來給戰鬥員們守衛。我親自來。我負責。二百四十分鐘，連一秒鐘也不能多。起身的信號——是我放手槍。」

他照着那從來掛在大腿上的手槍匣，拍了一下，謹慎小心的用馬刺到自己的頓州的栗色的馬「卡畢克」的肚子上踢了一下，馬肚子都汗溼得發黑了。

一個人拱衛着全軍的酣夢。這人是軍長。這真是軍規的驚人的破壞。可是當時沒有別的出路。一個人——衛護一切人。一切人——擁護一個人。革命的鐵律是如此的。

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好像一個人似的，躺到山谷的繁茂的草地上。

有些人還有力去解鞍和把馬腿縛起來，然後他們才枕着鞍子睡了。

其餘的人，彷彿暴卒似的，倒到未解鞍的馬腿跟前，韁繩不放手，就入到夢鄉去了。

這一道滿躺着睡人的山谷，具着戰場的模樣，在這裏一切都死亡了。

布丹尼騎着馬，在露營的周圍慢慢兒走着。他的傳令兵，十七歲的柯瓦列夫，在他後邊跟着。這位黑臉的小夥子，勉強的騎到馬鞍上；他打着盹，拚力的抬着那重得彷彿鉛錘似的頭。

他們騎着馬，在露營的周圍走着，一圈一圈的走着，軍長和他的傳令兵——五千多睡人中的兩個清醒的人。

那時布丹尼比現在年輕十五歲。他那時瘦瘦的，高顴骨，很黑，稠而且長的鬍子，長在那大顴骨的，幾乎曬成了橙色的，黑眉的農民的臉上。

他圍着露營走着，有時在升上来的月光裏，辨認着自己的戰鬥員，辨認着他們，用父親俯在睡着了的兒子的搖籃上的那種溫柔的微笑笑起來。

褐色鬍子的大漢瓦德曼，好像被閃電擊了的橡樹似的，仰天倒到草地上，馬鞍落到仰着的頭底下，大拳頭中握着手槍，就是在夢中也不能把牠鬆開的。他的胸脯很寬廣，那容量就好似箱子似的。胸脯對着早晨鼓着，合着熟睡的打鼾的節拍，一起一落着，這鼾聲把周圍的荒草都吹動了。另一隻大手，蓋着溫暖的地，——你去試試吧，去把這地從瓦德曼手中奪來吧！

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好像死人似的睡着，額髮蓋到眼上，他腰中掛的不是哥薩克的飛快的馬刀，而是一把劍，一把很大的古劍，這劍是從一個愛古武器的地主家裏徵發來的。那劍在貴族書齋裏的波斯的壁毯上，閑掛了幾百年了。可是現在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把牠拿來，好好的磨了磨，用牠來作戰，反對白黨呢。在全軍裏沒有一個人的胳膊像白玲基的那麼長，那麼有力。有過這樣的一件事。有一次，白玲基到一個有錢的屯子裏，給自己的馬弄草料去了。他請求叫賣一點草。女主人說：

「沒有。只剩一垛了。」

「我要不多，」白玲基苦求着說，「我只把我的馬喂一喂，只要一小抱。」

「怎麼呢，」女主人說，「一小抱，請你去拿吧。」

「謝謝，女掌櫃的。」

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走到草垛跟前，就把所有的草都抱起來了。女主人吃了一大驚：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長的胳膊呢。可是沒有辦法。白玲基咳嗽了一聲，就把草垛抱上到露營裏去了。他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曉得，他只突然把草擲了，喪魂失魄的回到露營來。手在抖擻着，牙也對不住齒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怎麼了，白玲基？」

「呵哈……別問吧。真把我嚇壞了……滾他的去吧！……」

戰鬥員們都發呆了：「如果把最大膽的戰鬥員白玲基都嚇壞了，這是什麼玩藝呢？……」  
可是他站着，醒悟不過來。

「去他媽的吧！……一個該死的逃兵，把我嚇着了，在陰間叫他燒死吧！」

「什麼東西？誰？」

「我已經說了——逃兵……我把那鬼乾草抱着走着，可是那草裏邊亂動起來……他媽的，原來是一

個該死的逃兵呵！」

原來一個逃兵躲在乾草裏。白玲基就把他同草垛一起抱走了。在路上逃兵好像老鼠似的亂動着，跳了出來，就把大膽的戰鬥員白玲基幾乎嚇死了。

真是笑話！

布丹尼又溫柔而勇敢的微笑起來，謹慎小心的從自己的戰鬥員白玲基的頭上，從他的鏡子似的映着青色的圓月的利劍上跨了過去。

夜在過着。曠野之夜的星的時計，在頭頂上移動着。馬上就得叫醒戰鬥員們了。

「卡畢克」突然停住了，豎起耳朵。布丹尼細聽起來。他把自己的被行軍的燎火將一邊烤熱了的保護色的帽子，好好戴了戴。

有幾個騎兵，從山谷上邊來了。他們的影子，一個跟着一個的把月亮遮住了。布丹尼凝然不動了。騎兵們往露營裏下着。前邊的一個人停住馬，對着那在模糊的，發着紅光的燎火前面換着靴子的戰鬥員欠着身子。

那位騎兵手裏拿着紙煙。他想吸煙的。

「喂，」騎兵說，「什麼村子？給一個火把！」

「你是誰？」

「你沒看見嗎？」

騎兵把肩膀向戰鬥員一偏。上校的肩章，在月光裏閃了一下。

一切都明白了。軍官的騎探隊，在黑暗中來到紅軍的宿營裏，把這當成自己的軍隊了。這就是白軍很近了。別耽誤時間吧。布丹尼當心的從黑暗裏出來，舉起手槍。在黎明前的靜寂裏，開了一槍。上校倒了。戰士們都跳起來了。軍官的騎探隊都被擒了。

「上馬！」布丹尼喊道。

過一分鐘，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已經都在馬上了。再過一分鐘，遠遠的在曠野的多露的初出的陽光裏，走近的白黨騎兵的灰塵騰起了。

布丹尼下令叫展開來。第四騎砲兵營的三個砲兵連，開始咆哮起來了。

戰鬥開始了。

不久以前，布丹尼想起了這一段插話，沈思的微笑着說：

「是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彷彿一個人似的，縱橫錯雜的在地下睡着打鼾，這樣的打鼾呵！鼾聲把荒草都吹得擺動起來了！」

他密縫着眼，向牆上掛的地圖望了一下，懷着特別滿意的心情重複着說：

「荒草都擺動起來了！」



我們在軍委會裏的布丹尼的辦公室裏坐着。莫斯科的生動的雪花在窗外落着。

我想像着一幅絕妙的圖畫。曠野、夜、月。睡了的露營。布丹尼騎在馬上。在他後邊緊跟着的是難克服的夢魘，有額髮的，面孔黑的小孩子，他耳邊夾着一小束枯萎的罌粟花，滿罩着灰塵的熱肩上，落着一個睡了的蝴蝶。（曹靖華譯）



## 兩座堡壘

我在尼斯威日地方，看了拉得支威爾公爵的一座著名的堡壘。紅軍剛剛開到。堡壘的主人們沒來得及逃亡，他們突然都被擒了。堡壘被水圍繞着。牠有一道堰，通到小城市裏。波蘭人把堰上敷設了地雷。如果他們把堰炸毀了，——附近就要被淹了。可是在驚慌中，他們沒來得及炸堰。這災禍預先避免了。我們避過了吊橋，沿着那種着樹的，樹身粉白了的，敷設了地雷的堰，進到堡壘的很深的門洞裏。地上放着古銅大礮和十六七世紀的小礮。裏邊的四方形的大院子中間，修成了花壇。秋天的花卉，——紫苑花和荷葉蓮——映照帶着直角的高窗子的光牆。花壇的周圍和沿着牆跟前，也放着古礮。堡壘的一處耳房在修理着。放着梯子。一部份新牆壁，發着白色。在正門上刻着尖翅膀的鈞鼻子的波蘭鷹；威尼斯的鐵燈在掛着，粗糙，可是很美麗。我們沿着帶銅欄杆的石梯子，進到一個昏暗的大前廳裏，那裏掛着暗色的古畫，擺着暗色的古傢具。我們的衛兵室，暫時設在這兒，武裝的紅軍士兵們，都坐在安樂椅上和沙法上，機關槍蹲在地上。衛隊長派人找管理人去了；那人馬上就來了。這是一個不大年輕的結實的先生，穿着一面毛的貴重的寬大的英國呢衣服，穿着便鞋和沒有扣鈕子的極好的襯衫，他帶着卑屈

的，略有點甜蜜的波蘭的厚情，同我們寒暄着，在這厚情背面，令人覺得深深隱藏着一種輕蔑和憤怒。我們請他帶我們參觀一下堡壘。他又鞠了一個躬，就帶我們到各廳裏去了。我們跟他走着，驚訝着波蘭貴族的廳堂的宏偉，衆多和富麗。每一個房間，都有小戲院的看廳那麼宏大。有些是上下兩層窗子的大廳。特別惹人注目的是到處的牆都是白的，那種粗俗的，我甚至可以說是營房式的白色，裊出了傢具及用各種珍貴木料所敷成的地板的富麗：紅木、烏木、檸檬木、明光發亮的大門，裝着細金框子的大鏡子。我們看了公爵的書室，室中間放着一張長桌子，這桌子上鬆鬆的可以容五十個人。桌子用貴重的桌布和繡花鋪着。上邊擺着花、花瓶、小畫像和現代的全家福照片。到處都散亂着好多法國的畫報和美國的七月份、八月份、甚至對於主人的命定的這一個凶年的九月份的「雜誌」。一座巨大的木火爐，牠的驚人的美觀和風趣，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據管理人用微帶點波蘭口音的漂亮的俄國話的解釋，這座火爐是有自己的歷史的。老公爵從羅馬的一個教堂裏，運回了一個講壇，就命令把這改作成了火爐。我們看了一個巨大的游獵室。地上敷着熊皮、狼皮、狐狸皮。在好多長桌子上，放着打獵的武器：手槍、大口徑短銃、短劍、現代的馬槍、步槍。牆上掛着許許多多的鹿角、沙鹿角、野豬牙是成對的用金子鑲起來，用金鍊子繫着，掛在小釘上，就好像骨製的小頸圈似的。每一對野豬牙下邊，都有題字。這些角和牙，竟然在巴黎的貴族游獵展覽會上，都得到過「頭獎」呢。然後我們參觀了騎士室，滿擺着騎士的甲冑：盔、胸甲、股甲。騎士的行列，順着白牆站着，發着暗色的銀光和金光。騎士盔上的格子眼裏，插

着駝鳥的羽毛。在一個室裏，我們看見了一幅奇妙的全家福的畫像。那兒畫着一位全身的高個子的波蘭小貴族，或者是公爵，或者是波蘭王（拉得支威爾氏族曾做過波蘭王），同他站在一排的是一個高個子的女人，而同她站在一起的，是另一個女人，身材稍矮一點。管理人給我們解釋說，有一位拉得支威爾，定了一幅全家福畫像——自己同妻子。像畫成了，掛起來了。過了一個時候，妻子就去世了。公爵同另一位女子結婚了。需要新的全家福畫像了。公爵不願化錢，就吩咐把新妻子的畫像，添加到舊有的全家福上。可是因為地方不夠，就用一塊麻布，縫到畫上，宮廷的下等畫家，就把新妻子畫上了。我們在這幅奇妙的全家福上看出了接縫，我以為這幅畫夠有力的把一位拉得支威爾公爵的性格表現出來了。一個廳接着一個廳的看過去。全堡壘的四分之一還沒有看完，我們就累了。

「這裏有多少房間？」我向着管理人說。

「有一百二十來個，」他鞠着躬回答着。

「主人有多少土地？」

管理人又鞠着躬說：

「有六萬頃（註）。」

「有多少森林？」

註：頃爲俄頃，每頃約合二十華畝。

「有五千頃。」

那時，堡壘裏過着自己的照例的生活。穿着窄上衣和長着窄串臉鬚子的聽差們，由廳裏走過去。婢女們的裙子，沙沙的響着。由一道開着的門裏，我看見了廚房敷的光潔的五彩方磚；老頭子聽差，從桌子上端起了一個銀托盤，上邊放着薩克遜茶杯，冒着咖啡的熱氣。在一張特製的安樂椅上，在走廊裏推着一位半身不遂的高慢的老太婆！拉得支威爾公爵老夫人。我們急忙着。我們再沒有時間參觀堡壘了。我們出來了。管理人把我們引到梯子跟前說：

「應該報告諸位，公爵雖然有六萬頃地和五千頃森林，可是老實說，這地和森林都不大好的……我不以為這是妥當……」

我沒有聽他說完就出去了。我記不起來了。當然，我曉得世界上有公爵和長子承繼權，可是總有點抽象的。現在我親眼看見這個了。這特別給了我一種絕大的印象，因為我看見了住在這堡壘周圍的農民的無可比較的驚人的貧困。爲着建築、維持、裝飾這一座該咒的堡壘，爲着生活在這種該咒的豪華裏，去逛巴黎、紐約，在蒙臺·卡洛揮霍金錢，擁有千百輛汽車，定購貴重的香水、美酒及裝飾品，爲着這些，拉得支威爾氏在幾百年來實實在在已吸盡了農民所有的血汗。拭鼻涕的手帕，每條就值兩千弗郎，那是在巴黎卡普琴花園的特魯·卡吉耶商店買來的。「六萬頃土地呵！」呵哈，走狗，好久我的心都不能平靜下來。

過了一些時候，我參觀了另一個堡壘。這是米爾城的著名的米爾斯基公爵的堡壘。我在西白俄羅斯遊歷的期間，不斷的從遠處望見過牠。有時，夜間在薄雲的有月的背景上，兩座嘎特式的塔的側影，由我們附近浮了過去，一羣黑鳥在上邊飛着。拉得支威爾的堡壘是十五世紀的。米爾斯基的堡壘大約是十三世紀的。牠被很高的城牆圍繞着。好像穿着鋼甲的騎士們，馬上就要從城門裏飛馳出來似的。這座堡壘是具着瓦爾脫·史各德的風味的。牠四分之三都倒塌了。瞭眼空張着，一個塔頂倒塌了。另一個塔頂上上了鏽的風信旗還完整着。剝落的牆壁，使古牆基的人字叉的大磚都露了出來。我們坐在汽車上，穿過騎士的城門樓——裏邊都熏成烏黑的了——大膽的進到堡壘的院子裏。石鋪的院子裏，亂堆着傢具。旁邊放着一張粗笨的非常舊的橡木桌子——簡直像十六世紀法國新教徒的桌子似的。牆角裏長滿了野薔薇。牠的珊瑚似的果實和帶刺的枝條，使我想像到睡美人。堡壘的耳房張着破窗口。房頂沒有了。房子中間，從前廳堂所在的地方，現在長着檸檬和黃的大紅的、肉桂色的楓樹。樹枝正隔着窗眼在裏邊隱現着。堡壘的耳房裏，長着秋天的楓樹。可是堡壘的中部還依然完整着。主人們在裏邊一直住到最後時光。大門口站着一個穿着外套，袖子上繫着紅布的人——工人自衛隊的衛兵。我到他跟前問了好，掏出了自己的證明書，請求參觀堡壘。他看了證明書，交還了我，叫我離開十步遠。我想他是開玩笑的。可是他忽然端起自己的來福槍，拉着槍機。「向後去！」他喊道。我退回去，站在適當的距離，同他商量讓我到堡壘裏去。他是毫不動搖的人。我生氣了。把證明書掏出來，把自己軍帽上的紅星指給他看，把

勳章也指給他看——他端着來福槍好像影像似的站着。他有極嚴的命令，就是沒有工人自衛隊隊長，任  
何人都不讓到堡壘裏去。我氣起來了。他又把槍機拉的響着。我除了到城裏找工人自衛隊隊長外，什麼  
辦法也沒有了。工人自衛隊隊長懇切的把我帶着，由那執拗的衛兵跟前過去，到堡壘裏去了。那裏連一  
點有趣的東西也沒有。依然是那些畫、花瓶、珍貴的傢具：「德律風根」牌的新出的無線電收音機、臺  
球和擲了的球棒。公爵夫人的閨房裏是法國的香水瓶，巴黎的珍珠寶石的奇妙的裝飾品，睡衣……我在  
嵌在牆壁中的圖書室的紅木書櫥跟前停住了。我看見好多法國的古書，其中有米拉白書簡集，季耶爾的  
法國革命史，還有許多關於法國革命史的書籍。這令我注意起來了。波蘭的最後的封建領主研究革命  
史。顯而易見的，公爵們在堅強的迫害着革命的思想。堡壘崩壞了，可是他總是想着，想着……總想  
着這一件事。想到最近的清算，想那在斷頭臺上的路易，想那羅蘭夫人的頭……公爵那時向西歐看的時  
候，正是應當也向東歐看一看呢，我們出來走到外邊。衛兵緩和的對我望了一眼。我記住了他的姓——  
米次克維其。是波蘭大詩人亞丹·米次克維其的同姓。木匠米次克維其是米爾城的人，是以前的米爾斯  
基公爵的堡壘全權的獨立的支配者了。他警戒的，忠廉的站到自己的崗位上。我們參觀了一隻活狼，不  
知爲什麼米爾斯基公爵把牠關在堡壘的半地窖裏。翻毛的灰狼，用繩子拴着，在柱子周圍的破磚中間跑  
着。牠的燐光的眼睛，在秋天早晨的灰暗裏，發着光亮，冒着煙氣。穿堂風吹着。狼好像機械的一般，  
好像隻瘋狼似的，在柱子的周圍跑着。總是向一面跑着，總是向一面跑着……



……火車從白洛斯托克往莫斯科開着。剛剛開完了西白俄羅斯人民大會，牠永遠把拉得支威爾的，米爾斯基的，波尼托夫斯基的，畢克的……一切財富都交到勞動人民的手裏了。坐火車到莫斯科去的是西白俄羅斯人民大會的全權代表團。那代表團是去出席最高蘇維埃特別大會，加入蘇聯各民族的大家庭裏去。那時是十月。火燄紅的森林，由火車旁邊掠過，就好像暴動了的人民，打着紅旗似的。

人們隔着窗子，望着自己的被解放了的土地。波蘭封建領主們的堡壘，好像幻影似的，在地平線盡處浮了過去。

(曹靖華譯)



## 他 們 兩 個 人

一個人穿着破軍衣，有點跟里跟跲的。他喝酒喝得發昏的微藍的眼睛，在看着地。腦子裏沈重的噲噲的響着。無力的腿，在收穫了的田地上蹣跚着。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覺得好像一場惡夢似的。口裏發乾了，非常想喝茶和吸煙。

另一個人在後邊跟着。穿得很整齊，掛着皮帶，手裏拿着步槍。

一個是射手——無線電員黎迺爾。蘇聯的鐵鷹，剛剛把他的飛機強迫降落了。現在射手——無線電員黎迺爾，成了軍事俘虜了。

另一個是紅軍的下級指揮官魏格里同志。他帶着被打落下來的德國的飛行員黎迺爾，到司令部去審問的。

周圍是寬廣的俄羅斯的土地。麻田，麥捆，地平線盡處的遠遠的蔚藍的森林，秋天的浮雲，在溫柔的水一般的俄羅斯的藍天上浮蕩着。

當時走得很遠。

那位德國人在走的時候回過頭來。他醉洋洋的想說話了。他向魏格里同志看了一眼。魏格里同志的三角形的領章，引起了俘虜的注意。

「這大概是一位下級官，」他不等待回答的低聲說着，因為他這句帶着半問口氣的話，是用德語說的。

可是魏格里同志對自己敵人的話知道一點。

「是的，我是下級官，」他說。

德國人有點興奮起來了：

「唔，你知道德國話嗎？」

「是的。」

「你是下級官嗎？」

「是的。」

德國人對魏格里望了一下，後來說：

「我也是下級官。」

魏格里沈默了一下。

「大概我們是同年吧。」

「可能的。」

黎迺爾沈思了一下。

「我二十三歲了，」他終於說了。

「我也二十三歲了，」魏格里說。

他皺起眉頭了。他覺得非常奇怪，在他們——紅軍下級指揮官和這位法西斯——之間，竟有這點共通的地方。這共通的地方就是二十三歲。

「我二十三歲，」法西斯的飛行員，射手——無線電員黎迺爾重複着說，「我二十三歲了，我已經把全歐洲都飛遍了。」他想了一下，就精確的說：「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

下級官魏格里冷笑了一下。他所以冷笑的，是因為德國人說了「差不多」這個字。歐洲除了蘇聯，就不成歐洲了。黎迺爾沒有完成了自己的「遍遊歐洲」的飛行。他的被擊毀的「容克」機，扔在蘇聯的V城附近。飛行沒有完成。不得不加上一個不愉快的字樣——「差不多。」

「我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醉意洋洋的黎迺爾，憂鬱的頑強的重複着。「我到過布哈里斯特……」

「關於布哈里斯特你有什麼話說呢？……」下級官魏格里問道。

「布哈里斯特有很多霧子，」黎迺爾很快的說道。「我也到過荷蘭。」

「你在荷蘭見到什麼呢？」

「在羅得丹有很漂亮的、很富足的商店……此外我還到過波蘭。」

「你在波蘭瞧到什麼東西呢？」

「波蘭的姑娘是蛇：他們咬人的。」

「在希臘怎麼樣呢？」

「希臘有很香的白蘭地。」

「你讀過什麼書嗎？」

「哦，是的。我讀過的多呢。」

「你讀些什麼呢？」

「我讀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我讀過戈培爾博士的小說。」

「你讀過海涅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海涅是猶太人。」

「你讀過老托爾斯泰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老托爾斯泰是雜種。」

「你讀過亨利·曼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亨利·曼是反法西斯份子。」

「你讀過高爾基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高爾基是共產黨。」

厭惡得使下級官魏格里要發嘔了。

「是的，我沒有讀過這些東西。我把他的作品在愛森城的街上燒了。你曉得愛森城嗎？」

法西斯軍隊的射手——無線電員，對下級指揮官魏格里的槍刺煩燥的望了一眼，就開始說起自己的經歷來。

他醉意洋洋的把話匣子打開了。

他的父親是威廉軍隊的兵士，葬身在烏克蘭的原野裏了。

把黎迦爾徵募到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中去的法西斯的宣傳員，有一次在愛森城的一家小啤酒店裏，同他談着話。他們倆當時都醉得一塌糊塗了，法西斯的宣傳員，往那好像礮彈筒一般的陶器啤酒杯子裏，流着唾沫說：

「小伙子，向東方瞧吧。你的眼光應當時時瞧着東方！……」

法西斯青年伙子的眼睛，癡呆的、貪婪的向東方望着，可是他的手，在戰前却是在德國幹着特務的勾當。

他牢牢記着希特勒的話，就是「爲着秩序，應當把人吊死在每一根電線杆子上。」他在這一句格言上，建立了自己的可惡的討厭的道德。

有一次，吩咐他把一個反法西斯份子，由一個集中營往另一個集中營押解。黎迺爾折磨着自己的犧牲者。老反法西斯主義者，對自己的折磨者說，他比他大三十五歲，黎迺爾唾了他一臉，後來就把他槍決了。

關於這件事，黎迺爾當然沒有告訴下級指揮官魏格里。這是後來在審問的時候才知道的。這是在審問他的「強盜同伴」——被擊落的「容克」機上的舵手的時候說出來的。

「你聽着吧，黎迺爾，你曉得，你打仗反對誰呢？」

「我不曉得。我只不過是照着人打罷了。我憑着獵人良心，赦免了野獸。」

紅軍士兵的下級官，對希特勒匪徒的下級官望了一眼。他那畸形的面孔，是癡呆而貪婪的。牠神經質的抽動着。那是一付典型的中酒毒的、色情狂的、神經病者的臉。

「和我同年的這是人嗎！」魏格里帶着憤怒的神情想着。「不，這不是人。這是活了二十三歲的一個污穢的畜牲，是一個低級的、酒醉的、貪婪的、愚蠢和污穢的畜牲。」

「我對我的同年黎迺爾能說些什麼呢？」紅軍下級官魏格里關於這次的會見說道。「我對這個憎惡人類的東西能說些什麼呢？……」



我或許可以談一談我自己，就是寫過一本關於民族友愛和新生活建設詩集的蘇聯的青年猶太詩人，我或許可以對這個和平城市與鄉村的破壞者，談一談關於六年之間，在遠東大森林裏，建設了一座壯麗城市的我自己吧。

我還可以把我的朋友瑪頓諾夫——一位優秀的拖拉機駕駛員和英勇軍人告訴他吧。這位質樸的，寬厚的蘇聯青年，在我同黎迺爾談話的前一天，在法西斯強盜的槍林彈雨下，把一個波蘭的淡色頭髮的姑娘，救了出來。子彈把他打傷了。他剛剛把未被難的姑娘安放到草地上，就跌倒倒了。

我對這個發着一股令人頭暈的酒氣的豬——黎迺爾，能說些什麼呢？

我轉過身來了。別人把他帶走了。

我到自己的戰鬥的崗位上去了。

（曹靖華譯）



##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要睡覺。我冷呢。」

「老天爺！我也要睡覺的。穿上衣服。鬧脾氣也鬧得夠了。夠了。把圍巾圍上。戴上帽子。穿上靴。手套在什麼地方？好好地站着。不要扭來扭去。」

等男孩的衣服穿好，她攙着他的手，他們便走出去。孩子還沒有完全醒透。他今年四歲。他瑟縮着蹣跚地走着。東方剛剛發白。院子裏滿佈着藍色的寒霧。母親把孩子頭頸裏的圍巾裹得更緊些，整整衣領，吻了一下兒子的睡意甚濃的，鬧蹙扭的臉。

掛在玻璃都打碎了的木頭陽臺上的野葡萄的枯莖被霜蓋得好像是糖做的。氣溫是零度下二十五度。人嘴裏有濃厚的熱氣噴出來。院子裏的上凍的污水遍地皆是。

「媽媽，我們到那裏去？」

「我對你說了，去溜躑溜躑去。」

「那你爲什麼帶着箱子呢？」

「因為需要這樣，不要開口，不要談話，閉上嘴。你要受涼的，你看，天多麼冷啊。頂好看著腳底下，不，不然要滑倒的。」

門口站着一個穿外套的看門人，他繫着白圍裙，胸部掛一個號碼牌。她看也不看逕自走過看門人身旁。他沈默地跟在他們後面把小門關上了，用一根大鐵杠把門堵住。他們在街上走，沒有雪。可是沒有霜和冰的地方，就有光滑的石頭或是堅硬平滑的，像石頭一樣的地。他們在赤裸裸的，在寒冷中有彈力性地坼裂的黑槐樹下走着。

母親和兒子的打扮幾乎是一色的。他們身上穿着相當好的人造猿皮的皮襖，淡咖啡色的氈靴和斑駁的絨繩無指手套。祇不過母親頭上戴的是方格的頭巾，兒子戴的是帶耳罩的圓形的猿皮帽。街上闕無人的跡。當他們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街頭擴音機的傳聲筒裏發出那樣刺耳的雜音，使女人竟戰慄了一下。可是她立刻猜到這是早晨廣播的開始。它像平常一樣，以雄雞的啼聲開始。雄雞的過分響亮的啼聲婉轉地劃裂了全街，報告着新的一天的開始。男孩子朝上對擴音機的匣子看了一下：

「媽媽，這是小公雞嗎？」

「是的，孩子。」

「它在那裏不冷嗎？」

「不，它在那裏不冷。你不要轉來轉去。看著腳底下。」

後來傳聲筒裏又發出雜聲，開始騷動起來，後來有一個溫柔的孩子的聲音帶着天使似的抑揚三次說了：

「早安！早安！早安！」

後來那同一的聲音從容不迫地，異常動人地用羅馬尼亞文讀了主禱文：

「我們在天的父。願人都尊您的名爲聖，願您的國降臨，願您的旨意……」

女人在街角上轉彎避開風，後面拖着孩子，她沿着小巷幾乎是奔跑一樣，好像這個過分響亮和過分溫柔的聲音追跡着她。聲音很快地寂靜了。主禱文完結了。海風沿着街道的冰冷的走道吹着。前面有一團被赤紫的煙霧圍繞着的篝火在燃燒，旁邊有一個德國巡邏兵取燧。女人轉了彎朝另外一面走。孩子和她並排跑着，踏着他的小小的淺咖啡色的氈靴。他的雙頰通紅，像紅葉似的。鼻底下掛着凍結了的水滴。

「媽媽，我們已經在散步了嗎？」孩子問。

「是的。已經在散步了。」

「我不喜歡散步散得這麼快。」

「忍耐一下。」

他們穿過通道走到第二條街上。天已經亮了。粉紅的朝霞的光綫微弱地透過冒着氣的青色和藍色的

雲塊和濃霜。這朝霞是那樣的寒冽，以致看見它的光連下巴都癢癢了，就像吃了酸的東西似的。街上現出幾個行人。他們朝一個方向走。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帶着東西。有幾個人連着東西，推着車子或是拖着滿載東西的小撬，撬的滑木鉤住赤裸裸的馬路。

這天早上，身揹手提着東西的人們像螞蟻似的從城市所有的盡頭向一個方向緩緩地走着。這是向猶太區去的猶太人。猶太區建在畢烈賽浦在城市的枯燥低凹的部分，在那裏的海面上有幾個燒盡的石油船泊着，好像流浪馬戲團的帳幕一般。有幾個骯髒的街區被兩排生鏽的鐵絲網包圍着，留下了一個好像是進捕鼠籠的進口。猶太人沿着一條一條下降到畢烈賽浦的街道走着。他們在鐵路橋下面走着。他們在冰凍的人行道上匍匐而行。他們中間有年老的人跌倒，有些人不能走路，還有患斑疹傷寒的人。他們被用擔牀擡着。有些人跌倒了，就留下來躺在那個地方，背倚着燈柱或是用雙手攬住街上的生鐵郵筒。沒有人陪伴他們，他們自己走着，沒有任何的護兵。他們知道留在家裏的人要被槍斃。所以他們自己走着。隱匿猶太人也要槍斃。如果有一個被隱匿的猶太人，一區所有的居民一定要就地槍斃，毫無例外。猶太人推着獨輪車，攙着裹緊着的孩子，從全城沿着陡坡，越過鐵路橋下面向猶太區前進。他們在被霜掩着的房屋和樹林中間魚貫而行，像螞蟻似的，他們走過下鎖的門口，經過德國兵士和羅馬尼亞兵士在旁邊取暖的冒煙的篝火。兵士們並不注意猶太人，他們一面取暖，一面用皮靴踏着拍子，用手套搓着耳朵。天氣冷得要命。這樣的寒冷甚至對於北方的城市也是夠厲害的，對於奧地薩簡直是可怕的，在三十

年中才逢到一次。一輪小小的太陽在濃密的藍色青色的蒸氣的渦卷中微弱地透出光來。馬路上躺着在飛行時凍死的僵硬的麻雀。大海一直凍結到地平綫。海是白茫茫的一片。風從那邊吹來。

女人的樣子像俄國人。男孩也像俄國人。孩子的父親也是俄國人。不過這毫不相干。母親是猶太人。他們就應該進猶太區。孩子的父親是紅軍軍官。女人把自己的護照扯掉，早晨把它扔在上凍的廁所裏。她和兒子從家裏出來，打算在城裏走來走去一直走到這一切都鎮靜下來爲止。她想怎樣可以挨過這一個時期。進猶太區是愚笨的。這意思是永久的死亡。她所以就帶着孩子開始在城裏走來走去，一面竭力避免人口最稠密的街道。孩子起初以爲他們是在散步，也就不開口。可是很快地他開始鬧起脾氣來了：

「媽媽，我們爲什麼老是走個不停？」

「我們在散步。」

「從來沒有這麼快地散步過。我累了。」

「忍耐一下，小孩子。我也累了。不過我不是沒有鬧脾氣嗎？」

她注意到果然是走得太快了，差不多是在跑一樣，好像有人在後面追她。她使自己走得慢些。孩子往她臉上看了一眼竟不認得她了。他驚駭地看到一張發腫的，兩脣咬碎的嘴，一縷被霜染成白色的頭髮。難看地從頭巾下面脫出來，和一雙帶着銳利的瞳仁的凝止的，玻璃似的眼睛。他在玩具的動物身上看過

這樣的眼睛。她對兒子看着，可是她看不見他。她祇是緊握着他的左手拖着 he 走。孩子開始恐怖起來。他哭了：

「我要回家，我要撒尿。」

她趕快把他帶到貼着德方命令的廣告柱後面。在她一面給他擋着風，一面給他解開又紐上紐扣的時候，孩子冷得發抖，繼續啼哭着。後來，他們再往前走的時候，他說他要吃東西，她把他領進一爿牛奶店，可是因為有兩個穿寬大的狗皮領大衣的羅馬尼亞兵士在那裏早餐，她自己可沒有證件，怕兵士會把他們捉進猶太區，她便裝出弄錯的樣子，她道了聲歉，趕快又把裝鈴的門關上。孩子弄得莫名其妙，跟她跑着，又哭起來了。第二家牛奶店裏一個人也沒有。他們懷着輕鬆的心情跨過釘着馬蹄鐵的門檻。她在那裏給孩子買了一小瓶酸牛奶和圓圈麵包。當裹得很暖和的孩子坐在高椅子上喝他非常喜歡的酸牛奶並嚼着麵包的時候，她繼續熱烈地想着，以後又怎麼辦呢。她什麼辦法也想不出。可是牛奶店裏生着鐵爐子可以暖和一下。女人覺得牛奶店女主人在過分注意地看着她。她開始怱怱地付了賬。女主人驚惶地朝窗子看了一眼，向女人提議叫她在爐邊再坐一會。火爐是赤熱的。它幾乎是櫻桃色的，不過顏色稍微暗些。裏面有火星奔跑着。熱氣使孩子癱下來。他的眼睛閉起來了。可是女人開始怱促起來。她道謝了女主人，說她很怱忙。他們到底在這裏已經坐了差不多一小時。睡意甚濃，吃飽了肚的孩子困難地支撐着站起身。她搖了搖他的肩頭，給他整整衣領，輕輕地把他朝門口推去。他在釘在門檻上的馬蹄鐵上絆



跌了。孩子把小手伸給她，她重又攙着他在街上走。這裏生着幾株篠懸木。他們走過斑斑點點的嫩外皮上掛着冰柱的篠懸樹旁。

「我要睡覺，」孩子說，他的眼睛被寒風吹得眯着。

她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她明白他們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境界。他們在城裏幾乎沒有一個熟人。她在戰事發生以後兩個月前到了就在這裏耽擱下來了。她是舉目無親。

「我的膝蓋凍壞了。」孩子啜泣着說。

她把他領到一邊，替他搓搓膝蓋。他安靜下來了。她驀地想起來在城裏她終於還有一個認識的家庭。他們是在從諾伏羅西斯克到奧地薩的路上的汽油船格魯齊亞號上認識的。後來見過幾次。這是一對新婚夫婦。姓泊夫勞夫斯基——他是大學助教，她剛讀完建設技術學校。她叫薇拉。兩個女人非常惺惺相惜，在汽油船從諾伏羅西斯克到奧地薩的時候，她們已經成了朋友。她們曾互相來作客了一兩次。男人們也做了朋友。有一次他們甚至一同喝得爛醉。有一次他們甚至一起——她們和丈夫們——去看哈爾考夫對奧地薩的足球賽。泊夫勞夫斯基夫婦為奧地薩的球隊「受苦」。她和丈夫為哈爾考夫的球隊「受苦」。奧地薩勝了。我的天，這個海上的巨大的新競賽場是多麼天翻地覆了啊！叫喊、號泣、打架、塵土像柱子一般地飛揚起來。他們當時差一點要吵起嘴來。不過現在回憶起這件事來却是愉快的，泊夫勞夫斯基不在城裏。他在紅軍裏面。可是薇拉滯留下來了，沒有來得及撤退。不久以前她在亞歷山大市場

上看見過薇拉·她們甚至稍微談了一會。可是在市場上多耽擱是不安全的。德國人幾乎每天在市場裏都設着伏兵。兩個女人談了五分鐘也不到，從那時起他們沒有再見過面。不過薇拉多份是在城裏。她又能夠躲到那裏去呢？泊夫洛夫斯基夫婦倆是俄國人。可以指望在薇拉那裏等過這個時期。至少可以把孩子留下來。泊夫洛夫斯基住得相當遠——在庇洛郭夫，在法國林蔭路的轉角。

女人轉了彎。

「媽媽，我們到那裏去？回家嗎？」

「不，孩子，我們去做客去。」

「到誰那裏去？」

「你記得薇拉·泊夫洛夫斯卡亞姑姑嗎？我們到薇拉·泊夫洛夫斯卡亞姑姑家裏去做客。」

「好，」孩子安慰地說。他喜歡去做客，他高興了。

他們越過通到港口去的街道上面的史特洛加諾夫斯基橋。這條街叫做卡倫丁坡。下面聳立着幾所砂石築的昏暗的直角房屋。其中有幾所已經變成了瓦礫堆。有幾所表面燒焦了。在斜坡的盡頭現出另一道橋的許多圓拱。圓拱後面隱約可以看見港口的有角的突出的廢墟，再往下，在表面燒焦的，下落的屋頂上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凍結到天邊的大海。遠遠的天邊有一帶未凍結的水作或一種蒼鬱的藍色。在冰裏，在著名的奧地薩燈塔的白色廢墟四周聳立着漆成鉛灰色的羅馬尼亞的運輸艦。遠遠的，在左面的海

上，像貝殼似的城市劇院的圓拱透過城市上面的一團團的帶粉紅色和淡青色的蒸氣，發出藍色。史特洛加諾夫斯克橋的橋柵是一長排高高的鐵槍組成的。鐵槍是鮮黑色的。下面，提着水桶的人們順着卡倫丁坡往上走。水從桶裏潑出來就在馬路上凍結了，在緋紅色的太陽的微帶矇矓的光綫下閃耀着，好像玻璃一般。這一切拼在一起是美麗的。最後不妨在泊夫洛夫斯卡亞家裏躲避一下，到了那裏就可以明白了。

他們走了很久。孩子累了，可是沒有鬧脾氣。他急促地踏着他小小淺咖啡色的氈靴，僅僅跟得上母親。他希望快點去做客。一路上母親幾次搓擦他的發白的面頰。兵士們在泊夫洛夫斯基所住的房屋的人行道旁邊燃着篝火取暖。這所房子很大，有幾進。出進的門都用鍊索鎖着。這裏在進行搜查。所有出進進的人都還要檢查證件。女人裝出忽忽忙忙的樣子走過門前。沒有人注意她。孩子重又開始鬧脾氣了。她便趕快抓住他的手踏着藍色的溶岩的石板——人行道是用它們來鋪成的——奔跑起來。孩子鎮靜下來了。她重又開始在城裏旅行起來。她覺得她太過分在那些同一的地方露面，人家已經開始注意她了。當時她忽然想到她可以在影戲院裏消磨幾個鐘頭。開映的時間很早，因為一到八點鐘以後在死的恐怖之下，是禁止人民在街上出現的。

她置身於塞滿了兵士，和像她一樣的，從街上被寒氣趕進來的妓女的窸息和惡臭的戲廳裏面，她感覺頭眩欲嘔。不過這裏至少是溫暖的，可以坐坐。她把孩子頭頸上的圍巾鬆開，孩子雙手攬着她的膀臂上面的手臂，立刻就睡着了。她接連坐着看了兩場電影不出去，她費了很大的力才明白銀幕上進行的

事，大概是張戰事紀錄片，後來是齣喜劇或是這一類的東西：她不能抓住綫索。一切都混亂了。一會兒，一個淺色頭髮捲着一個個圓捲的美好的少女的頭部佔了整個銀幕，她的面頰貼在一個高大的，沒有頭的男子的平坦的胸部上，他們由音樂伴奏着，男女二重合唱了一隻小調。一會兒就是這個少女坐上一部低低的競賽的汽車。一會兒黑色的爆炸接二連三的像噴水池挾着錫的轟擊沖了上去，彷彿是一口氣把屋頂的鐵皮扯裂成了長條——扯成一，二，三，四條。黑色的土塊像冰雹似的降下來。砲彈敲着錫鼓，敲着被開裂的土地。帶着喪服的十字架的坦克爬行着，一面發出軋軋的聲音，一面滑陷着，從長長的大砲裏更投出長的火舌和白的旋轉的煙流。

一個穿着釘底的氈靴，戴着俄國式的皮風帽的德國兵沈重地倒在女人的肩上，用一隻不乾潔的大手指輕輕彈着孩子的腮，努力要把他弄醒。他身上發出大蒜和原料酒精的氣味，他一直友善地微笑着，一面無意義地重複着：

「不要睡覺，娃娃。不要睡覺，娃娃。」

娃娃在德文裏意思是男孩。孩子沒有醒，祇是轉側着頭在夢中啜泣。那時德國人把沈重的頭放在女人的肩上，用一隻手摟着她，開始用另一隻手揉捏孩子的臉。女人不開口，恐怕觸怒了兵士。她怕他要問她要證件。德國人身上此外還有燻魚的味道。她胸中作惡。她化了極大的努力遏制自己不發脾氣而且不要鬧出笑話來。她說服自己須要安靜。德國人到底並沒有做出特別不好的事來。不過是個粗人。是一

個很好的德國人。可以忍耐一下。而且德國人很快地就在她的肩頭上睡熟了。她一動不動地坐着。這個德國人很重。好的是他睡着了。

淺色髮捲的少女重又在銀幕上移動着，白的和黑的長光束和她一同經過整個戲廳移動着。黑色的噴泉挾着鐵的轟聲向上飛着，坦克爬行着，一營德國兵在沙漠上行軍，在埃菲爾塔（在巴黎）上昇起了一面極大的法西斯旗。尖鼻子和女人下巴的希特勒在銀幕上狂吠着，翹着女人似的臀部，瞪出眼睛，嘴非常迅速地張開和閉起。他的嘴那樣迅速地張開閉起，以致聲音都遲緩了許多：「AB, AB, AB……」

兵士們在黑暗中探摸着姑娘們，姑娘們尖聲叫着。裏面是過分地熱和窒息，充滿了大蒜、燻魚、原料的酒精、阿斯必靈、和「香奴兒」牌子的羅馬尼亞香水的氣味。不過無論如何這裏總比在寒風裏好些。女人稍稍休息了一會。孩子大睡了一覺。然而最後的放映結束了，又要走到街上去。她攙着孩子的手，他們就走了。城中完全是漆黑的。祇有緊密的，寒冷的蒸氣在掩着尖的房屋中間迴旋着。睫毛被它粘起來了。各條街道上燃着幾乎被寒氣悶熄的冒煙的篝火。有時在什麼地方發出零落的發射的響聲。巡邏隊在街上走着。九點鐘了。她把睡着了而發重的孩子抱在手裏奔跑着，一想到巡邏隊會叫他們停下來，使她幾乎失去了意識。她選擇了最僻靜的小巷。蓋着霜的槐木和懸篠樹沿街立着，彷彿幽靈似的。城市是荒涼黑暗的。有時在黑暗中有一扇門打開，同時有條鮮明的光綫突然照耀着門口的上凍的汽車；從酒館裏不時迸出一聲小提琴的熱情的，刺人肺腑的泣聲。女人安全地跑到謝夫勒柯文化與休息公

園。龐大的公園沿海蜿蜒着，這裏是黑暗而寂靜。下面的懸崖底下，一直凍結到天邊的大海上面是特別地寂靜，大海上籠罩着緊密得像一堵牆的寂靜。幾粒大星在樹林的白色樹枝上遊玩。青色的探照燈光在星星上滑過。

她在寬闊的柏油路上走着。左邊就是他們一同看奧地薩——哈爾考夫球賽的那個競賽場。競賽場的廢墟後面是一片大海。在黑暗中看不見它，可是從寂靜的氣氛上立時可以推測是它。公園在右面延長着，廣闊的柏油路在星光底下發出微明，活像一張沙皮紙，女人一路走着，一面辨認樹林的類別。這裏是有着像繩子似的，幾乎垂到地面的長莢的紫藤。這裏是角錐狀的苦槐、篠懸木和醋木。它們被濃霜掩着，粘在一塊，低垂着幾乎要貼近地面，就像雲朵似的。她舒了一口氣，比較緩慢地沿着一排長無盡頭的空椅子走着。然而，一隻椅子上却有一個人坐着。她懷着跳盪的心走過。一個黑的人形，頭垂在椅背上，一動也不動。女人發見這個人半身被霜掩浸着，像樹一樣。大熊星座內被琢磨出來的星星在高聳於公園裏的白雲中的氣象臺的圓拱上面顫動着。這裏是萬籟無聲而且完全不恐怖。或許這不恐怖的原因是因為女人已經過分地疲乏了。等二天早晨，天還沒有全亮的時候，收集夜來凍死的人的屍體的卡車沿城開着。有一輛卡車緩緩地在謝夫勒柯的文化休息公園裏的寬敞的柏油路上開着。

這輛卡車停了兩次。一次它停在一個凍死的老人坐的椅子旁邊。第二次停在女人和孩子坐的椅子旁邊。她握着他的手。他們並排坐着。他們幾乎是一色打扮。他們身上穿着相當好的人造狼皮的短大衣，

淺咖啡色的氈靴和斑駁的無指手套。他們坐着好像活的一樣，祇是他們的臉一夜來被霜蓋着，完全成了白的和毛茸茸的，睫毛上掛着冰的鑲邊。兵士們把他們拉了起來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伸直。兵士將蜷着腿的女人搖撼了一下便把她扔進卡車。她就像木頭人似的撞在老人身上。後來兵士把蜷着腿的孩子搖撼了一下也輕輕地扔進車去。他也像木頭一般撞在女人身上，甚至稍微跳上一點。

等卡車開走了，街頭擴音機傳聲筒裏又雄雞似的啼了起來，報告再是新的一天業經開始。後來又有一個溫柔的孩子的聲音帶着天使似的抑揚說了三次：

「早安！早安！早安！」

後來用那同一的聲音，從容不迫，異常動人地讀了羅馬尼亞文的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您的名爲聖，願您的國……」

（榆青譯）





## 旗

在一個海島底深處隱約看見幾間石板砌成的屋頂。有一個教堂底三角尖塔凌駕其上，塔頂豎着的黑色十字架高聳入陰霾的天空中。

岩石峭峻的海岸邊，好像毫無人踪。周圍幾百公里的大海上似乎一片汪洋毫無所有。然而，這只是「好像」、「似乎」罷了。

有時在遠遠的海中隱隱約約現出一兩艘軍艦或運輸船隻底微影。這時在海岸邊就好像夢寐中的幻景，好像小說中的神怪奇談，有一塊巨大的花崗石輕輕地靈活地自己向旁邊移動着，現出一個洞口。三尊遠射礮平均地，徐徐地從洞口下面昇起來，昇到高過水平面時便向前面伸着，一會兒又停住了。這三根長得駭人的礮身靈活地隨着敵艦的運動轉動着，好像被磁石吸引着一般。

海岸邊斷崖上鑿有幾間深邃的石洞，裏面駐有人數不多的礮臺防軍，一切軍需品也都放在那裏。礮臺司令和政治委員住在石洞裏狹窄的壁窟中，外面有木牆和倉房隔開着。壁上鑿有兩個牀位，他們在牀上對坐着。中間放着一張小桌子，桌上點着一盞電燈。燈光映着轉動着的風窗好像飛電一般閃爍着。乾

燥的風吹動着桌上的單據。有一枝小鉛筆在畫有許多方格的地圖上滾來滾去。這是一張海上地圖。礮臺司令剛剛得到報告，在第八格中有敵人魚雷艦出現。礮臺司令點了一點頭。

礮口上飛出閃耀刺目的杏黃色的火團。接連三次礮聲，震得海水和石壁都搖盪起來，聲浪擊得人耳鼓發痛，好像鐵球滾大理石似的嗚嗚叫着的礮彈，接二連三地向遠方飛去。過一兩分鐘水上傳來的應聲告訴我們，礮彈已在那裏炸裂了。

礮臺司令和政治委員坐在那裏默默無言地互視着。形勢是很顯然的；海島被包圍了，交通線已被割斷了；一個多月來，很少的幾個勇士保衛這個被圍困了的海島，抵禦着不斷地從海口和空中來的攻擊；炸彈經常猛烈地炸到石崖上；水雷快艇和載着陸戰隊的小艇從四面八方圍來；敵人想用衝擊戰術佔領這海島。可是，這個花崗石的峭壁卻一絲不搖地在那裏屹立着，敵人只好向海上遠方退走了；整理隊伍，聚集力量後又舉行新的攻擊；敵人千方百計覓隙突進，但始終是無隙可乘。

過了一些時日。

彈藥和糧食漸漸減少起來了，倉庫漸漸空虛起來了。礮臺司令和政治委員成天的在那裏瞧着單據，極力設法節省。他們想把彈盡糧絕的可怕的一秒鐘儘是遷延下去。可是這一秒鐘却毫不留情地接近起來。最後的一齣終於揭幕了。

怎樣？——政治委員問道。

怎樣，怎樣，統統完了。——礮臺司令答道。

那末，你就這樣寫上吧。

礮臺司令從容地打開值日簿，看了一眼錶，整整齊齊地寫着：「今天從清晨起各尊大礮不停歇地同時開放，到下午五點四十五分鐘時發出了最後的一礮。礮彈告罄了，儲糧只夠供給一天。」

他把這本用繩穿着，加蓋火漆印，很像眼簿的厚厚的日記簿闔上了以後，再拿在手掌上放了一會，好像秤一秤它的重量似的，然後把它放到架上去了。

——政治委員，事情就是這樣，——他臉上不露笑容地說道。

有人敲門。

——進來吧。

值日員穿着一件光亮的雨衣，水滴滴地走進房來了，他把一隻不大的鋁質筒子放到桌子上。

——拋信筒麼？

——是的。

——誰拋下來的？

——德軍驅逐機拋下來的。

礮臺司令扭開筒蓋，用兩個指頭伸入筒裏取出一張捲在裏面的紙條來。他讀完這張字條後，緊緊地

蹙着眉頭，在這張單紙上，用藍墨水和一目瞭然的粗大字體，畫寫着幾行半通不通的俄文：

「蘇聯砲臺和砲隊司令官先生：你們已經被完全包圍了，你們已經彈盡糧絕了，爲了避免無益的流血起見，我們提議你們繳械投降。條件如下：砲臺司令和軍官率同全體砲臺防軍保持砲臺底完整和秩序，離開砲臺，不帶武器，到教堂附近廣場上集合投降。按中歐時計早上六時正，應在教堂塔上扯起白旗。若遵照辦理，我就答應保全你們的性命。否則一律處死。投降吧！」

德軍陸戰司令海軍少將愛維爾沙白爵士：

砲臺司令伸手把投誠條件交給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看完後，向值日員說道：

——好，你去吧。

值日員走出去了。

——他們想看見教堂上扯上旗子。——值日員走出後，砲臺司令沈思着說道。

——是的。——政治委員說道。

——好，他們會看見旗子的。——砲臺司令一面說着，一面穿軍大衣。——在教堂上扯起一面大旗來吧。政治委員，你想怎樣，他們會看得見旗子麼？一定要使他們看得見。這面旗要做得愈大愈好。來得及麼？

——時間還夠。——政治委員一面說着，一面找尋軍帽。——還有一整夜的功夫。我們不會遲誤

的，來得及縫好的，弟兄們會趕忙作的。這面旗子一定會縫得很大很大，這是我可以擔保的。

砲臺司令和政治委員擁抱着接了一個大吻。他們吻的這樣緊，正像兩個密友的接吻，兩人都聞到被海風吹得粗糙的嘴唇皮上的風塵氣味了。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互吻。他們急急忙忙。他們知道，以後再沒有時間來發揮自己的情感了。

政治委員走到倉房中把列寧塑像從座上捧起，把塑像下面的一塊紅絨巾取出來。然後他又站到凳上把掛在牆上寫有口號的羽毛布取了下來。

砲臺防軍士兵們整夜縫着旗子，把它縫得幾乎比倉房底面積還大一些，是用海員用的粗針硬線把他們自己海員箝匣中凡是適用的材料通通找出來一塊一塊鑲成的。

將近拂曉時，旗子已經縫好了。

於是士兵們大家都刮了最後的一次臉，穿着乾淨的汗衫，頸上掛着自動槍，衣兜裏都裝滿了子彈，先先後後沿着梯子走上了去。

天色微明，有一個值日官走到愛維爾沙白爵士住的倉房前敲門。愛維爾沙白沒有睡覺，他和衣躺在牀上，聽到敲門聲，他就站起來走到梳妝臺前，在鏡子裏望了一望自己的容貌，拿着花露水擦了一擦眼下的皺紋。然後才叫值日官走進房來。值日官興奮得喘不過氣來，極力抑住自己的呼吸，舉手向長官致敬。

——教堂上扯起了旗子麼？——愛維爾沙白手裏玩弄着象牙骨的小刀柄，惶急地問道。

——是的。他們投降了。

——很好，愛維爾沙白說道——，真是好消息。好得很。吹哨子叫大家到甲板上去。

過了一會，愛維爾沙白手裏拿着望遠鏡，跨開兩腳站在望樓上。天色剛明。這是一個昏暗的、寒風拂面的晚秋的清晨，他在望遠鏡裏望見天邊有一個小小的花崗崖島。它橫亙在灰色的平凡的大海中，波濤陡立，千遍一律地模倣着島岸峭壁的形式。茫茫大海都像花崗石彫成的一樣。

教堂頂上的三角尖塔凌駕在隱隱約約的漁村上，塔上的黑色十字架高聳入陰霾的天空中。一面大大的旗子掛在塔頂尖桿上飄揚着。在昏暗的早晨，它顯出暗黑的顏色。

可憐蟲，——愛維爾沙白說道——大概他們把自己的被單都拿來了，才縫成一面這樣大的白旗。無法可想，投降也有不便利的地方哩。

他下了一道命令。

陸戰隊乘坐的小艇隊和水雷快艇隊齊向海島駛去了。海島漸漸增高起來，接近起來。現在普通的肉眼也能看見在教堂近旁廣場上有一羣海軍兵士站着。

在這一瞬間，出現了紅豔豔的太陽，懸在水天交接的遠處，上緣伸入在濃煙似的雲帶中，下緣接着齒形的大海。幽鬱的光線把海島照得明亮起來了。教堂塔上的旗子變成了紅色，紅得像剛出熔爐的鐵

一般。

——鬼東西，真好看得很，——愛維爾沙白說道，——太陽把一面白旗映成紅色了。可是我們立刻就使它變成白的。

狂風驅着巨浪。巨浪撞上峭壁。峭壁鏗鏘響着，好像黃鐘一般。清脆的聲音震動着充滿水花的空氣。水響着，叫着，嘶着。忽然奮着浩浩蕩蕩的沖撞力直撞到一個暗礁上，就好像衝出礮口的礮彈，急飛而返，炸碎爲沸泉一般的雨點水塵，飛起高空被太陽照得紅豔奪目。

陸戰隊的小艇衝到了岸邊。德軍兵士紛紛跳入沒及胸膛漂着泡沫的水中，把自動槍高高舉起，涉水向岸上走去。躍上石岩，滑足落水，再躍再滑，這樣顛顛躑躑地向礮臺奔去。他們已經跑上斷崖了。他們已經從大開着的礮門中走進去了。

愛維爾沙白兩手抓着望樓底鐵柵站着。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岸上，對這種衝鋒的景象，歎賞不已。他臉上的筋肉都一上一下地扯着跳着。

——孩兒們，前進呀！前進呀！

突然轟隆一聲，地底轟炸着的怪力把整個海島都震得搖搖晃晃。礮門裏飛出血肉模糊的衣服碎片和斷體殘肢，山崩地裂，石倒崖移。地心中的崖石往上衝，地面上的崖石往下撞，崖石互相衝撞擊成粉碎。原來的礮室卻轟成了一條深溝，溝底躺着一堆一堆的碎鐵，這就是被炸毀了的大礮底殘餘。

滿島出現了一條條地震後的裂罅。

——他們炸毀大礮呀！愛維爾沙白叫道，——他們破壞了投誠條件。

這時太陽漸漸走入烏雲中。烏雲把太陽吞沒了。原來幽鬱地照耀海島和海上的紅光漸漸熄滅了。四圍一切都成了單一的花崗石的顏色。只有教堂高閣上掛着的旗子卻依然如舊。愛維爾沙白想了一想，莫非我發瘋了麼。這面大旗子竟違反一切物理定律還是紅紅地在尖閣上繼續飄揚着。灰色的景象把這面旗子反襯得更加鮮豔了，簡直紅得刺目了。愛維爾沙白現在完全懂得了。這面旗子從來也不會是白色的。它始終是紅色的，而且決不能是別的顏色。愛維爾沙白忘記了，他是在同誰交鋒。這並不是眼光的錯覺。這並不是太陽欺騙了愛維爾沙白，而是他自己欺騙了自己。

愛維爾沙白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高空中出現了一隊一隊的轟炸機、戰鬥機、驅逐機。海上的水雷快艇、魚雷艦、陸戰隊小艇從四方八面向島邊衝去。新派去的陸戰隊又一一列地沿着溼滑的峭壁爬上去。傘兵好像萱草花似的紛紛落到漁村底屋頂上。礮火轟天，炸聲動地。

在這個礮火地獄裏，有三十個蘇聯海軍兵士在教堂壁柱下掘好了戰壕，把所有的自動槍、機關槍向東南西北四方八面團團地擺着。在這個可怕的最後時刻，他們中誰也沒有求生的念頭。關於生命的問題是已經解決了的。他們都知道，只有死的一條道路。可是他們想在臨死的時候儘量多殲滅一些敵人。這



就是他們的戰鬥任務。而他們也就把這個任務完成到底了。

可是力量是太相懸殊了。

爆炸槍彈把教堂牆壁上的磚頭泥屑打得像雨點一般落到三十個戰士們底身上，他們滿流着汗水和鮮血的臉孔，被煙灰染得烏黑了，他們撕破穿着的海軍外套，取出棉花來塞住身上的傷口後，又復繼續射擊着，直射到最後的一息；三十個蘇聯海軍兵士就是這樣英勇地先後戰死直到最後的一人。

在他們的頭上飄揚着一面巨大的紅旗，這面紅旗是他們親手縫成的，是他們用海員用的粗針硬線把他們自己海員行匣中凡是適用的紅色材料通通找出來一塊一塊鑲成的。這面紅旗是由海員們珍藏着的無數塊留作紀念的紅綢巾、紅色三角巾、赤色毛圍巾、紫色的煙包、絳色的氈子、朱紅色的背心等等鑲成的。鮮紅色的國內戰爭史第一卷底布封面和深紅色緞子上繡着的列寧和史太林底肖像——這是庫依貝舍夫城底少女們贈送的禮物，——嵌在這面火焰般的十錦旗的當中。

這面火一般的紅旗升入高空，在雲霧中飄揚着，招展着，熾燃着，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巨人——旗手掌着它突過戰鬥的煙雲前進、前進、向勝利前進。

（小說集「在偉大搏戰的疆場上」，佚名譯。）

據作者自註，這本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的事跡寫的。



**親事****一晚會**

二月將盡了，冬季也隨着快完了。到春天的三月，也不過還有一個禮拜。

青年夥子和姑娘們感覺到前途的原野裏的艱苦的工作，就盡情的及時行樂起來了。他們每天不在這家就在那家開起晚會來。

今天是輪到在柳碧·李梅紐克家裏開會了。她把那帶着一吋二口徑大的玻璃罩的吊燈，滿滿的上了一油，把骯髒的地下乾乾淨淨的打掃了打掃，擺好了板凳，把不用的東西從屋裏拿出去，而她自己穿着家常穿的裙子和短衣，謙遜的坐到紡車後邊。

在脚的緊壓下，木紡輪悠揚的轉動着——刮尖的輪輻在閃爍着。伶俐的手指，搭着麻屑。紡出的線由手指下奔跑着。紡錘懸在這細線的端頭，神速的旋轉着，忽而落下去，緊挨着地，忽而魔術似的舉起來，貼到那靈活，彷彿帶磁性的手指上。

姑娘們馬上就聚齊了。她們都順着牆坐下，從肩上把頭巾取下來，即刻都把從去年晚秋就開始了的，專門預定在晚會上作的手工，由懷裏掏出來。

從古以來都不作與姑娘們在晚會上袖手閒坐的。這裏每一個姑娘都可以在青年男子面前誇耀自己的手藝和在意中人面前裝出很好的風度來的。

當最後一個姑娘剛剛進到屋裏的時候，窗外就送來了悠揚而且輕佻的手風琴聲。在玻璃窗上輕輕的敲着。外邊閃着幾付男人的面孔。可是姑娘們在屋裏連眉毛也沒擡，彷彿這對她們毫不相干似的。眼睛冷淡的望着手工，額上起着皺紋，只有對於一切人所共有的一個微微能辨的冷笑，掠過了顏面，匆促的抖動着這個或那個人的小嘴角。

窗外聽見有私語聲、低笑聲。把門當心的開了一點。起初從那裏擠進來的是一隻肩膀和手風琴的寬皮帶，後來，出現了後腦上嵌着海軍帽的理了髮的寬額顯的頭。水手好像狐狸似的，用那雀斑的鼻子，向兩旁張望了一下。

完全被工作吞沒了的姑娘們，對他連一眼也不睬。

「注意等於零，輕視有一斤，」水手瞟着那由門洞裏在後邊擠着的青年夥子們，很留意的看着。姑娘們依然是淡漠的。水用手兩隻手脫了帽子，諂媚的行着禮。

「請允許到你跟前去吧？」

「來吧，如果你高興的話，」女主人不望水手，聳着肩，同時把溜下來的頭巾整理了一下，用冰冷的口氣回答着。「我們誰也不把他關到門外去的。」

她輕蔑的抿着粗硬的嘴唇，這樣使勁的用腳把條板一蹬，蹬得那紡輪都嘩嘩嗒嗒的響起來。輪骨的影子，一個跟着一個的在土屋的白牆上移動着。

「我很高興，」水手說。

他又向青年影子們膘了一眼，大概想對那些傲慢的姑娘們發一句毒辣的諷刺。可是沒來得及。一羣性急的跳舞的男人，帶着默然的不安的神情，從後邊擠着用膝蓋踢着他，就進到屋裏了。

當謝明一出現的時候，晚會就熾熱起來了。誠然，在場人的有禮貌的，甚至有點拘謹的精神，依然還主宰着屋內的場面。但是跳舞的男子中，也有人無聊的肩靠着牆，彷彿偶然的坐到板凳的緊邊上，已經在用兵士的下巴，撩着溫柔的耳朵，自己的美人兒低語着各種的祕密。從姑娘們一方面，也已經不這麼樣勤勉的。只注視着那刺着厚布紋的針，已經不留神的，不止在一個被刺破的手指上掛起小血珠了。一般的嚴格的沈默被突破了。青年影子們懶洋洋的同姑娘們投送些瑣細的話語，這些話語的背後，有時令人猜想含有這樣多的隱密的意思，含有這樣多的隱密的戀愛的把戲，因此使得好多人的雙頰都已經燃燒到流淚的緋紅程度了。

甚至連老成持重的女房主柳碧，也一時忘卻了自己的紡績，肩膀緊貼着水手的帆布的海軍裝，帶着

蒼白的神魂飄蕩的面孔，帶着半睜半閉的眼睛和迷惑的微笑——好像開了催眠劑似的——坐着，下意識的用抖顫的手指，掠着水手帽子的飄帶。

謝明停到門口裏，悄悄的用眼睛尋找那爲她而來的人。可是他第一個瞧見的卻是芙落霞……這使他驚奇不置，一上來甚至他以爲是認錯了人了。怎麼的呢！卻是妹妹小芙落霞呵！

兩隻白鵝，一個跟着一個走着，一個長腿的小姑娘，手裏拿了一根楊木棍，赤着脚。在刺叢裏，在鵝後邊吃力的跟着。鼻子底下弄的很髒，小髮辮細得好像老鼠的尾巴似的，在頭上蹺着。在謝明的想像裏所保留的芙落霞，就是這個模樣。

可是突然間，你瞧吧！就是這位芙落霞，此刻身處在成人的姑娘們——未婚妻們中間，在晚會上坐着，坐得是如此的莊重，眼睛連人都不睜——哦，鬼氣，真的長大成人了！

實在的，芙落霞身穿很大的花洋布上衣，頭髮上插着梳子，帶着一個十四歲的未婚妻的異常莊嚴的神氣，坐在那裏，正竭誠盡智的用很大的舊針，鑲着男人的襯衣邊。

不僅這樣。她旁邊坐着一位十七八歲的，蓬頭的，身穿白大衣的青年，他不自在的把長胳膊放到膝蓋上——大概是還沒來得及被徵調入伍，心神不安的向旁邊張望着。

當謝明一看見這個的時候，就想盡些開心，他腳躁皮靴，叫着：「哈，我叫你試試看！」——就打算說些關於芙落霞的壞話，可是突然間，話到嗓子也便被塞住了。一切笑話都從腦子裏飛出去了。他看

見了蘇菲亞。

姑娘用櫻桃的眼睛，從那隆起的睫毛下，斜着望着他。小小酒窩在裂着的肉色的脣邊上微顫着，微現露出一口純潔的牙齒——密得好像嫩玉蜀黍粒一樣。

兵士想這晚會已經想了四年了。現在他心神錯亂的站着，自己不知道怎麼樣才好。

青年夥子們看見他的侷促不安的神情，都盡情的咳嗽着。姑娘們偷偷向蘇菲亞遞送甜言蜜語的眼色。芙落霞帶着一種溫柔的，可是狡猾的同情望着哥哥。

蘇菲亞略帶愁悶的心情，扭了扭肩膀，臉上慢慢的漲起紅潮來，用帶着頂針的手，裝着整理額上頭髮的樣子，把臉掩將起來。她用絲線繡成的華美的細麻布手帕，從膝蓋上溜到了地下。

謝明準備不顧一切了。可是那位在世界不但知道水手的歌，而且也知道陸軍士兵歌的水手，卻把手風琴一拉，就唱起恰當的礮兵的歌來了：

有一次，一個礮兵來到我這裏，

對我談起這樣的話語：

「你好吧！我的可愛的人兒，

戰爭馬上要完結了。

我要來教你學習射擊吧。」

晚會若無其事的繼續着。

可是女主人打着呵欠，望了望燈。姑娘們把手工塞到懷裏，一個跟着一個的開始由屋裏出去了。青年夥子們保持着尊嚴，懶洋洋的也跟在她們的後邊。這是好久期待着的護送回家的瞬間，這是可能傾訴的合法的幽會。

青年夥子們和姑娘們，在黑暗的門洞裏相遇了。聽見有很快的私語。過了一分鐘兩個影子緊緊的擁抱着，已經順着黑暗的街上走去了。

最後，蘇菲亞也從自己的坐位上起來，跟在別人的後邊出去了。她穿着羊皮靴，款款的移着脚步，垂着不大的、好看的頭。從謝明跟前走了過去。他對蘇菲亞望了一下。她即刻把眼睛放低下來。他爲着禮貌，稍爲等了一分鐘，就從容的跟着她到門洞裏去了。她是在等着他的。

望不見的手，在黑暗裏抱住了他的肩膀。頂着頭巾的頭，貼到兵士的胸上。

「唉，謝明，」無力的聲音低語着：「唉，謝明，我的可愛的人，你沒有被打死。」  
冬季的皎潔的明月，遠遠的走過了午夜了。鄉村睡去了。謝明護送着蘇菲亞。他們在披着的礮兵的大衣下，珍重的相互的依戀着，牽着手，彷彿失了視覺似的，在寂靜的街上慢慢的溜着。

「你的小手熱得很，呵，你的小手熱得很，」姑娘重複着，曲折着，同時緊握着謝明的手，貼到胸上，好像嬰兒睡眠似的搖着他。



可是他屏着氣息，帶着體貼入微的温情扶着她，順着那冰凍的有轍跡的街上走着。

可是他心裏總是不平靜。習慣了的懷疑，撩亂了他的驕傲的愉快的心情。台加琴科同意不同意把自己的姑娘嫁給他呢？不會食言嗎？可是，要明白這些懷疑，必須知道台加琴科是什麼人和爲什麼謝明怕他拒絕。

## 二 未婚妻

台加琴科是屬於那樣的農民的典型的，那典型就是一旦被徵去當兵的話，很快的就過慣了兵士的生活，在那裏找得了便宜，就不即刻的回家，自願的留下，額外再服務五六年，十來年，有時竟到十五年。台加琴科當時被徵到礮兵裏，服完了礮手的現役期，就額外的去當礮兵下士，日俄戰爭裏，他得了兩個十字勳章，一個第三級襟章，這麼一來，不知不覺的就變成了一排的主人，嚴厲的公務員，自己的軍官的右臂和礮兵們的雷霆了，總而言之——變成了所謂敲詐鬼。

他一年到村裏回來一次或二次，那裏有他的女人和房子。他把在礮兵連裏積蓄的薪金，統統都帶回來處心積慮的置了產業。可是錢，每次都在八十來元，九十來元。按着鄉村的生活，這筆錢算是可觀的了。他的女人是普通的貧女。他娶她的時候，就是孤女。在他額外服軍役的頭幾年，大家都非常可憐她。可是突然間，說也奇怪，她竟成了村中最有錢的主婦之一了。現在人們都已經羨慕起她和恭敬起她

來了。可是她是溫和的、不識字的、心地純潔的女子，無論如何，對自己的新境遇，總習慣不來，她卻也難以真正的了解這境遇。

她家居依然是如此的質樸，也甚至於受窮，依然如此的勞作，在自己丈夫的家裏，與其說她是一個主婦，毋寧說她是一個僱工。她愛丈夫，而且怕他好像怕高貴人物似的。他謙遜的容忍着她。他們生了一個女兒。他由部隊裏來信，吩咐爲着紀念噶兵營長的妻蘇菲亞，給女兒受了洗禮。

姑娘在質樸和寵愛裏，被母親教養大了。父親在她的眼中，也是高貴的人物。在大戰的前夜，她滿十六歲了。她作未婚妻和同謝明遊玩已經兩年了。

雖然他很窮，而她很富，——障礙是不曾預見的。蘇菲亞的母親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好的勞動的人。

從旁打聽了她母親的心情，同姑娘協議了。謝明已經決定打發媒人去。可是在這時恰好台加琴科回來了，他剛剛升爲事務長。他打聽出了未來的親事，就狂憤起來。

在他的計劃裏，無論如何，都不能把自己的唯一的女兒嫁給貧農。他早就夢想着同有錢的，同高一些的人物攀親，夢想着經過銀行買一所好的大莊宅，最後，辭了職，就做一個如果不是地主的話，那麼至少也是那一類的人。

他叫人告訴謝明，如果再看見他在自己房子跟前的話，要扭斷他的胳膊和腿子。他稱妻子做老妖

怪，可是女兒呢，想好好的用事務長的馬刀鞘，朝她肩胛骨抽上一頓，他甚至已經揮起了，——可是一看見她的美麗的黑眼睛嚇得圓圓的翻着，就心痛起來，心血往上湧，用可怕的聲音，嚷着令人不解的，可是顯然是侮辱的話：「黑母良！」

在最近的一個節日，事務長穿着禮服，帶着馬刀、十字章、紀念羅曼諾夫皇室三百年紀念的橙色的徽章，親自領着女兒到巴爾達野市上去了。在姑娘的低低的垂着的頭上，戴着紅線繡着數字的細葛布的壓髮帽。這數字是表示給未婚妻陪多少錢的嫁妝的。這是鄉里的舊風俗，台加琴科不願違背了這種風俗。

野市驚奇起來了。通常在本地未婚妻的壓髮帽上儉約的寫着三五，五〇，七五——已經算是不少了。寫到一〇〇這數字是足以令人起敬的，一五〇這數字是要使好事者都集到周圍，整年的談個不休呢。可是現在蘇菲亞的壓髮帽上都繡着大寫的三〇〇。

人們都聚集到新的，畫着小玫瑰花的，帶彈簧的綠馬車跟前了。侷促的和屈辱的眼淚，順着姑娘的緋紅的雙頰流着。父親站到馬車前邊，好像站到自己的大毆前邊似的，誰也不看，擺着事務長的架子，撇着那帶着馬刺穿了長統皮靴的腿，用三個手指掠着黑鬚子。

但是，野心的幻想沒有實現。總動員令打擊來了。台加琴科趕緊的歸了隊。戰爭開始了。把謝明也。

徵去了。他秘密的同那俯在他肩膀上哭着的蘇菲亞告別了。於是偶然的就入了事務長台加琴科所在的那同一的砲兵旅，同一的砲兵營，且進了那同一的砲兵連。（四年後，兩人才先後歸來。）

### 三 籬 旁

狗已經好久的停止叫了。雄雞在村裏叫了三遍了。可是謝明和蘇菲亞無論如何總不能夠分手來。

在整整兩點鐘以前，他們最後一次的接了吻，蘇菲亞進到自己的柵欄裏，用木棒隨手把籬笆門插起來。彷彿粘住了似的，就這樣的留到籬笆跟前了。

「可是父親怎麼樣呢？」謝明成十次的低聲問着，想乘機由籬笆上面把姑娘抱住，用外套邊蓋着她的肩膀。

「父親十月中間從前線回來了，」她成十次的低聲回答着。

「惡很很的吧？」

「比狗還壞呢。」

「沒有提到我嗎？」

「一點也沒有。」

「或許提到了的，不過是你忘記了吧？」

「的確的，一點也沒提到，就這樣再會吧。不然，我的腳已經凍得了不得了。我要跑回家了。」

「等一等，可是老傢伙知道我在這裏嗎？」

「他不在家。昨天上巴爾達趕集去了。唔，我去了。不然，你瞧，人家的煙筒上冒煙了。」

「等一等，還來得及呢……」

謝明很想把他在前線上同她父親所發生的事情，都告訴給姑娘。可是他明白，——這是不應該說的。同連的兩個人發生點事情有什麼稀奇呢？這同別人有什麼相干呢？從另一方面說，他急着想快些知道台加琴科的企圖。他不想反悔，違背了自己的牢不可破的士兵的誓言呢。（在軍中，台加琴科原答應願意攀親）這些壞蛋什麼事都會幹出來的。

蘇菲亞突然拉住他的手，緊緊的握着。

「什麼，我的小心肝？」他溫存的問道，往她眼裏望着。

「嗤……」她用微微能聽得見的低聲說着，傾聽着。「嗤……什麼也沒聽見嗎？」

謝明扭過頭來。在黎明前的靜寂裏，送來一聲馬車聲。這聲音傳來已經很久了。牠最初是很遠，很微——勉強聽得見的單調的在曠野的硬路上的叮叮聲。現在牠響得很近了。耳朵很清晰的辨出了蹣蹣的馬蹄聲，隆隆的車輪聲和髮琴的洋鐵桶聲。

「爸爸從集上回來了，真害我不輕，」蘇菲亞生氣的說。「可玩好了，唔，你實在走開吧。回家去

吧，「於是又最後一次的把謝明的脖子抱了一下，就跑到屋裏去了。

謝明走開了幾步，就躲到籬笆跟前。車停了。聽見有可笑的和威嚴的熟識的口音：

「喂，朋友們！妻子！誰在屋裏：把大門開開！」

台加琴科戴着用灰色的小羊皮製的軍官的毛皮帽子，羊皮外套上邊，套着帶雨帽的雨衣，把他弄得非常的胖，他手裏拿着鞭子，高聳在馬車上。

「我想着，」在吃中飯的時候，謝明的筋肉在抖顫着，聚精會神的皺着額顫說，「我想打發媒人到台加琴科家裏同蘇菲亞說親去。你有什麼勸告呢，媽媽？」

母親不慌不忙的用麵包措着鋁質的匙子——從謝明回來的時候起，家裏就用起鋁質的匙子吃飯了，不慌不忙的轉過那瘦骨嶙嶙的長臉，對着兒子。

「我只說：託福上帝就是了，」她畫着十字，很快的說。「可是台加琴科會接見我們的媒人嗎？」

「這個我們走着看吧，」兒子把眉毛往上一擡，着重的說。「或許接見的。」

在謝明家裏於是就張羅起來了。

#### 四 媒 人

台加琴科從旁人打聽到謝明平安無事的由戰場上回到村裏了，什麼話也沒有提。好像這對他一點都不相干似的。只在他那有力的臉上，更顯然的露着細血管，細得好像吸墨紙上的纖維似的。

在最近，台加琴科學會了沈默。他終日忙着家務；自己去到地陰子裏，擺起事務長的架子，撇着腿，看做活的怎樣刷馬和飲馬；自己按照礮隊的標準，給馬倒着大麥料，量木料蓋着新房子，——總而言之，百般生法的料理着家務，彷彿要把在服軍役期間所放過的工作，趕着補起來似的。這一切，都是這位額外服役的士兵，沈默的帶着從容的頑強和確實去作的。

僅只在晚上，當妻子把那裝着有凝乳的乳皮餅的盤子，盛着乳油的琉璃杯子和個別的食具，擺到他面前的時候（台加琴科把自己的家，擺設得好像軍官的家似的），而她自己則如同平常一樣，快快不樂的站到門跟前，——他忍不住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不明白，」他很很的聳着肩說。「有些人到戰場上，他們的頭一下子就被礮彈拔去了，可是有些人在大戰時，始終坐在礮兵連裏，只是對着這些開心。真糊塗極了。」台加琴科對妻子斜望了一眼。一那兒的事情怎麼樣：蘇菲亞的念頭斷了嗎，或者還在夢想呢？」

妻子用三個指頭疊起來，措了措眼睛。

「誰曉得她們現在呢。這樣的年光，一切姑娘們都竟然出頭了。」

「黑毋良？」台加琴科用一切力量叫着，用拳頭從桌子上把杯子都掃了下來。

那時謝明正找尋着稱做「長老」的媒人。這事遠不是平常的事。這要的是聰明。不然的話，事實上：不加思索的你請了長老，倔強的事務長或是連話都不願同他們說，連門都不讓他們進呢。應當選擇有聲望的，對台加琴科合適的人。

平常都是請男家的親戚或朋友當長老的。可是謝明的親戚，都是些無聲無臭的人。

朋友誠然很多。但他們——當然都是活活的從前線回來的人——對這樣的事，都是不中用的：去時當一個普通的士兵，回來時還是那樣；雖然有人也熬到了上等兵的資格，但那只夠見笑人罷了。

可是在謝明的複雜的情況裏，更需要能夠使台加琴科無法回避的長老。

至少有兩禮拜光景，謝明苦思着不知選誰才好。最後他決定，第一、恭請那位在晚會上見過的，而且同他已經結為好友的水手查列夫；第二、恭請村蘇維埃主席，布爾雪維克李梅紐克，但又不是瓜田埃着伊凡辛克的瓜田的那個李梅紐克，也不是兩個兒子當步兵陣亡了的那個李梅紐克，（大概應當說半個村子都是那位李梅紐克的，）而是刺殺村巡，終身充軍，在一九一七年回來的那個李梅紐克。

雖然水手查列夫這時自己也在求婚，走起路來飄飄然的，但是，爲着對朋友行點好惠，而且也爲着不要錯過了在很好的結婚典禮上逛逛的機會，於是就很快的答應了。

謝明把自己同台加琴科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了他。

「哈哈，壞蛋！唔，對這壞蛋你說怎麼好！」水手感歎的叫着。——在我們的黑海艦隊上也一樣



的。你曉得，下土裏邊這樣的混蛋落到手裏的時候，只有一樣辦法——用槍托劈頭一掃，就把他投到黑海裏去了。無條件的。唔，不要緊，老兄。將來是我們的。我們給你定親。」

高身材，右手缺少兩個指頭，一雙凸出的，可是早已醫好了的眼睛，使得面貌顯得可怕，而且顯得好像全然失明的李梅紐克，在最初的瞬間，甚至完全不明白爲什麼謝明會來找他。

在從前舊村長的房子裏，（地上散亂着裝在被太陽曬焦的封套裏的舊政府的案卷和中央議會（註）的佈告的殘片，在小松木櫃子裏，塞着破金框的皇帝的像片）在穿着皮短衣的中間，在穿着士兵外套的中間，在因事來的和無事來的穿着烏克蘭式的短外套的中間，在下等煙草的煙氣瀰漫裏——李梅紐克坐在會議室裏小桌子跟前，處理着事務。在這裏，很快的，帶着革命的嚴峻的公正，用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就地實現了人民的自由。

在燭上薰了鄉村蘇維埃的小圖章，用油煙蓋在斜行的寫得歪歪扭扭的一疊八摺的紙上，確定了千百年來農村所夢想的真理。

李梅紐克用白眼睛釘着謝明。粗大的皺紋，在傷壞的額上皺起來，好像波浪似的，順着刮得精光的青頭皮上滾了過去。

（註）

中央議會即烏克蘭議會，爲十八世紀前烏克蘭的人民議會。從十月革命和自治運動初期在畿輔組織了中央議會。完全爲脫離人民利益之資產階級政府。

謝明把自己的請求重複了一遍。李梅紐克想了一下就答應了，雖然當時他說：「請你看一看吧。士兵應該懂得請誰做長老的。壞是壞，可是實在滑頭呢。」

## 五 不速之客

過了幾天，在禮拜日，村長同水手由謝明家裏向村的那一頭的台加琴科家裏去了。他們不慌不忙的在街中間走着。農婦們用好奇的眼光送着他們。農人們對他們默默的鞠着躬。

台加琴科老遠的就看見了他們。他即刻就明白這是媒人：他們手裏執着木杖——使節的標記——用白皂角樹新刮的小木棒。此外，水手的懷裏，還裝着露出的短頸瓶，瓶口用玉蜀黍莖塞着，村長的腋下，夾着用最細的麥麵做的盤花的圓麵包。

台加琴科還沒來得及好好的醒悟過來，長老們可已經站到房子跟前，用木杖敲起來了。水手後腦上戴着破海軍帽，村長——獨眼龍穿着雨衣，戴着雨帽，顯得又長又寬。

「我們到你府上來的，台加琴科先生，」村長說着，由籬笆上邊向前事務長伸着沒有指頭的手。「到你府上來的，台加琴科同志，到你府上來的——並不是到別人家裏去的——」水手多嘴的開始說着，但村長用眼色把他止住了。

一般的應該說，李梅紐克忽然成了一個農村風俗的很大的百事通了。他一答應做說親的長老，對於

事情就很切實，一點小節目都不肯放鬆。他要求未婚夫給他和水手各人手裏執一根木杖，要求謝明的母親烤麵包，並要求水手該帶上一瓶最好的自製的糖燒酒——一切禮上應該怎樣就怎樣，——不失未婚夫的尊嚴和對於未婚妻家的尊敬。

當出發的時候，李梅紐克會對慌張的水手長篇大論的教訓了一番，教他怎麼樣舉動和該說什麼樣的話——這些又都是按照風俗而做的。

謝明的母親對於這樣老練的媒人是不十分滿意的。說句笑話：差不多十二來歲的人，就去過可怕的沙皇的充軍生活，農民的風度早失掉了，可是一切風俗卻都還記着。大概他在西比利亞的大森林裏，在高高的西比利亞的繁星底下，不只一次兩次的夢見到故鄉的村莊，故鄉的農人的生活吧。

「承你光顧，」台加琴科說了，想了一下，就用鷹一般的眼光照客人估量了一下。

他說着這話，就親手把門的槓子下了，開了大門。村長和水手進到大門裏，雖然寬寬的也可以由側門進來的。但這是風俗。

「請到房間裏去吧。」

台加琴科不說「到茅舍裏去。」這一點他要使這兩位不速之媒明白他們不是來到平常人的家裏，而是來到過慣富裕生活的人的家裏了。

這也實在對的。台加琴科的小房子，不能完全說是茅舍。牠雖然也是土築的、泥塗的，小窗子的窗

框也是藍的，好像村中一切其他的茅舍一樣，可是在房子裏邊可完全沒有那蘆草頂的、畫着小玫瑰花的土階的，和爲着吉祥，門限上釘着馬蹄鐵的烏克蘭的茅舍所具的那種質樸的風味。

台加琴科的小房是藍色的鐵房頂，用長凳子代替了土階；門頂上蓋着門樞，用六根細柱子支着，好像鎮上的郵務局似的。

這一切，雖然使台加琴科的住宅顯得闊綽，但是總帶些公共場所的氣味。

媒人們面面相顧。他們用肘子互相推着，跟在主人後邊，入到屋裏去了。

這裏也是不同一般的人家一樣。在鋪着新的馬衣的撐開的行軍牀上邊，掛着礮隊的長的大衣和軍帽，綴帽章的地方是一塊斑點。放着公事房用的小桌子。小桌子周圍擺着三張松木椅子——農村木匠的鑿腳的手藝——鑲着格子眼的高靠背。牆跟前擺着抽斗櫃，上邊放着石膏花瓶。那裏邊插了兩根用靛青染的羽毛章：一根是粉紅的，另一根是青綠的。抽斗櫃上的牆上面掛着帶玻璃的窄鏡框，裏邊裝着發着藤色光澤的教導隊的合影照，在那裏，如果你要好好的找一找，就可以把台加琴科找出來。他是年輕的，穿着帶上馬刺的新皮靴，照着土耳其的樣子盤着腿，坐在教官前面第一排的地上。

窗上掛着紗窗幔，可是沒有一朵花，令人覺得索然無味。

「對不起，」台加琴科說。「請坐到椅子上。」

主人同媒人都坐下了。

「真好像城裏人家一樣，」水手觀察了一下，小心的斜着眼照李梅紐克望了一下說。

可是這一次，大概村長是很稱贊水手的機敏的開場的。按照一般的規矩，未談正事之先，應當談些其他不相干的事。

「台加琴科先生，你怎麼不上我們鄉村蘇維埃裏去呢？」李梅紐克問着，往小桌上放着麵包，用自己的沒指頭的手掌撫摩着牠。

「怎麼樣呢，將來去吧。」台加琴科用三個指頭掠一掠鬍子，那手指發得好像作十字標似的。「只是我不知道我到那鄉村蘇維埃裏對自己有什麼用？別人的馬我不要，因為幸虧此刻我還有自己的馬。同樣，沒有別人的土地，我也並非不能過。」

「他們是站在右派社會革命黨的土地問題的立場上的，再不然，是站在普通的立憲民主黨的立場上的，」水手看出來，聳聳肩，對村長說。「他們不同意我們的口號：把被掠奪去的拿回來。你說怎麼樣，李梅紐克同志？」

「我說，本地農民中，還有很不覺悟的人。」

台加琴科的黑眼睛，氣得變黃了。他臉上的每一條筋肉都顯明的繃着。但是僅此而已。前事務長什麼也沒有再表示什麼。

「可是我要倒回頭來說，」他怠慢的說：「一切的人都成了異常覺悟的了。」

話說到這裏就弄僵了。賓主雙方好久都沈默不響。最後，台加琴科不超過禮節上所容許的沈默了一會之後，就從容的談起他打算蓋新敞棚的事來。

可是這時村長和水手突然忍不住的用木杖敲起來。台加琴科所最怕的就是這一瞬間。

「青年公子向你致敬，」村長決然的說。

「是你所曉得的謝明同志，」水手慌張的補充着。「人是十分正派，身體健康的，又沒定親，就是現在不論同誰都可以合得上的……」

「你！」李梅紐克預示着不利的神氣對水手說，「請你住嘴，作點好事！別往老子前面搶說話！」於是又對台加琴科親切的繼續說：「青年公子向你致敬，並且請問你：把自己的女兒蘇菲亞可給他不給呢？」

「唔，還不是那一套，」水手囁着。「我說的不也是這樣的話嗎？」

「把你的絃子收拾起來吧……至於我們，他的媒人們也向你致敬，而且請你賞光，不要叫我們說親說不成，回轉頭去，叫全村人見笑。」

李梅紐克打得很準。狡猾的台加琴科要想拒絕這樣的媒人，是沒有力量的。台加琴科自己也明白這個。但是，他慢慢的用拳頭文住下巴。

「你們曉得：你們是給我猜個啞謎吧，」他密縫着眼，慢慢的說。「我沒有料到這樣的事的。」

如果蘇菲亞要年輕點的話，他或許要用她的年齡來搪塞的。可是姑娘已經十九歲了。這年齡對於一個農村的未婚妻，已經是危機的年齡了，差不多成了老處女了。

「請你想想吧，」

「那有什麼可想的呢，」水手不滿意的說，對於他，一切虛禮與因循比鬼都壞。「實在說！姑娘同意嗎？同意的。謝明同意嗎？同意的。至於父親呢，父親也是同意的。父親還在羅馬尼亞戰線上的時候，就把自己牢不可破的誓言說給謝明了。在那裏他們談了一次話。所以請你老人家，別不作聲吧，不是當面來證明就是全盤否認。」

「自己的話我不收回。女兒怎樣，我也怎樣，」台加琴科連眼都不擡的說。「關於她，讓她自己說吧。」

他說了這些就走出去了。

## 六 訂 婚

蘇菲亞在屋子的那一半等待着自已命運的決定。那是一間清潔的不住人的房間。新鋪好的土地，粉得白淨淨的火爐和爐臺，小罐子上畫着花和好像孔雀似的有冠的鳥。牆上的釘子上，在幾輔人畫的寒素的神像的周圍，掛着小束和小袋的發香的乾草和乾花雁來紅、香草、矢車菊、茴香、苦艾。爐臺上堆了

一堆去年的罌粟果。這裏放着兩個畫着波紋的上沏子的深盤：一個裝着纍纍的青罌粟果，另一個盛着暗黑色的蜂蜜，直盛到邊緣，裏邊有蜜蜂的小翅膀浮着。

這個房間竟如此的不像主人所住的房間，竟如此的可親，質樸和可愛，裏邊又吹着那麼涼爽的烏克蘭氣，真使人難以相信：這兩個房間是緊連着在一所房子裏，而且是共着一個房頂。

蘇菲亞穿着鬆緊口帶小豎耳的山羊皮鞋，上面再套着一雙「嚮導」牌的套鞋，她同她赤腳的母親坐在倉卒打開的陪嫁箱前面的地上。（當媒人一進到屋裏的時候，女人們都撲到這裏，劃着十字，把髮針都弄丟了。）

蘇菲亞還趕上穿好新鞋、套鞋和細棉布小褂。母親什麼也沒來得及穿。

台加琴科一進來，就隨身把門鎖了起來。

「的確吧？」他說着。

「可憐可憐自己的女孩子吧，尼加多爾·瓦希里耶維其。」

「人家不同你講話，」他屏着氣，低語着，爲着不要叫隔壁的房間裏聽見鬧架，用靴子照老女人踢了一腳。「我是問你，蘇菲亞！的確嗎？」

蘇菲亞敏捷的跳起來，靠着爐臺，仰着斑斑發紅的白臉，她的破裂的乾嘴唇抖顫着。

「我同意的！」她用破嗓子叫着，用手蓋着臉，彷彿防禦打擊似的。



「噠，」父親噠着，「你這浪蕩女人……快把手從臉上拿下去，別裝做看不見。噠……我聽見你同意的。可是你要好好的想想，你同意什麼呢？你打算嫁給誰呢？你給我弄個什麼女婿呢？或許你以為這種亂七八糟的局面在俄國還要繼續十年嗎？那末我告訴你——請你不要作夢吧。奪去了克倫伯的土地，瓜分了克倫伯的牲口，克倫伯的山上的房子都空了，窗子都釘起來了，——他們都高興得唱着歌，以為這樣一來沒有主人能夠過了。這不是同一些囚犯在一起嗎？不過我告訴你，也許過一個半月的光景。一切又都要還原了——那時候，你同你那懶傢伙謝明，對於偷克倫伯的牛和那樣無賴的耕種克倫伯的田地又怎麼辦呢？跟一切人去打官司嗎？去作苦役嗎？被鎗斃嗎？就因為這樣的事，你叫我丟一輩子的人嗎？」

蘇菲亞站在父親面前，瞪着眼睛盯着他。

他緩和了，他把她的沈默當成了同意。

「你聽着，」他說。「你別相信他對你唱得好聽。他的事情我比你更明白。阿彌陀佛，德國人馬上要打到我們這裏來了，皇帝跟了他們，不久也就要到這裏來了。從巴爾達來知道這事情的正直的人都是這樣說。你稍爲等一等。」他更把聲音降低些：「如果上帝保佑的話，那時我會給你找一個人的。」

恐怖在她眼睛裏閃了一下。

「我什麼人也不向你耍，」她快言快語的說，突然間，絕望的，大膽的叫起來：「別管我，爸爸，

除了謝明以外，我反正誰也不嫁！」

他走到她的面前。她用手掌頂住他的胸口，用全力推了一下。

「瘋子！」

「你自己是瘋子！最後的一點良心都喪盡了！別遭我，走吧，媒人在那裏等着你。」

他驚奇的望着她的臉，她的嘴唇咬到要出血了。蘇菲亞把自己都忘了。她精神錯亂的爲着自己的幸福苦鬪着。他從來沒有料到她會得這樣子的。他怕起來了。

「噓，去你的吧。不要在家裏給我耍麻煩。把臉洗一洗到我們跟前來。」

他回到長老那邊去了，外面盡力裝着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似的。

「女人的眼淚，」他帶着譏諷的神氣向門口點着頭說。

「這是平常的事，」水手承認着：「一股鹹水罷了。好像我們黑海的水一樣。如此而已。」

蘇菲亞同着母親來了。老太婆的耳朵上擺着大的銀耳環，好像鈎圈似的。穿了腳痛的新皮鞋，在腳上格吱格吱的發響。蘇菲亞的面容很恬淡。

女人們向客人們行禮。

「青年公子向你致敬，」水手微顫着說，「你所曉得的人，謝明，姓何德科。你的回話怎麼樣？」

這時他望着李梅紐克說：「是這樣說的麼？」

「就讓這樣說吧。」

臺加琴科悄悄的用堆滿冷笑的臉上的憤怒的眼睛，望着女兒。他還在希望着，對她只配唱：

別到我跟前來，

你別傷我的心。

如果你不歡喜我，

你就離開我吧。

這是表示拒絕的歌。

蘇菲亞用肩膀作了一個頑梗的動作，把不合適的小褂調整了一下，就在父母面前跪下。

「爲着謝明，請你們爲我祝福吧。」

「協議完畢，」水手說着，就把酒瓶子放到桌子上。

## 七 未婚夫

自從媒人們把謝明留到家裏等待自己的命運，到臺加琴科家裏去的那一分鐘起，芙蓉霞就空前的慌張忙碌起來了。她立時就有了大堆的事情要做。

第一種義務，就是到臺加琴科家裏的窗子上，探望事件的發展。第二種義務，是調查一切消息，即刻把牠傳到全村去。最後，第三種義務，是應當盡可能的快些招集姑娘們，未婚婦的女友們，在必要時

到臺加琴家裏去。

芙落霞的大皮靴的聲音吱吱的響着。她好像瘋了似的，在村裏跑着。頭巾從頭上溜下來。棕色的鬚辮，在瘦肩膀後邊亂擺着。羊一般的眼睛，凝然不動的停在那少魂失魄的好像蕪麻刺了似的紅臉上。她這樣的慌張着，從旁看來，這簡直好像給她要出嫁似的。

「喂，芙落霞，你在那裏可聽到有什麼消息麼？」女人們從籬笆後邊喊着。「已經訂婚了嗎？」  
「還沒有呢！」她勉強的換口氣答着：「還在談着呢。」就又往臺加琴家裏跑去探望去了。

可是過了一分鐘，揮着長胳膊又跑回來了。

「訂婚的！訂婚的！訂婚的，如果扯謊叫我！」

當蘇菲亞剛剛把紅線繡的花手帕纏到媒人們的胳膊上，母親把麵包由李梅紐克手中接到自己的抖顫的手中的時候，——擔心得和好奇得要命的女友們，皮鞋格吱格吱的響着就進到房間裏了。她們圍着未婚婦。

桌子上放着冷的小牛蹄，泡得發酸的青辣椒和四個有稜的玻璃杯。

水手咳嗽着，向姑娘們瞟着，他自己的未婚妻柳碧也在裏邊，他斟着第一杯酒。

「唔，同志們……」

可是村長用反對的眼色望了他一眼。

「又來了。」水手快快不樂的咕囔着。

村長用那三個完整的手指，舉起小玻璃杯，想了一下說：

「讓他們幸福吧。恭賀你訂婚。請不要拒絕。」

他謹慎小心的用自己的小玻璃杯把其餘杯子碰了一下，喝了，吃了一點青辣椒。水手做着他作了一番，但對於下酒的菜卻沒有動，因為他覺得這是失身分的事。臺加琴科喝着酒，不看任何人。母親只把拱起的薄紫色的嘴唇挨到酒杯上，不習慣的咳嗽着，噙着，流着幸福的眼淚。

水手機敏的拿起酒瓶。

「你等一等，賞個光，」村長用帶哭的聲音說。「由黑海艦隊出身的人，可是到現在什麼都還不明白。好像小孩子似的，請你把酒照樣放下吧。」

這時女友們都唱起來：

長老們，你們幹嗎還坐着呢，

幹嗎不回去呢？

小蘇菲亞還不算你們的——是我們的，

雖然訂婚了，可是沒有結婚呢，

還總算是我們的。

「現在可以斟酒了，」村長說。「明白嗎，」

「有什麼不明白的呢，明白的，」水手苦喪着臉，斟着酒。

大家都喝了第二杯酒。

母親取出另一個麵包，送給村長作交換，把那一個麵包從他手裏接過來。然後，媒人們恭恭敬敬的行了禮，就去報告未婚夫，說他的求婚被接受了。

謝明同母親坐在家裏等着。有時他出來到院裏順着街望着，看長老們回來了沒有。

全村已經都知道訂婚完成了。只有謝明一個人一點也不知道。風俗不允許他從院裏出去問一問人的。

媒人們終於回來了。謝明一下子就看出袖子上纏着手巾的村長和水手，雖然到他們跟前至少還有半哩地。破隊瞄準手的準確的眼睛，現在對謝明可用着了！

「這一下你可以樂了，」李梅紐克進到院裏，把台加琴科的麵包送給謝明說：「我們給你訂了婚了。那老鬼東西一味歪纏，可是總刁不過我們的。」

「老兄，你說謝謝我吧，」水手打斷李梅紐克的話說：「我對這個超等壞蛋，給了一個暗示，使他覺得脚下的地，一下子就燒起來了。」

謝明和謝明的母親，恭恭敬敬的低身鞠躬。

「我說，」村長說：「我因為你這件糊塗事，叫我整整耽誤了一天。我擔任的蘇維埃事情在那兒擺着呢。我要編製克倫伯的耕種機表冊。不然的話，人都不能及時耕種的。這事情我們要趕快把牠結束。現在婚訂好了，趕快去會親。以下你自己幹吧，只是請你不要把我往教堂裏拉，因為反正我是不能不去的。」

## 八 會 親

當天晚上，謝明穿着軍裝，帶着十字章，腰裏帶着短劍，可是，當然沒帶肩章，由長老，母親，芙蓉和還有請來做「伴郎」的鄰人陪送着，到臺加琴科家裏去了。

「唔，怎麼呢，謝明，你好吧？」前事務長說。

「祝你健康，尼加多爾·瓦希里耶維其。」

「我們又同你見面了。」

「是的。」

「離開礮兵連好久了嗎？」

「前月十五日復員回來的。」

「很好。礮和馬及一切輜重，都丟給德國人了嗎？」

「馬和礮。都留在原地方，不過現在這些都已經成了工農紅軍的東西了。」

「是這樣一回事呵！是了，是了。這麼着，礮兵連完整沒毀。現在誰當連長？」

「當連長的是我們的志願兵沙桑諾夫。」

臺加琴科把眉毛高高的往起一擡，作了一下孩子似的幼稚的眼色，轉過來對着客人。

「你們只要想一想吧，」他感嘆的用細聲音說。「先生們，你們只要想一想吧，——或者，對不起，同志們，——現在軍隊裏的職務弄成多麼有趣了。一個平常的志願兵，指揮起整連的人來了。真不錯。打仗打成功了。謝明，這樣的話，你真至少可以指揮一個礮兵旅了。隨隨便便的可以指揮了。親愛的媒人們和客人們，幹嗎你們站着呢？到椅子上坐吧。」

「你們的宴席，我們的火酒，」水手說着，由懷裏掏出一瓶新的酒。「總共一加一是二。這是算術。」

這裏彷彿兩家——未婚夫家與未婚婦家——第一次的聯合起來了。宴飲就開始了。

當村長和臺加琴科萎靡不振的商量着嫁妝的時候，當水手還在細心的用手指在自己的手風琴的低音鍵上彈着，而且用困倦的眼光瞟着柳碧的時候，當兩位母親用那還不曾洗過頭水的新手帕揩着淚濕了的鼻子，在屋角裏相互說着溫存的話，回想着青春時代和做了親家的時候，當姑娘們羞嗒嗒的互相開着玩笑，沒決意唱歌的時候，——被桌子擠在屋角裏坐着的謝明，盡力的不看蘇菲亞。



她照着風俗，孤零零的站到門限跟前。小小的淚珠，掛在她的粘着的睫毛上。

她把小褂整理了一下，走到未婚夫跟前，對他鞠了躬，就默默的把碟子裏放的手帕送給他。

「對了，」村長望見說。

謝明站起來，同樣默然的對蘇菲亞鞠了躬。他從碟子裏取了手帕，和短劍一起插到腰裏。

未婚夫和未婚婦沈着氣，面對面的站了一會。最後，她抱住他的脖子，把嘴唇緊貼到那士兵的硬得好像木板一樣的頰上。他不自然的吻着她的鹹眼睛。後來他們擁抱着，互相吻着手。

那時姑娘們鼓了鼓氣，用熱情的聲音唱起來：

早啲，太早啲！

呵，山上有一所新院落，

院裏舉行着會親禮，

那裏哥哥給妹妹主持着會親禮，

主持着儀式就問道：

妹妹啲，什麼人你最愛呀？

「我最愛的是父親。」

「妹妹啲，這是你的假裝。」

早啲，太早啲！

這首歌的每一個字，都在謝明的心裏親切的起着反響。

他摟住蘇菲亞的腰。她想把他的手取下去似的，抓住他的手指，小心的轉着，更緊緊的把牠貼到自已的脇上。

他們被幸福的嬌羞包圍着，端端正正的，一下不動的在桌子後邊並排坐着。

覆盆子紅的太陽，低低的滾過了窻子，躲到那有風磨的遠遠的曠野的墳山後邊去了。那風磨好似用黑紙剪成的一般。

「唔，風流公子，把你的馬刀給我，」村長說着，把謝明的「別布特」由刀鞘裏抽出來。

姑娘們的殷勤的手，即刻都貼到被水手拿來的一連三枝蠟燭的燭臺柄上。照風俗，這燭臺應該用矢車菊、白辛樹花和麥穗裝飾起來的。雖然院中是三月的天氣，可是好像有魔法似的，無論矢車菊，無論白辛樹花，無論麥穗，——誠然是乾的，可是都保持着強烈的色澤，夏天本身進到室裏來了。

村長用主人的眼光，把姑娘們環顧了一下。

「現在我們要一位善良的明星。」

通常都是選一位十二三歲的美麗的少女，來當這種角色的。這是婚儀上最有詩意的角色，——是處女生活的標記。

「唔，你們誰適當？」

當村長一提到這個的時候，芙落霞的臉紅到頭髮腳了。甚至逆她的手都紅得好像紅甜菜一般。血也停止了，難怪她整天這樣的忙碌着，盡心竭力的奔走着，頭巾都從肩上溜下來了。她已經老早的，暗暗的，癡情的夢想着，就讓一輩子當一次婚儀上的明星也好。

小姑娘用盡一切的力量，咬着嘴唇。她的栗色的眉毛高聳着，瞪着眼睛。凝然不動的綠眼睛，失了魂似的望着李梅紐克，深心裏祈求着。「叫我當，伯伯。叫我當，伯伯！」

村長用可怕的眼睛，望着小姑娘，就用三個手指扯着她那緋紅的頰。

「你是什麼人，在這裏？」

「芙落霞，」她只用嘴唇低聲說：「柯德科家的。謝明的妹妹。」

「用得。手裏能拿起馬刀嗎？拿住吧。你當明星。」

突然間，一陣恐怖襲擊着芙落霞，使得她撲到屋角裏，用手蓋上臉蹙着大皮靴。

「呵啞，不！呵啞，不！」她抖擻着髮辮，細聲說：「呵啞，不！我怕拘束。」

但是，過了一分鐘，她已經莊重起來了，因為莊重面色也變白了，她同村長並排坐着，兩隻手捧着刀和用麥穗、矢車菊和白辛樹花裝飾成的燃着的蠟燭。

純淨的燭焰，來回搖擺着。蠟油滴到芙落霞的新的衣襟上。明亮和凸出的小姑娘的被照耀着的臉，彷彿也來回搖擺着。好像有魔法似的，用水彩在空中畫出來的一般。

姑娘們繼續的唱着：

呵喚，早啣，太早啣！

園外有橡樹和白楊，

園內有緋頰的女郎。

蘇菲亞在那兒擰着緋頰。

母親到她跟前說：

「別擰吧，女兒，

我願把你嫁給謝明。」

「我自己愛謝明。

戒指滾向那兒去了，

另一個上那裏找呢……」

## 九 宴 飲

客人們已經屢次的從坐位上起來，打算回家去，但每次臺加琴科都惡狠狠的斜着眼睛，望着蠟燭說：

「沒關係。坐一坐吧。蠟還多着呢。」

按風俗，應當坐到蠟燭點到一多半的時候。不願早回去的水手，從什麼地方又弄來了有一斤半蠟，

這麼以來，跳舞和晚飯都有了保障了，至少可以點到夜間兩點鐘的時候。

一瓶酒，兩瓶酒，都早已喝完了。已經着人去取第三瓶、第四瓶了。都來得及跳了四次的波爾加小鳥舞，波爾加舞，波爾加賣俏舞和由東普魯士帶回的專門士兵的波爾加舞。都唱了「旋風在叢林裏響着，」「荒徑，」當然也有「喧鬧着，燃燒着，奧古斯特的森林喲，」「寬闊的德尼浦大江咆哮吧，」和「阿唷，收穫人收着莊稼」的歌曲。

後來村長和水手跳了一支新的，還沒來得及傳到鄉下的，很摩登的舞蹈曲「小蘋果」，那曲詞得到很大的歡迎，因為一下子就自然而然的記住了。你無論到那找一個拉提琴的來，他都可以拉得出來。蠟燭幾乎點到一半了。

兩點鐘的時候，由屋裏出去吸新鮮空氣的村長，看見院子裏有一個人影。

「站住！你是誰？」他用雷一般的聲音喊着，可是即時就想起來這是臺加琴科的新傭工。「那麼，鬼氣，認錯了。你幹嗎一個人在院裏站着，不到屋裏去呢？這在蘇維埃政權下是絕對禁止的。我們此刻在蘇維埃政權下，一切人都是一個樣，沒有主人，也沒有傭工。去喝一點，吃一點吧。你沒見我袖子上

的手巾嗎？我在這裏當長老，應該聽從我。」

村長說着，就拉住他的胳膊，他也不推辭，就被拉到屋裏了。

「跟我們逛一逛吧，」水手說着，端了滿滿一玻璃杯酒給他。「唱吧，別怕挨罵。我們佔上風

了！」

客人們都好奇的仔細的端詳着新傭工。雖然他在村裏住着已經很久了，可是人們不大看見他，他差不多連院子都不出。如果出去的時候，那麼他同任何人也不說話，在回答人們的時候，總是一個字音，而且是費解的。

現在他站到屋中間，白得好像病人似的手中端着杯子，帶着疑問的神情望着自己的主人。他穿着士兵的破舊的靴靴和用碎羊皮粗糙縫成的皮短衣。他那帶病的窄窄的臉上，滿生着疏稀的鬍鬚。幾個月沒剪的頭髮，落到短皮衣的油污的領子上，好像下付的頭髮一般。無論如何，都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了：二十五歲、十九歲或是五十歲。總而言之，他的樣子是一個不識字的，不久以前從鄰村的非戰鬥部隊裏被除名的墮落兵士的樣子。但是，在他的深藍的，差不多是青的眼睛的最深處，照耀着如此令人不解的神色，每個人看着他，都會情不自禁的自己推猜道：這是那一省人呢？

臺加琴科帶着不滿意的神氣，望着自己的傭工。前事務長大概很不樂意他的雇農來參加他自己女兒的曾親的典禮。但是他對他點着頭說：

「沒關係。人們請喝，你應當喝了。」

「祝大家康健，」傭工說着，莫名其妙的冷笑了一聲，就把滿滿的一玻璃杯酒，一口氣喝下去了。夜裏兩點鐘的時候，蠟燭點了四分之三了。

「呵哈，一水手悲傷的嘆了一口氣：『拿來的不是那蠟。完全不是那蠟。沒關係，當我自己將來舉行會親典禮的時候——我要盡量弄兩普特純蠟。對嗎，柳碧？』」

客人們告辭了。臺加琴科沒留他們。雄雞在村裏叫了。會親完畢了。

## 十 回 拜

第二天，在晚上以前的時候，台加琴科的全家都到謝明家裏來回拜了。

未婚夫家的局面，要佈置到最好的程度。由精選的莞草，絲毫不苟的厚厚的鋪的新房頂，在太陽下，新鮮的發着金黃色。房子乾乾淨淨的粉了粉，房子周圍的地上，還保存着清新的石灰流的印子。用黍子莖纏的掃帚把院子乾乾淨淨的掃了掃，連一根雀子毛也沒有。桌子用近衛軍的帳幕鋪着，那是謝明從前方帶回來的最好不過的帳幕，可以使最富的和吹毛求疵的親戚，心滿意足的。

在那桌子上，依次擺着德國的、奧國的和羅馬尼亞的鋸小壘——套着灰呢套的和全不套套的——都是用砂擦得乾乾淨淨，好像銀的一般。小壘後邊，擺着各種樣式的，帶着能疊手柄的兵士的水壺——也都是鋸的。其次是瑛腳杯子、小盤、茶碗、用俄國三吋口徑的礮彈筒做的兩個銅杯子。最後是巴威軍官用的調盤，這是由四個白洋鐵小碟，能疊的刀子、匙子、叉子及帶皮套的能疊的小杯子組成的。

最能點綴這桌子和使牠驕傲的是被謝明帶着耐性與趣味，親手用距離測定管鑄成的一打鋸匙子。這

不是圓圓的木匙子的摹倣。這是真正的橢圓形的城市的匙子，是彷彿照那謝明在史莫崗附近，在第二近衛軍團，遺棄的著名的戰壕裏所拾的那軍官用的湯匙樣子鑄成的。

不過那軍官的匙子較爲寒儉些。這匙子是平光的。

謝明的匙子是用小枝條和用錐子鑽鑿的花邊，豪華的裝飾着。在一個特別作得乾淨的匙子上則題着：「蘇菲亞。」

全屋裏——在住人的那一半屋子裏和堂屋裏——都展覽着：築戰壕的工具，差不多是新的馬衣、冬夏的上衣、德國雨衣和塵罩、帳幕、英國靴、短褲叉、榮斯望遠鏡、鞋掌皮、中央亞細亞的布襯衫、女棉襪、羅馬尼亞的下等煙葉細、奧國的皮軍裝和裝在背囊及行李袋裏的好多其餘的東西，總而言之——治家手的謝明在戰場上所得的五花八門的戰利品，都在這裏展覽着。

照風俗，在這天，第一次在自己的未來的丈夫家裏料理家事和招待客人的蘇菲亞，不能夠使眼睛離開了這全部的財寶。她心裏藏着驕傲，對宴飲的人們行着禮，往桌上擺着盃盞，間或說道：

「用匙子吃吧，媽媽，隨便些吧。」

或者：

「小芙蓉盞，往小鋁杯子裏倒着喝吧。」

謝明呢，他是笑着臉，用全力緊鎖着眉頭，按他的意見，這可以裝出一種正派的，自立的當家人的



風度，同時帶着大丈夫的簡慢的威嚴責備道：

「蘇菲亞，我不明白，你袖手站着幹嗎呢？或者貴客們還要吃的。地窖裏媽媽放的冰凍牛蹄。你知道咱的地窖在那裏嗎？勞駕你把牠拿來擺到桌子上來吧。」

而他自己呢，却悠閒的端詳着自己的未來的岳父臺加琴科，——他們的光景給他的印象如何。

可是前事務長連眉毛也沒擡。彷彿無論在桌子上，無論在屋子裏，連一點也沒有值得注意的東西似的。只是當剛進到屋裏的時候，才用眼睛朝東西瞟了一下說：

「我們的謝明置了滿滿的一軍裝庫東西。把所有的錢都用光了。什麼也沒忘記。價錢很貴吧？」

馬、牛和羊，未來的岳父完全沒注意。對謝明母親的請求去看他們的家畜的時候，他答道：

「我看他幹嗎？我對這知道得很清楚，當這些還是克倫伯的家畜的時候，我就知道的。」

於是就哭喪着臉，冷笑了一聲。

別人要是處到謝明的地位，也許會在台加琴科的話裏感到一種兇惡的不可絕滅的憎惡，隱藏在簡短的冷笑裏。但是忙於自己幸福的謝明，當時可顧不到這些了。

回拜以後，應該定結婚的日子了。這事是完全關係着岳丈的。一切人，尤其是謝明和蘇菲亞，很想盡可能快一點結婚。可是正過着大齋期，應該等到卸皇目，這時再到臺加琴科家裏去。可是他堅決的宣佈說，地裏的莊稼沒有收以前，——關於結婚連提也不能提。而到那時候且看天老爺再說吧。

大家都明白這是臺加琴科故意拖延的。但是沒有法子。這是他的權柄。

可是謝明企圖去壓迫岳丈。臺加琴科帶着奇怪的神氣望着謝明說：

「謝明，你先尊敬我，然後我才尊敬你的。現在你倒尊敬起我來了。不是這樣嗎？」

謝明也明白要制服這個執拗的事務長——這是做不通的事。

話到這裏就算結束了。

謝明的家屬，把臺加琴科送到籬笆牆跟前，謝明把大門開開，臺加琴科的人繞過了旁門，就一個跟着一個的由大門走出到街上去了。

臺加琴科家的人離開謝明的房子還不到十步遠，兩個青年夥子和一個姑娘，就仰着頭，在街上跑着，狂喜的喊着：

「唉，瞧呀，飛機在飛的！」

飛機高高的在村上的清明而溫和的天空裏飛翔着。

村是荒僻的遠村，所以飛機的出現，使一切都注意起來了。人們都從屋裏跑出來，向天空擦着頭。

飛機深飛到內地去了。不高的太陽，明晰的照耀着飛機尖端微向後彎的光亮的肋骨形翅膀。在這翅膀上，人都看見了沒有見過的兩個黑十字。

「德國的！」謝明說了，就跑到屋裏取望遠鏡了。

飛機消失了，但很快的從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在村上邊向回飛着，閃耀了一下，於是完全不見了。人們都默然的的面面相覷。

這是德國的軍用飛機。

就在那夜，臺加琴科騎了馬出門了。只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回來。

但是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周圍的一切都是安靜的——太平的……正在農忙的村落，不去想德國人了。謝明也不想德國人了。在四年的大戰裏，他連一次也沒有到近處把德國人好好的看一看，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想像到他們會能突然來到此地，來到這村裏的。這是不可信的事。不，大概是人們白鬧虛驚的，無論如何，大概這會好起來的。

春天很快的躍進着。不久就到復活節了，謝明處理了春麥，種了一小塊瓜，就第一次的到蘇菲亞那裏睡覺去了。風俗給他了這種權柄。特任事務長對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姑娘敏捷的把自己未婚夫的靴子脫下來，他們蓋起富麗的寬大的黑羊皮裏子的白大衣，躺到爐坑上睡下了。

蘇菲亞把頭枕到謝明的伸着的胳膊上，握着拳頭，貼到他的硬胸上，失神的聽着他的心的跳動。他連呼吸都不敢呼吸了。

他們好像兄妹似的躺着，純潔的擁抱着，在香氣四溢的黑暗裏，低聲的談着自己的未來的家務，談着自己的未來的孩子們。他固執着要男孩子。她用硬嘴唇緊對着他的耳朵低聲說：

「我害怕。」

「你這糊塗蟲，怕什麼呢？」

「突然要活不長呢？」

「爲什麼你活不長呢？」

「誰曉得……」

「不想這吧。什麼事情都沒有過你可已經在這樣的瞎想了。」

「你聽着，謝明。我們怎麼給他行洗禮呢？照着爺爺費杜洛的名字給他行洗禮嗎，怎麼樣呢？」

「給誰行洗禮？」

「給男孩子。」

「什麼男孩子？」

「咱們的男孩子。」

他悄悄的笑起來。

蘇菲亞的母親，按照風俗，躺在爐坑跟前的地上，不睡熟，守着這同衾共枕的初夜的純潔。她細聽

這低語，就已經覺得自己的手裏有一個裹着富麗的小被子的外孫兒。她已經聽見睡眠的搖籃的吱吱聲，和看見長着豌豆似的小鼻子的嬰兒的小圓臉了。眼淚刺着她的多皺紋的鼻子，但是她不敢擤，怕驚動了那一對訂了婚的人。（曹靖華譯）

——選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 妻

## 一夜談

月光越發皎潔了。在月光通明的天空下邊，西面的山崗黑黝黝清清楚楚地立着，山崗有偽裝的小樹叢和監視敵人的哨兵的影兒。我在罅隙旁邊的草上鋪開我的寬大的軍用大衣。彼特羅夫娜躺在大衣的一半上，枕着皮包，屈着腿，一聲不響。我躺在大衣的另一半上，枕着軍囊，用帽子蓋着耳朵。四周還算比較安靜。這兒離敵人不過兩公里，在進攻的前夜，這不用說算是最安靜了。礮火幾乎完全中止，我們跟敵人兩方一共放了幾礮。礮彈從我們頭上飛過。礮彈有規律的聲音好似信風旗的聲音。德國人大概在提心吊膽，德國人不時向我們的山崗放一兩枚重磅礮彈。在這些礮彈的討厭的爆發聲音之後，山谷裏便充滿了燒着的纖維素的氣味。然而這不是瞄準射擊，却是所謂威嚇礮火。我跟彼特羅夫娜都知道這種礮火把誰也威嚇不住。淡紅色的星兒從月光照耀的天空跑到遼遠的天邊去了。坦克車從遠處發來滾動的聲

音。我靜默地聚精會神傾聽着這種聲音。因為疲倦，我不時吸着旱煙做的粗大的紙煙。我覺得火柴的光亮好像巨大的煙火一樣，它照滿整個罅隙，每次我吸煙把火柴打亮時候，便不知道哪兒發出憤怒的聲音：

「怎麼儘擦火柴，這兒敵機總是在天空飛的。」

彼特羅夫娜身子翻來翻去，總是找不着一個適宜的姿勢。她坐了起來，兩手抱着膝部，後來把她的頭放在膝部上。

「你怎麼不睡呢？」我說。「睡罷！」

她擡起手來向着月光看她腕上的大手表。

「零時二十二分。」她說，她打了一個很大的呵欠。「我絕對不能入睡。」

「你斜着躺下一準就合適了。」

「我想睡就能入睡。但是現在不能入睡，你想我現在的心緒怎樣呢？現在是一九四三年六月，我的丈夫是一九四二年三月死的。算一算：十六個月了。每天我只一心想着一件事情：我看看他的墳墓，那廢現在……你知道……甚而也許明天……唉，倘若你知道我的痛苦的經歷：你一定要感動的。你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美呀，」彼特羅夫娜突然用單純而信任的語調——只有對一個在黑夜裏半生不熟的同儕又在非常的情況中的男子才用的那種語調說：「他的心地純潔，性格活潑。跟他生活在一起輕鬆愉



快。我愛他他愛我的那種巨大的雖然爲時不久的幸福落到了我的命運上，」她繼續說，眼睛一直往前看，好像述說長篇的古老的故事似的。「他是我的最好的同志，最可愛最可珍貴的朋友。他從前方給我寫的信不太多，但是他經常按照約定的時候寫來。對於我，這些信就是我的一切。靠着這些信活着。每一封信都向我證實他在活着。我覺得若沒有他的信，我就要死。有一次他的信到了來的時候沒有來。當然我很明白這就是戰爭。很早的時候，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天，我已準備應付最壞的未來。但是當這個最壞的未來成了事實時候，我不相信，他已經不在人世，這個觀念是荒誕的、違反自然的、沒有概然性的。他居然死去了麼？完全不能夠，明天不能夠，後天也不能夠，永遠不能夠，我把關於他陣亡的通知一行一行地念了好幾篇，我渾身戰慄，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後來我便失掉了一切知覺。但是恢復了知覺之後，我覺得我必須趕快活動。我覺得現在就須不要失掉一秒鐘的機會跑到哪兒，往哪兒打電報，往哪兒寫信，坐車到哪兒去把這件事弄清楚。我覺得我彷彿還能救他，把他弄回來，使他恢復從前的樣子。但是當我知道這已無法挽回時候，我心裏充滿了戰慄的清醒。

「我急忙穿上『瓦連基』氈靴、皮大衣，戴上圍巾，拿上我的皮包、書、和鉛筆。『但是不必叫別人知道我的不幸』。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總是想着：『不必讓別人知道這個。這是我的不幸。我一切都自己處理。』但是該怎樣處理，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小心地鎖上了屋門，把鑰匙放在蔭影下的水桶後邊。我聽見女主人把奶罐拿到廚房裏。我擔心她叫我。但是感謝上帝，她沒有叫我。」

「我走到院子裏。三月已經完了。但是天氣還像一月那麼冷。我忘了我爲什麼走出屋子來。我不到大街上去，我轉了彎，走過後院向伏爾加河去。院子裏堆着過冬的雪船。我在積壓的堅硬的雪上穿過菜園向懸崖走去。『致候伏爾加河』——這是一月間我和安得烈在莫斯科分別時他說的話。這是他對我的最後的一句話。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我們最後一次？吻別之後。他穿着短的革面皮衣，手裏拿着小旅行包，他下了『莫斯科飯店』寬大的樓梯。我站在露臺上往下面看，他因爲穿着皮衣和毛皮靴子而顯得肥胖的身子在拐角地方出現了，他突然站住，擡起頭來，他的藍眼睛閃耀着，他喊道：『致候伏爾加河！』他有沈重的強大的喉音，他說話真像沃羅格達人，把『O』字母念得特別重。『我一定致候！』我高興地嚷。我們最後一次說話的聲音擾動了飯店大門口的人們和過廳裏的人們。」

「我回到我們的房間裏。但是它已經不是我們倆的了。門大開着。兩個侍女在整理牀鋪，打掃塵埃。但是化粧臺上還是亂七八糟的，還有微溫的香皂、香水和『金絲』煙的氣味。剛才安得烈還在這兒修臉，他的習慣向來是煙管不離嘴的。」

「你真不知道我跟安得烈在這個房間裏過了三天多麼奇異的日子呀！我們在莫斯科見面完全是意外，事前沒有約定。我是從古比雪夫被派到莫斯科『黑色金屬』總辦公處辦理我們疏散的工廠的事情；

他是從前方到莫斯科領受加里賓親手頒贈的金星獎章的。也許是在我們永遠離別之前，命運賜給我們完全無法遺忘的幸福的三天。但是三天過去了，這樣的三天過去了，安得烈走了。我呢？也該整理行裝了：我出差的期限滿了。

「在已經不是我們倆的房間裏最後幾個小時的逗留是多麼淒涼孤單呢。但是我覺得也許站在伏爾加的雪堆中間可以減輕這種孤單罷。」

「伏爾加河上燃燒着鮮豔的落日晚霞。看着這種落日晚霞是痛苦的，但是冰冷的東風吹着籠罩天際的紅黃綠色的火燄越發令人難受。我把無指手套忘在家裏。我的手完全凍木了。手指不能彎了。我儘把手指放到我的胸部上暖着，我不停地往西看。我覺得彷彿戰火就在那兒燃燒着。我覺得彷彿坦克車藍色的影子就在地平線上來往奔馳。礮戰發出了閃光。草屋的屋頂着了火，椽子都燬了，這些都是在靜默的瘋狂中出現的。」

「我回到家裏，不開燈，躺在牀上。皮大衣和『瓦連基』襪靴都沒有脫，臉向牆躺着。我用力縮着腳，繼續把手放在胸部暖着，嘴裏不停地重覆說：『多麼悲哀，多麼悲哀，多麼悲哀，多麼悲哀。』突然間我駭怕有人聽見，於是我小聲地自言自語：『多麼悲哀，多麼悲哀。』但是一會兒我就忘了駭怕有人聽見，我又高聲說起來。其實沒有人聽見我的話。我完全是在和平中長起來的，我還不習慣於這種痛苦，甚而不知道怎樣瞭解這種痛苦的深度。這是可怕的時候。因為這種痛苦臨到我的身上，雖然這是清清楚楚而且

合乎事實的，但是我仍覺得不可信，而且荒唐。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怎麼能發生的呢？我想着。我當然漸漸不用這種話在溫暖自己，却用這種思想來溫暖自己——他是唯一可愛的男子。我們彼此深愛着。我們在青春的世界裏一起生活夠多麼好呀。我們可以生孩子，可以有個愉快的美滿的家庭。我們母子跟他一起生活，一起生活。但是現在他陣亡了。我這一生裏永遠不能再見到他，再吻他，再聽到他的聲音。死他了，他沒有了，他去世了。一切都有，只是他沒有了。他居然不再存於人世了。最可怕的是在我的記憶裏一天天地模糊起來。關於他去世的事我今天才知道。實際上我得到通知的時候，他已經去世兩個星期了。但是對於我，他去世得比這還早。對於我，他在一月，在「莫斯科飯店」裏，在樓梯最後轉角地方，在我最後看到他那一剎那中他已經去世了。他——每一分鐘都一點點的越來越快地離開我，難道人類的記憶也是跟着時間走的麼？例如他的聲音。說起來真是可怕呀，我已經不能完全確切地記得他的聲音了。我愛聽他的聲音，但是我已經不能再聽到他的聲音了。

「我踏入這樣痛苦的回憶裏，我過第一個寡婦的夜。」

「醒來已經上午七點了。到八點我才起牀，但是我不能一個人呆下去。我在過廳用冷水洗了臉，刷牙。女主人從廚房偷看我。」

「彼特羅夫娜，是你麼？」

「是，是我。」

「我想你令天夜裏還是在家裏睡罷。」

「實際上我不常在家裏睡，我留在工廠裏，在作坊裏，但是女主人不相信。她以為我在什麼地方玩樂呢。」

「不，我今天晚上在家裏睡。」我說。

「我不喜歡這個女主人。她是個嘮嘮叨叨眼兒不好的小市民。她覺得給我做點什麼都是最大的人情。她把糊着黃色舊報紙的又低又歪的天花板的小屋子租給我。她把我看作難民。因為我——蘇聯英雄的妻子——在工廠裏做工，拿回來的食物很少，所以她看不起我。起初她很想教訓我，但是碰了我的釘子，於是她吹毛求疵。除此以外，她還暗地裏拿我的糖，喝我的牛奶。我不在家時候，她進入我的屋子，翻弄我的東西，看我的信。這當然是小事。但是有時很叫我生氣。我想遷到別的地方去。」

「我把通知書放入皮包裏爲的是我不在家的時候女主人看不到它。我把屋門鎖上，把鑰匙放在水桶後邊。」

「怎麼，彼特羅夫娜，今天這麼早就要去上班了，」女主人說。「工作很忙麼？」

「是夠做的。」我說。

「你聽見昨天的戰報了麼？」

「沒聽說。」

「她深深嘆了一口氣，緊閉着嘴。」

「人們說塞瓦斯托波爾的戰事又不好。你不知道麼？」

「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罷。」

「這一次她特別使我激動。我的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跟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聯繫着。……我心裏非常難過。……但是這不要緊。」

「我走到工廠區域，我站住，我在小鏡子裏照。我的面孔變得完全不像兩年前的樣子了。兩年前我還是個天真的女郎，在炎熱的克里米亞的太陽下邊坐着馬車從塞瓦斯托波爾到聖喬治寺院去。如今只是悲哀淒涼的帶着不眠之夜的痕跡。這真是我的面頰我的嘴唇和我的前額麼？不，這不是我。這是跟我有血統關係，但是我完全不認識的另外一個女人，頭上包着毛製頭巾，長着一對奇異的眼睛的一個蘇聯英雄的寡婦。我第一次用『寡婦』這個字稱呼自己夠多麼可怕，多麼痛苦呀。」

## 二 迴 返

「這是在戰事開始前兩年的時候，說得更確實點，是在我認識安德烈之前的幾天。那年夏季，我同我的朋友杜霞——她也是個女學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克里米亞一個休憩宮的許可證。想起來我

們真是慌張得可笑。我是第一次離開莫斯科這麼遠。雖然我認爲自己是能夠獨立的，但是我覺得這次旅行終究是很大膽甚至是很鹵莽的事情。我動身時候猶疑不決。但是杜霞說服了我。杜霞是個堅定果決的女子，而且人們說，（我也認爲）她已有了大姑娘的性格了：原來她已經二十二歲，早有了一個男朋友。我才將滿十九歲，我還沒有愛過任何一個男子。

「於是我們出發了。」

「我知道我是多麼擔心丟掉了火車票。我知道是何等地盼望着杜霞來，我坐在窄狹的庫爾斯克車站的過道裏，笨重的雕刻的椅子把過道和食堂隔開。我坐在我的纖維製的旅行包上，旅行包裹放着我唯一的值錢的物件：我的唯一出門穿的波伊爾薄布大衣。我熱得心裏起急，我一個人害怕，最後我在人羣裏看見杜霞時候，我真喜歡得哭出來了。我們興奮地走下磚製的隧道在泥濘的路上跑，雖然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也恐怕晚了。」

「我們找到了座位，我把我的很輕的旅行包急忙放到架子上之後，就出來到了門外的小平臺上。我並不想下去，我脊背靠着車廂，我覺得兩邊兒的熱就和火一樣。」

「坐火車的人們都是興高采烈亂七八糟的。你知道戰前的夏天列車向南開行的，車站上是何等熱鬧麼？」

「我們坐的塞瓦斯托波爾快車裏的乘客盡是到避暑勝地去休憩的人，乘客大部份是青年，就像我和

杜霞似的——學生或從事勞動的人。送行的人似乎很多。他們喧噪得厲害。他們攀伏車窗，因為車僮不許他們進車廂裏去。那時他們彼此扶着打算從窗子鑽進車廂裏。穿着草鞋的脚在空中亂舞。有個滑稽家因為過度惜別想擁抱他的女朋友，她躲避，她伸出臂腕想不叫他穿着草鞋的脚弄髒她的新衣服，可是把她戴的花兒碰掉了，而且那朵花兒立刻就被踩在腳底下。

「杜霞結識的那個男子來給她送行。我第一次看見他，我很驚訝。我以為他是個有了妻子的老誠的大叔，其實他全然是個年青小伙子，他穿着藍膠皮運動鞋和足球隊員的淡紫色夾克。他急步衝到他的杜霞跟前，從後邊抓住了她的腋窩，把她扭轉身子，貼着他。他們倆一前一後地立刻在車門外邊的平臺上走：她在前，他在後，他一會兒從她的右肩看看她的臉，一會兒從左肩看看她的臉。他們攀談。他——發愁的樣子。她氣忿忿的樣子。人們也許以為他們在吵架。但是我知道他們談的是關於他們個人居住的房子的事——工廠經理部早已許給他們一處房子，他們渴望最後一起在這處房子裏定居下來，並且建立一個家庭。

「我一個人站着。沒有人送我。我甚至覺得有點兒不大自在，但是我一點兒也不悶得慌。我反而感覺到那種特別的熱情，整個精神力量的高潮，沒有理由的抓住你的心靈甚至有點可怕的那種喜悅，那種無名的喜悅完全確切地預示着初戀來近了。我還沒有個『他』，但是愛情的空氣已經包圍了我，而且我呼吸到愛情的空氣。這是種非常的情境，這種情境一生裏只有一次。



「我突然看見了我的父親。他順着列車走，往車窗裏看。他找着了。這是想不到的。我喜歡得直嚷。他擁抱我：他注視我的眼睛，他撫摩我的兩頰。他的手發出我熟習的鐵的氣味。我感覺到他的五個粗大的手指。他的被機器削斷的中指短了半截。父親高興地看着我。他的眼睛眯縫着，而且有點兒特別亮，我立刻明白他有點兒喝醉了。」

「怎麼，姑娘？你到避暑地去麼？是的，你這個伶俐的姑娘：你真是個伶俐的姑娘。」他很感動地說：「避暑地是不可缺少的東西，是國家的東西。避暑地對於一切人都是需要的。但是對於學生特別需要。」

「這時他向四外看，他彷彿想邀請所有的人們來分享他的女兒既是女學生又到避暑地去的這種驕矜。他顯然還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小姑娘，於是他開始給我各種教訓，他向我再三叮嚀。不知道因為什麼他特別叮嚀我在避暑地不要光着頭出去，必須用手帕罩頭免得受太陽曬。我立刻說我在避暑地將戴上鄉下手帕，我哈哈大笑起來。他擦了擦嘴和濃密的鬍子，跟我接吻。」

「你帶着錢了麼？」他嚴肅地問。

「帶着呢？」

「帶了多少？」

「一百二十盧布。」

他想了想，他說：

「太少。我再給你五十盧布，一共是一百七十盧布。這才夠呢。」

「他把幾張捲着潮熱的紙幣塞進我的手裏，這顯然是他早就準備好了的。我立刻明白了這是發工錢的時候父親節省下來的體己錢。」每星期父親用這筆錢可以跟他的朋友暢飲幾次啤酒。我不願剝奪他這種樂趣，所以我說不要他的錢。

「不？」他嚴肅地說，舉起他那個被機器削斷的手指。「這次你得拿上。在避暑地不要糟蹋錢。買水果吃。水果對於腦力勞動是有益的。」

「他懷着虛榮的心情向四處看了看。」

「鐘打了。我急忙擁抱父親的脖子，跑回車廂裏。杜霞跟在我後邊跑了進來。火車開始走動了。父親順着列車走，向我揮動他的土耳其式帽子。他的亮晶晶的眼睛含着淚，他大聲地說：

「倘若有什麼事，來電報呀！」

\*

\*

\*

\*

\*

「已經下午七點了。但是太陽還很高。在擁擠的火熱的車廂裏簡直不上氣來。把窗戶打開。似乎更壞。塵土開始飛騰上來。莫斯科郊外的別墅，灰色的松樹、涼亭、排球網子、「美食飯店」，遊人散步的涼臺在塵土的濃雲裏疾速地飛奔過去。」

「我們必須在車裏呆兩夜一天。第一夜我幾乎沒有睡覺。我們車廂裏架子不夠。我不得不躺在木頭上，枕着我的大衣。杜霞已經入睡了，我不能入睡。空氣似乎比白天更乾燥更熱。我渾身是汗。腳上穿着鞋也難受得厲害，我覺得有點兒害羞地把鞋脫了。半夜裏我好幾次到洗手盆那兒去喝水。但是那兒龍頭裏的冷水也幾乎成了熱水了；那種水一點兒也不解渴；反而越喝越想喝。」

「爲了想法子消磨時間，我在夜間一點半時候走進燈光微弱的平臺裏，坐在不舒適的和制動輪平行的旋轉椅上。有些黑色的巨塊從窗外飛奔過去。這也許是樹，也許是雲，也許是房子。有一次我看見夜裏的白色的河水。下絃月懸在河上的天空。遠處有許多火光。火光越來越近。原來是一片電燈。火花在黑暗中噴射，火焰在猛烈地燃着，這是工廠。大概那兒正在鍊鐵。」

「這一切都隨着破壞的火車頭的煙如飛地往後邊跑去——往後邊跑去。突然間一種說不上來的孤單的感覺抓住了我。」

「我真愚蠢，那時候我還不明白現在這種孤單呢！」

「我想就在這一瞬間之內能夠迅速回到莫斯科的家裏。但是這一陣憂鬱並未延續很長的時間。太陽出來了。周圍的一切都是愉快的。車廂的凸紋壁變成了紅色。乘客醒了。不久我們就和鄰座的乘客都熟識了。穿着化裝舞蹈衣服的人出現了。他們拿着繫着藍帶子的六絃琴。吃飯了。不可理解的很快活的火車上的白晝開始了。」

「天氣清爽了。我們真走運。這兒剛有過暴風雨。火車馳入暴雨地帶。人們立刻把窗戶打開。混雜着濕潤的田野氣味的清新空氣在車廂裏流着。這是在奧勒爾附近。」

「你想想，那時候的暴風也許就是從我們今天一同走過的田野吹去的——彼特羅夫娜說，她打了一個寒噤。」

「行旅已經是特別輕易和愉快的事了。——彼特羅夫娜很快地接續着說，彷彿她要把擾害她的回憶的一切思想推開——森林沒有了。哈爾科夫附近是一些無際的穀田，到處有被暴風雨摧倒的穀禾。我第一次看見小小的櫻桃樹包圍的烏克蘭農舍，我很愛在暴雨中變成青色烏克蘭農舍的又大又重的石頭屋頂和刷白的牆壁。」

「有幾架拖引機停着。拖引機尖銳的齒輪裏包着很黑的、差不多是藍色的泥。去年的乾草堆下一邊是乾燥的灰色的，一邊是給暴風雨弄成潮濕的淡黃色的；裝着石油鐵筒的箱子上坐着烏克蘭人。輕煙在雲中飄擺……。」

「那時我怎能到兩年之後德國人就要來到這兒燒殺劫擄，把這個曾經給我帶來一切青春的生氣，一切美麗與富裕的幸福的和平區域變成了一片灰燼呢？我怎能想到我們的國家不久就要遇到這樣全民的災難和無比的欺辱呢？是的，我沒有想到，我的靈魂太純潔太樸實了，我懷抱了太多的愛。我太相信了善與正義，我太渴望幸福而向着幸福急忙地跑去！」

「傍晚時分，火車停在西涅爾尼科沃車站。雨已經下過了，我同杜霞出來在月臺上散步。太陽從微弱的雨後雲層下邊射着十分刺眼的陽光，大水塘裏已經反映出一塊塊的青天。杜霞把她在車上一路熱心寫好的幾張明信片投進郵筒。然後我們去看我從未見過的掛在我們這列車上的神祕的國際火車。」

「這個又長又重的車廂上邊釘着銅牌子，牌子上邊印着字和數字。車廂傍邊站着幾個人，他們戴着帽子，穿着白色和黑色的塗油的橡皮雨衣，裏面穿着運動衣。」

「這是國際旅行社的人。」杜霞伏在耳朵上告訴我。她對於社會上的事物什麼都知道。

「我們獨自在國際火車旁邊走。我聽見有人說德國話。我覺得寒冷而不是像我們似的藍色的眼睛在跟着我們，那種眼睛暴露着惡劣的輕慢的好奇。我心裏不安，我緊貼着杜霞，我們轉身回來急忙地走我們從軟牀車走過時候，一種高興的青年的聲音突然朝着我們喊叫：

「啊，小姐們，站一站。你們這麼慌慌張張地是往那兒走呢？」

「我們覺得奇怪，我們站住了，一個長着黑眼睛，獅子鼻，頭上戴着壓髮網的年青而頑皮的面孔從一個車窗裏探出來看我們，他顯然剛才刮了臉，因為他的淺黑的脖子上還圍着一塊潔淨的小方格手帕，臉上還有胰粉印子。他把他的好像女郎似的明媚的眼睛從我移到杜霞身上，又從杜霞移到我身上，當然他在比較我們兩個人，他在判斷我們兩個人那一個好，最後他高興而驚愕地打着口嘯高聲地說：

「都好。這樣的女郎，這樣好的女郎！」

「我們沈默着。那時候他問：

「請原諒我打攪你們，你們知道這是什麼車站麼？」

「齊比亞托克（意爲沸水）車站。」杜霞打斷他的話，她是連一句話也存不住的。

「這不是開玩笑麼？」他有點兒悲哀地說。「怎麼？你不識字麼？你看，那邊寫着西涅里尼科沃呢。」

「對不起，我把眼鏡忘在家裏了，你們是這兒的人麼？是西涅里尼科沃人麼？」我們覺得這有點兒侮辱。

「像你一樣，我們是這兒的人，」杜霞說。

「真的麼？」

「我們不過是坐在一個列車裏走。」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痛快呢？這個不痛快真是想不到的，請原諒我的率直，你們坐在那輛車裏呢？」

「你幹麼要知道呢？」

「我想來拜訪你們。」

「我們在車裏不見客。」

「真的，你們到底在那輛車裏？」

「在鐵車廂裏——在車輪子上頭。」

「我一樣去找你們。」

「但是你找不着。」

「那我還是要去看你們。」

「那你就看罷。」

「你們到底上那兒去呢？」

「到你去的那個地方。」

「到克里米亞麼？」

「到月亮上去。」

「到休憩宮去麼？」

「這對於你沒有什麼興趣。」

「就算沒有興趣。但是你們到什麼地方呢？」

「你不必這樣好奇罷。」

「我不好奇，但是我好打聽，到什麼地方去？」

「你猜罷。」

「到雅爾達麼？」

「雅爾達有什麼好玩呢？」

「到阿魯普加麼？」

「我們還頭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那麼是到利萬吉亞去麼。一定是到利萬吉亞麼。在那兒玩玩賭博。是不是呢？」

「你去玩罷。」

「那麼到底往什麼地方去呢？」

「你猜罷。」

「我注意到他雖然跟杜霞攀談，但是總看着我，而且似乎完全向我一個人，我清楚他喜歡我甚於喜歡杜霞。對於這種事甚至最年歲小的姑娘都不會弄錯的。說實在的話，在那時候，在那種美麗的不能重覆的時候，我確實是很漂亮很惹人注目的。我快樂極了。我願意而且不由己地談點兒機智有趣的事物。我準備談『在里約熱內盧』，那時我突然發現還有一個男子也從那個車窗看我。我的眼睛和他的已經不很年青，四周圍着細紋的溫善的藍眼睛遇到一起。淡黃色的頭髮向後梳着，中間稍微分開，兩邊垂到他的好看的寬闊的額角。直裰煙斗從他堅強的大嘴裏突出來。他把煙斗從嘴裏拿出來，用伏爾加河流



域的口音說：

「希望可來了，別佳（比得的愛稱），不要錯過機會呀。有了機會你的魔力能不能成功在這樣的女郎身上就要證明了。小姐，給證明，證明罷？」他一直朝着我說。

「我突然覺得有點兒說不上來的驚懼。我臉紅了，我拉住杜霞的手。

「杜霞，我們走罷。」

「我們撩起裙子，互相摟着跑開了。水濕的月臺照出我們的脛部。那個名叫別佳的人在後邊追我們，嘴裏在嚷叫什麼，但是我們沒有轉身。

「到了下一站，別佳顯然在尋找我們，他幾次焦急地從我們的車窗下邊走過。他頭上已經沒有了壓髮網，他穿着漂亮的藍呢子衣服，夾克上邊配戴着紅星勳章——大概是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內戰有功而獲得的。我們緊靠着凹凸紋車壁，縮下頭，爲的是不讓他從車窗外邊看見我們，我們彼此摟着脖子，靜靜地笑。

「這個小小的意外事件使我們的心情越發愉快。夜間我睡得很好，我也滿不在乎地把鞋脫掉。在睡眠中我什麼也沒有看見，但是我始終感覺到我的生活裏發生了什麼很重要很幸福的事情，然而是什麼呢？雖然十分顯著，但是我還不明白。

「我醒得很晚，但是我剛一醒來，自然界裏發生的變化就使我驚異起來。炎熱的帶點兒乾燥的令人暢快的空氣流入車窗裏，一行行高大的白楊好像耙子一樣長在遼遠的谿谷裏。在好像展覽會的、有彎曲的葡萄樹的小車站的站臺上，立着穿白毛襪子和莫斯科皮鞋的時髦的韃靼女子。

「我看見一個地方有回教徒的清真寺，另一個地方有長列的二輪馬車載着淡黃色的香瓜。

「巴赫齊薩萊」這個有魔力的字使我由不得心底裏發出狂喜來。

「鐵路有時突然進入硬開出來的山崖裏。長着草原野花草石纍纍的斜坡簡直是挨着車窗而過。那時候縮成一條蒼穹在斜坡上顯得特別青藍。

「突然間，我有生第一次切實感覺到我們的祖國是何等地巨大。當然，我從前已經知道這個，然而那總是抽象的。現在，我才在千真萬確的運動的力量和廣闊之中感覺到這個。我看到了俄國，我看到了烏克蘭，現在我在克里克亞半島上走。我看着新的天空——這個一天半之中的第三種天空。不久我就要看到黑海。但是往北走，可以看到蘚苔地帶，終年不化的冰，北極光，鹿。往東走可以看到伏爾加河，然後再往東，那一帶有駱駝在沙漠裏行走，棉花植在盆地裏。越過烏拉爾，再走、再走。到了西伯利亞森林地帶，然後在貝加爾湖畔小住。這一切——只要走起來，到那兒都是幾千公里——這就是我的祖國，年青奮發幸福的祖國。

「突然黑了起來，火車進了隧道。一會兒又見了太陽。但是時間不久，火車進了第二個隧道。然後

進了第三個。幾次強烈的陽光和隧道裏閃人的黑暗互相交替。但是突然間這種一陣陣令人煩困的片刻完全中斷了，火車出了最後的一條隧道。我跑到右邊車窗跟前，我呼喊，我看見我面前的塞瓦斯托波爾灣，灣裏充滿了綠色，在高高滿蓋塵土的玫瑰色的海岸裏顯得特別鮮明。

「灣裏停着幾艘生了鏽的舊的輪船，但是在遠處，在大海的入口處却有戰艦艦冒着煙。」

「十分鐘之後，我們已經和馬車主人在拚命動交涉了，我們叫他把我們送到我們的休憩宮聖喬治教堂。」

「喂，聖喬治教堂。我得記下來。」愉快的聲音在我們後邊這樣說。

「當然這就是昨天那個愉快的別佳。他手裏拿着橡皮雨衣，肩膀中背着「水壺」，從我們傍邊走向被塵土遮白的敞棚大汽車去了。」

「我一定去看你們。請等着。」

「倘若你無事可做，就請來好了。」杜霞傲然地說。

「裝滿了人和箱子的汽車開動了。車裏有幾個穿着民間航空員制服的人。我在火車上看見啣着煙斗的那個人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用無力的探詢的微笑盯視我。汽車拐彎時候完全被石灰質的塵雲遮蓋了。燃燒的快樂的焦急抓住了我。」

「我同杜霞背靠背坐在馬車上，車走着……」

「這是很平坦的多塵的草原，遠遠地伸延到深色的，十分清晰的海岸線。但是在海岸線上赫爾松涅斯燈塔放射着白光。

「石灰質的小貝殼在車輪下邊發出破碎的聲音。我們坐在車裏在這種草原上走覺得疲倦和麻煩。

「一切彷彿都跟我在莫斯科所想像的不同。這兒沒有像杜霞人便說的齊巴里斯松柏和大理石獅子。不過這些東西確實都有，但是不在這兒；却在別的地方，在許可證價錢貴許多的地方。據說通常我們不到那兒去。當然這兒也是克里米亞，然而不是那兒。但是這兒也是壯麗的。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景物。

「荒寂的草原忽然凹陷下去。我的視線射入空虛裏。海突然從正在我的脚下的一百五十英尺的高地出現了。我在上邊不能看清廣闊的水面上似動不着的細小的波紋。海好像清掃之後灑上了細沙的沙漠裏的鋪石的庭院，奇異的清涼的徐風從海面吹來，吹動我的衣衫，把我的衣衫吹動到一邊去。

\* \* \*

「休憩宮設在從前一個寺院的旅館裏。這是個綠房頂的長大的白色建築物。我們住在第二層的白粉刷過的小屋子裏。牆壁很厚。窗戶和陽臺向着海。陽臺下面長着古老碩大的希臘胡桃樹。這個休憩宮是寒酸的，不大出名的，差不多沒有人來過這兒。在這兒休憩的只有十五個人。

「我們從倉庫領到了寢具，我們親自用草原的草裝褥子和枕頭，野草裏有許多曬乾的延命菊。然後

我們脫下裙子，我們花了一倍的錢支付洗淨我們被太陽曬黃的襯衫的費用。屋子裏立刻有了好似浴室裏擦身帶的蒸熱的氣味。

「兩個星期很單調地過去了，但是還不覺得怎樣厭煩。在這兩個星期裏只有一件意外事情，就是在第一天我到海邊去洗澡，我沒有留神，我被太陽曬壞了。我的肩頭和脊背都成了深紅色，我在牀上躺了幾天，我的體溫昇得很高，曬壞的皮膚非常疼，粗糙的被單更增加我的痛苦。延命菊幹穿透了褲子。我呻吟，我不知道怎樣躺着才好。杜霞給我塗瓦斯林油和胡桃油。」

「夜間我熱得直喘，我說夢話。我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是熱的，好像在蒸籠裏一樣。甚至非常清明的月光都似乎是熱的，令人厭倦，同時有種狂熱的愛情之類的東西時時刻刻使我的心靈痛苦，沈重地壓着我的想像。我已經陷入愛海裏，但是那時候倘若有人告訴我這個，我不但不相信而且甚至不明瞭他的任何意思。」

「不久我復元了。杜霞把我曬壞的脊背上的好像香煙紙似的乾燥的薄皮剝去。新的嫩紅的皮膚發癢，但是甚至這樣都是愉快的。現在病留下的東西只有兩肩之間的輕癢和某種失掉自由的模糊的感覺及期待的焦灼。」

「我又開始洗海水浴了。」

「我們動身回家以前的幾天，早晨我同杜霞到海邊去。那兒有我們選定的地方，我們在那兒的石頭

後邊脫衣服。通常我們先下到石礫上沿着一膝深水的海岸走，然後跳進海裏，泳向離海岸一百公尺的岩石小島。我們在莫斯科河「電動子」游泳池游泳很不好，但是在這兒的鹹水裏游泳得十分好，這兒的鹹水奇異地把我支撐着。我們不改換游泳姿式一直泳到島跟前，我們攀上島去，尖峭多孔的石頭刺破我的膝蓋。島上有個小小的廣場，但是廣場上只有祭壇或日晷的石基。我們時常孤單寂靜地躺在曬熱的石頭上，一會兒把背部向着太陽，一會兒把胸部向着太陽，一直曬到我們的頭髮和游泳衣都乾了的時候。

「這是無比的滿足和享樂。我們躺着，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談，眩目的光輝從兩方面——上邊的天和下邊的水——刺着我們的眼睛，我們眯縫着眼。我們躺着，在昏昏思睡中傾聽細小的波浪發出的玻璃衝擊似的聲音；有時我覺得我的睫毛之間存在着最小的鹽粒。我用我的眼角一會兒看着懸崖絕壁下邊的海和混濁的費奧連特海角，一會兒看着淡藍色的地平線，地平線懸着遠遠模糊的輪船的長縷輕煙。

「我突然聽見水上急走的梆子似的聲音。這聲音顯然是向着我們這個島來的。在我還沒有弄明這是汽艇——這個裝置輕便引擎的汽艇——之前，我的心就跳起來了，我心裏說：那就是他。

「啊，在這兒哪！」坐在小艇裏的三個人中的一個人大聲地說。

「小艇急速轉彎了方向一直朝着我們這兒駛來。我們的眼睛還沒有看清汽艇是怎樣到了海角的時候，別佳已經敏捷地攀登到了島上。他穿着陽光曬退了色的粗呢連褲衫，胸部繫着帶子，頭上罩着髮網。他後邊跟着他的老朋友在岩石上出現了。他的老朋友也穿着休憩用的連褲衫，但是頭上包着一塊濕

的手帕，把四角繫在一起。

他黑了、瘦了、年青了。他注視着我，仍然帶着先前的那種無力的探詢的微笑。他這種微笑說出了更鮮明的話句！就是他無時不在想着我和耐不住的跟我見面的渴望。我也隱飾我的高興，我也用跟他完全一樣的微笑回答他。」

彼特羅夫不說下去了。

「後來怎麼樣呢？天呀，後來是多麼愉快的頃刻呀！」她說，她面迎天，把兩手放在頭下邊。

她注視着天空，稍微眯縫着眼，彷彿她在看着她所述說的一切。

「後來我們都笑了，我們彼此握手，我們深深感覺到在休憩地的那種親密。我們見了面好像舊日的熟人一樣。他們彷彿是從休養院裏跑來，他們在那兒覺得無聊。他們緊跟着我們，叫我們坐在小汽艇裏跟他們一起玩，他們在西美茲向漁家租了汽艇，但引擎是屬於一個第三者名叫雅沙的，雅沙還坐在汽艇裏，用他的古怪的機器開動汽艇。」

「計劃是這樣的：坐上小汽艇到巴拉克拉瓦灣，在巴拉克拉瓦城散步，看着殘存的熱內亞古塔，洗澡，晚上回到聖喬治教堂裏的住處。對於這個計劃我立刻很高興地同意了。杜霞却拒絕。」

「你怎麼啦，這怎麼能行呢？」她吃驚地說，她眼睛向上看着在綠色中越顯得鮮明的我們的休憩宮的綠色房頂。「這是不行的。將來碰在一起再說罷。」

「將來是什麼時候呢，你們不是過兩天就走了麼？」安得烈說。他用懇求的眼光注視着我。他對杜霞說：「請你許可你的朋友走罷。」

「我想設法影響她。」

「不，不，」杜霞說。「絕對不。他們隨便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就許隨便讓我們淹死了。這個好而無用的司機也許把我們攔淺，動也不能動了。」

「我擔保能走！」別佳大聲地說，他握着杜霞的手往小艇裏拉她。

「放開我，我絕不去。」

「那麼許可你的朋友去罷。」安得烈繼續喃喃地說。

「她去，你放心罷。」我對安得烈小聲說。「她就這樣。她故意要玩皮呢。」

「我知道杜霞爲什麼拒絕。她想到倘若我們跟着他們去玩我們要誤過已經付了錢的早飯和午飯。她非常願意去玩。她這時却堅定拒絕。然而別佳終於把她拉到船裏。我們開到岸上去拿我們的衣服。杜霞在這兒打算盡力從船裏跳出去。但是別佳緊緊握住她的手。安得烈從船舷跳到水裏跑到岸上把我們的衣服取來，他把我們的衣服放在頭上頂着。

「雅沙，開船呀！」別佳用盡了氣力大聲地喊叫。彷彿這件事情關係着他的生命似的。「把好了舵！走啊！」



「小汽艇砰砰作響，汽油發出令人討厭的惡臭，一會兒走到海上，波浪敲打着汽艇。

「啊呀，你們隨便在什麼地方把我們翻在海裏罷。」杜霞已不十分生氣了。「放開我的手，無論如何你得讓我把衣服穿上罷，你能老叫我穿着游泳的背心短褲麼？」

「這時山上開始敲打鐵軌，這是吃早飯的信號。杜霞差一點兒哭出來。

「你看，」她毫不掩飾她的煩惱，她說：「早飯，我們誤了，午飯，也要誤了，什麼都要誤了！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什麼了不起的早餐呢？」別佳說：「恐怕是白水煮小麥粥罷，而且恐怕只是白水煮小麥粥。」

「是不是白水煮小麥粥倒沒有關係。可是我們已經化過錢了。」

「沒關係。到了巴拉克拉瓦城我們請你們吃比目魚。」安得烈說，他急得直搓手。

「我不曉得你們的比目魚。」杜霞嘟囔着：

「那麼你若願意回去也可以回去。」別佳詭詐地說。

「回去有什麼用呢，」杜霞說。「反正是悞了。」她突然眼睛閃着興奮的光芒，鹵莽地大聲叫起來：「走罷，就這麼走罷！」

「我們又都毫無重要理由地大笑起來。」

「我們到巴拉克拉瓦的突然的旅行得到非常好的收穫。

「一開始，我們之間就建立起對於一羣友伴，特別是對於一羣新的友伴十分重要的，很健全很光明的關係。

「別佳不久就明白他追求我是沒有收穫的。於是他把他的注意轉移到杜霞身上，而且一開口就跟她開始了極端激烈的愛戀的持鬥。一會用談諧的話，一會兒用譏刺的話，一會兒用恭維的話，一會兒用抒情詩不斷地進攻她。她是個貧苦的農人，他沒有想到杜霞在愛着另外一個，而且永遠要忠心於那個人。但是杜霞詭巧得很，她不提她在莫斯科有個「男朋友」和她如何發狂地愛這個男朋友。她抵抗別佳的一切進攻，但是她的抵抗十分謹慎，為的是不想惹惱一個同情而機敏的旅伴。杜霞知道我明白這個。因為有時我看她她看我，我們便大笑起來，固然，在第三者眼裏，我們好像傻丫頭一樣毫無大笑的理由。

「安得烈同我並排躺在船頭上。當他的碩大堅實的肩膀接觸到我的肩膀的時候，我感到他的一切的愛情和優美。我們把頭向前探，往下看著渾濁的急流的綠水。

「我們一起有五個人。對於雅沙，人們有個玩笑的稱呼——「技術殉道者。」或「車夫」，他總是聚精會神地注意着他的打着噴嚏的奇異的引擎，倘若引擎上的氣管有點兒不通了，那就什麼都不能辦了，「那才見鬼呢。」

我的心一分鐘比一分鐘燃燒得熱，好似廣漠的海風在吹動它一樣。

「在巴拉克拉瓦城，我們在一個漁人的院子裏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飯。真的，沒有他們稱道的比目魚，但是一個長着很黑的濃密的頭髮，微黑的臉上浮着仁和的微笑的中年希臘女子把一個大的土耳其式的燒鍋拿到我們跟前。鍋裏鮮紅的小魚在尾鰭上一束束地網着，每束五個。它們差不多在阿列布油裏炸焦了，到了嘴裏好似餅乾似地那麼容易碎，簡直能夠連骨頭一起吃下去。我不顧熱油的燈油味道，我盡量吃了很多。後來是希臘作法的釀茄子（茄子裏邊包肉），阿列布果和平乳酪。我和杜霞試着嚐嚐阿列布果，但是我們立刻吐了出來，惹起男子們藐視的笑來。其餘的我們都愛吃，而且我們的胃子裝得十分滿了。

「這不是給你小麥碎粥吃罷」，別佳提示杜霞，他彷彿要突然抱杜霞，但是人們立刻拍起手來，他很受屈地退後了。

「他看看我，長嘆一口氣，他說：

「啊，尼諾齊佳、尼諾齊佳，你別看我。」

「唉呀，沒有，別佳。」

「我們喝酒。別佳，安得烈，和雅沙十分滿意地喝着從冷地窖裏用家作的瓦罐盛來的渾濁的白酒。

我和杜霞都不愛這個酒。但這個酒是酸的。男子們又輕藐地看我們。於是又給我們叫了紅葡萄酒，我們

用小燈煮鴨，我們熱得疲倦。

「太陽還很高。短短的紫丁香花影疏稀地落在小院子裏的沙土上。黃蜂在裝着葡萄酒的黑瓶子上飛。栽着夾竹桃的綠色的桶子裏發出一縷縷的清香，夾竹桃的周圍散漫地長着小玫瑰花。院子裏放着脫了硃紅色鏽皮的鐵錘和幾個大的乾燥的漁網制動器。

「但是我的心燃燒得熱極了。」

「我們吃過午飯之後就攀登險峻的山巒去看殘存的熱內亞古塔。一會兒安得烈往我身上靠，於我的胳膊挨着他：一會兒我往安得烈身上靠，把我的胳膊遞給他，然後很吃力地拉回來。海風在廣闊的古塔的礮臺中吹嘯。我攀登到塔上，到了極頂，我喜歡得舞擺，好像一面旗子似的，巴拉克拉瓦灣好像畫在畫片上的一樣完全呈現在我的眼睛下邊。在海灣中間候着張滿船帆的一艘古艦。這艘古艦看着彷彿很小。藝術影片格蘭特上尉的子女便是在這兒攝製的。

「五艘魚雷艇——兩艘，又是兩艘，還有稍稍靠後的一艘，從我們附近地方飛速駛過，彷彿急忙出去獵擊敵船似的，它們後邊留下一串泡沫。

「這一切瑣碎的事物——和地平線上艦隊的煙——突然結合成一種幸福的感覺和爲這種幸福應負起的責任。

「晚上我們在月光下邊回到住處時候已經很遲了。安得烈和我分別的時候，他把我的一隻手握在他

的兩個大手裏，搖擺着我的手，彷彿他不願意和這隻手分離，最後他非常輕柔而且憂悵地說：

「什麼時候還能這樣呢，尼諾齊佳？」

「我不知道。」我伏在他耳朵上小聲說。

「我同杜霞上了樓，我們看見我們汽艇的小的側影，這艘汽艇往回開走，它在寬闊的金色的月光裏穿行着。」

「懸崖上的艾金是銀白的。古老的教堂的鐘樓在淡白月色裏清清楚楚的放光，但是在右面的下邊，高茂的雜草裏清清楚楚露着白色的石頭——據說那是月娘娘廟的廢墟。遠處的懸崖上邊站着哨兵的黑影。那兒某個地方有掩蔽着的海岸礮。在太平時候還有這種礮，這彷彿是完全不可瞭解的。」

「但是一般地說，這都是奇幻的。」

我們沒有立刻睡覺，却在懸崖的長凳子上同一大羣避暑的人坐了很久，我們合唱一切適於在這兒唱的歌子。杜霞心裏有點兒不痛快，她發燥。我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坐着小汽艇回來時候，她許可別佳輕輕地擁抱她，現在良心在責備她。

我們回到聖喬治教堂時候，我立刻上牀就寢，但是杜霞拿出來蠟燭——她的手提包裏總是有蠟燭頭的——把蠟燭點着，迅速地給她的「唯一的男子」寫了一封長信，她寫了很長的工夫，她不時停住筆嘆氣。

「我們動身回家之前我還和安得烈見了幾次面。他有兩三次來聖喬治教堂看我們，有一次沒同別佳來。我們同他出去到草原上散步，或者坐在陽臺上玩賞海和好像帆船似地從綠色的水裏突出的岩石。經過這幾次見面之後，我越發瞭解安得烈，他也越發喜歡我。我全部的心靈感覺到他的正直，誠實和爽快的性格，他的內在的力量；他的堅毅，他跟我要好得熱切。這是很難說明，但是我知道這是什麼——這確實是什麼。在這種場合裏我們女子是很少錯誤的。我愛安得烈，而且這種愛完全抓住了我。她（愛情）擡高了我的靈魂，她把幸福和高傲裝滿了我的靈魂。但是關於我們的愛情我們從來沒有談過。愛情是在不言中能被瞭解的東西。

「過了幾天我們走了。我們雖然沒有跟安得烈約定，但是我知道我們在動身之前一準能碰見他。然而他沒有來。

「火車是在半夜開的。我們到了塞瓦斯托波爾時候已經早晨九點了。我在火車站上看見從有蓬馬車下來的第一個男子，就是安得烈。我一點兒也不驚異，只是我的兩手發冷。我看見杜霞也不驚異。一切都是正常的。熱的血流到我的脖子，往上流到我的兩頰，我的耳朵，燒着我的嗓子。我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我的嗓子被窒息着。甚至眼睛都含着淚了。現在我才知道那時我是在多麼可怕的精神緊張的狀態中生活着。這甚至我自己都不明白。

「但是他站在我的面前，仍舊用他的溫善誠懇的目光作着祈求的表情，彷彿在說：什麼時候還能這

樣呢，尼諾齊佳？」

安得烈幫助我們把東西存在行李室裏。他向我們提議在跟我們分別之前到塞瓦斯托波爾林蔭樹下散步吃點冷食。杜霞立刻拒絕了，他藉口說她疲倦了。

「但是，你，尼諾齊佳，你去罷，你可留神不要誤了事。」她說。

「我甚至沒有力量來說服她。我已經什麼都不考慮，我拉住安得烈的手，求饒地看着杜霞。杜霞親切地微笑了。

「沒關係，你去罷，我在候車室等着你們。」

「後來的一切都像作夢一樣。我們終於誤了車了。」

「從那以後，到現在過了三年了。這三年是多還是少呢？這是小事。但是，天呀，這三年之後我的靈魂，我的生活經歷了多麼可怕的孤獨。現在我沒有了安得烈。我沒有了快樂，沒有了愛情。我完全剩下一個人。我爲了躲避孤獨，我差不多整天整夜都在工廠裏。」

「我在這種奇異的狀態裏過了幾天，也許是過了幾個星期。這種狀態的奇異在於它雖然是我所獨有，而且對於我是種新的處境，但是沒有什麼專對於我的事物或者新的事物發生。我周圍的一切跟先前

一樣。而且因爲某種理由我竭力閃躲安得烈的死亡。也許在我的靈魂的深處，我還渴望他終究在活着。然而這裏是有錯誤的。

「安得烈的死就是死，我的生活就是生活。這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關聯，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悽然可怕。但是我時常完全不想這個，我盡忙着工廠裏迫切的工作，那兒已經開始重新安置機器的工作。」

「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剛剛要入睡，女主人對我說：

「你的信。」

「他扔給我一封我所熟識的安得烈手筆寫的三角信封。我不至於認錯。我眼睛發黑。我用手抓住門柱。空幻的希望最後一次燃起來。」

「我跑進房間裏，急忙坐在椅子上。我向周圍一眼都沒有看，我用顫抖的手指打開信封。『親愛的尼娜，請原諒我親愛的，這麼久的時候沒有給你寫信。』我讀着我熟習的字——熟習的清晰穩健的手筆。」

「我不能再讀下去。我看信上的日期，他一向在信頭上要寫正確的日期。我看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於列斯。」那時我從皮包裏拿出安得烈的陣亡通知書來。我費了難以置信的大的力量才把它打開來看。我閉着眼睛坐了一些時候。最後我鼓着勇氣看。上邊寫着「三月九日勇士於完成戰鬥任務後陣亡。」我白希望了。顯然一切又歸到痛苦。通知書是比信先到的，但信是在他陣亡的前夕寫的。」



「這是他最後的一封信。從此以後永遠再沒有他的信了。是的，我這樣想。

「我有一會兒坐著不動，看著屋角。然後我靜靜地看信。信不太長，裏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是現在我確實知道安得烈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他信裏每一個字我都覺得充滿了特別的意味和神祕的思想。

「安得烈的信裏有這樣的話：

「我們這兒一切都照舊。前方十分平靜，工作很少。但是俗語說今日空明日濃。然而好幾次這個話並沒有應驗。我們盡力把蘇維埃天空裏法西斯的污穢清除淨盡，我們的生活很好；天氣非常清明，因為冬季關係，所以尤其清明。但是你知道，在天空已經有了點兒春意。白天太陽曬得相當厲害，我們的雷蓋的飛機跑道有的地方變成黑的了。據說小的動物已開始出汗了。再者，這一帶的夜鶯都不見了，却在灌木叢裏嘯鳴，在深冬的俄羅斯中部的天空裏穿飛。今天是三月八日——婦女節。我們今天的午飯晚三個鐘頭吃，因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管伙食的女孩子們都不辦公，散步去了。我們不笑話她們。讓她們散步去罷，這些可愛的女郎們。這是她們的節日。這天我們吃飯時候，我們每人喝四兩酒祝禱我們妻子的健康。我喝酒祝禱你的健康，我心中假想着吻你的柔膩的手，因為你把你的愛情和幸福給了我。你不是住在我的故鄉伏爾加河崇巍的河畔麼？你覺得寂寞麼？我的親愛的女兵。不要憂鬱，親愛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會過去的。我們的分別也是如此。請你相信我們要再會到一起，我同你過着比從前還好的生活。但

是在這以前，我們不可傷心，我們要猛烈地在前後方打擊敵人。我在前方，你在後方。或者你在前方，我在後方：由你選擇。我們商量商量罷？啊，有件事情我差一點忘了告訴你。你知道不久以前誰來到我這兒來了麼？你無論如何猜不着。別佳！天哪，別佳到我這兒來了。你還記得別佳麼？就是跟我們一起在克里米亞南岸度過了不可遺忘的短短時間和追求你的朋友沒有成功的那個別佳。我這個老朋友真是個奇異的人，幾年來他不但沒有老，甚至越發年青了。我們不時回憶從前黃金的時日，也不時談到你。還有，他向我自白說他那時不但迷戀你的朋友，他還有點兒迷戀你呢。他問候你，他吻你的手。啊，從前的日子夠多麼好呀！你時常想起塞瓦斯托波爾麼——我們戀愛的城市麼？那個城市的命運太淒慘了。據說連一間整房子都沒有了。整個城市變成一片瓦礫。那時候我們跟你曾想到這種事情麼？沒有。我們想到的是休假日在街上遊逛。我的親愛的妻，我熱烈地親切地吻你。我很安心。祝你健康快樂。但是你不要掛慮我。我不會倒臺的。死——這是我遇不到的東西。我是不死的。」

「從這天以後，有一些時候我心裏很安靜。我已經沒有什麼期望。我自己把工作時間拉長，我只關心工作。工作吞沒了我一切精神和肉體的力量。」

「我使自己忙得不可開交。我對於自己失掉一切興趣。有時我甚至覺得私人的生活對於我已永遠結束了。可怕的淡漠包圍了我。但這只是彷彿如此而已。」

「像先前一樣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悲哀。像先前一樣我仍然不說我的悲哀。我一個人懷着滿胸的

悲哀呆着是很難的。因此我盡可能地常在人的工廠裏我自己的三合板小辦公室裏的行軍牀上度夜，不願意一個人在家裏度夜。

### 三 幸 福

「我懂得日蝕的情形。我在兒時有一次夏天看見了日蝕，天氣也是這麼亮，這麼熱，也有塵土和方向不定的風。樹葉好像金屬的似地顫動閃亮。你知道這是沒有全蝕的時候。」

「太陽似乎還像從前一樣地照耀，不過還像從前一樣，看它是要刺眼的，甚而似乎有點兒更刺眼。但是自然界裏似乎有了什麼變化。葉子的閃耀越發亮了。我們木房子上野葡萄的影子奇異地移動着，好像增加了一倍的樣子。說不上來的恐怖和窒息的煩悶的感覺包圍了我的靈魂。我拿了一面煙燻的小鏡子，我從這個鏡子裏看太陽。通過法蘭絨似的紅色的煙灰，我看見邊緣有山的很黑的缺口的太陽的白圈。這個缺口不知不覺地往外長直到太陽好像一個爪子的時候。我嚇得把鏡子扔下了。淒冷的日蝕的半陰影落在我的周圍。太陽好似鉛星似地在暗淡的天空裏放着令人無法忍受的微光。我喊叫起來，我哭起來。母親費了很大的工夫才使我安靜下來。日蝕慢慢過去了。但是那天整天，甚至在第二天我都覺得世界缺少了光，一切東西都包上了一層悲哀的薄皮。」

「我知道塞瓦斯托波爾淪陷時候，我又有了那個可怕的七月日蝕天的感覺，而且不只我一個人這

樣，你一定當然也有這種感覺。

「塞瓦斯托波爾——『我們的愛情的城市』！在這個不幸的年月裏我幾次想到這個城市，想到我和安得烈在這個城市裏度過的優閒快樂的不可重覆的日子。

我的心情很難安靜下來，因為這八個月裏，我每天想着塞瓦斯托波爾，帶着深藍色或綠色陽臺的光亮的房子被毀成石灰屑的塵雲，被炸死的兒童落入泥土的花壇裏，炸彈炸碎的馬路上的地瀝青破屑亂飛發出嘯聲，被火包圍的篠懸樹和荊球花樹都燒成了焦炭。

「然而這個城市——或者說得更實際點，我們撤離的這個城市——終究是我們的。乾燥的玫瑰色的塞瓦斯托波爾的土地是我們的。生有小的白色蝸牛的草原、海、赫爾松涅斯燈塔、巴拉克拉瓦城，和淡紫色的費奧連特海角附近的懸崖都是我們的。我曾在這個懸崖上躺過，兩手放在頭下邊，我這樣在克里米亞的中午時候陷入幸福的昏睡中。

「但是現在這一切都被德國人搶走了。

「我的安得烈沒有了，我們的塞瓦斯托波爾沒有了。還有我——那個從前年青而幸福的我——也不存在了。現在的我是個跟從前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我——一個孤獨的當工程師的女人彼特羅夫娜。現在這個女人在工廠區域憂愁地走着，伏爾加河風吹起的塵土籠罩着工廠區域。

「然而我的靈魂不在這兒。我的靈魂在那天塞瓦斯托波爾的光輝燦爛的世界裏活着。那時我年青。

那時我年青，我被人戀愛着，我穿着短袖的毛巾衣服，還有安得烈陪着我——我們活潑、幸福，還有點兒陶醉。

「我對你說過我同安得烈快活而幸福的過了這一天。我不怕把這件事重述一遍。這真是我們的紀念日。我們知道這是紀念日。我們紀念了它。」

「在塞瓦斯托波爾時候，我們醒來，兩人的眼睛互相釘着看，我們又一次熱烈地接吻。時間是清早。我們先跑去洗澡。洗澡時間過久，我們有點兒冷。我們進了一家小食店大吃凝乳，裝凝乳的杯子很堅牢地黏着紙，我們用錫製的小羹匙把紙戳破才吃到凝乳。吃完凝乳之後，我們在太街上走。天氣很熱。安得烈脫掉了上衣。我拿着他的上衣，後來搭在我的肩膀上，用我的手指做爲衣掛把它掛住。」

「安得烈把他襯衫的袖子捲到肘部以上。我看見他的臂腕有點兒粗糙。但是我很喜歡他的兩隻粗糙的臂腕。我看他的臂腕，彷彿我頭一次看見似的。」

「我拉起安得烈的臂腕，把我的赤裸的臂腕放到他的臂腕上。」

「他的臂腕大，我的臂腕小；他的臂腕熱，我的臂腕涼。但是我的臂腕和他的臂腕合在一起彷彿構成了一個東西。我用親切的心情看它好似看自己的孩子一樣。」

「我把我的手指夾到安得烈手指的中間，我用盡我的力量握他的手。他扭轉頭，笨拙地在我耳朵附近吻我。」

「你瘋了麼？在大街上，在一切的人的面前！」

「怎麼？叫人們看見會嫉妒麼？」安得烈說，他摟抱我的腰。

「我們租了小船，慢慢地沿着岩石海岸向赫爾松涅斯航行去，看考古的發掘情形。我們看見地下用特別大的磚建築的拱門的殘跡，這種磚是用古羅馬特有的方式燒製的。長着野草的粘土製的漏斗在灰色的天色之下顯得特別又黃又紅，生着細長的淡黃漿果的滿蓋塵埃的細枝從古牆上斜垂下來，在日光之下，牆上的獸類走過的足跡可以看見，還有小的土耳其甚至的蜥蜴。

「我們在冷寂的博物館的空虛涼爽的房间裏走。這兒牆邊立着粘土製的古希臘式的大兩耳瓶子和裝酒，水及油的細軟瓶子。

「展覽櫃檯的玻璃下邊，放着半磨蝕的好像小樹葉似的薄的古銀幣、陶器的破片、漁具、箭頭、銅像、平面燈臺、鐳子、木梳。

「喂，我們走罷，還沒有看夠麼？」我不耐煩地說。

「但是安得烈不慌不忙地從一個櫃檯走到另一個櫃檯，聚精會神，像覺得有意義地看那些展覽的東西。」

「好罷。」他嘆了一口氣說。「從這裏可以看出先前人們做了些什麼。看出他們怎樣做買賣，怎樣做戰，怎樣戀愛。這是有教育意義的。」

「我們從博物館走出來時候，我們在出口的一塊大理石的厚的墓石旁邊站了一陣。這塊墓石的上部是半圓形，好像是個誌記死者的碑石。因為年代已久，它已變成灰黑色的了。但它立在那兒仍然是個人注目的東西。墓石上面刻着字，安得烈開始讀起來。那些字是拉丁文，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安得烈居然把那些字完全念出來了。」

「*Hic iacet Anlus Terencius Balbus Centurio Princeps II Marco Aurelio, Regnate.*」安得烈念完了。「這是另一代的事情了。你明白不，尼諾齊佳？」

「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我說，我笑了。

「那麼，你看，」安得烈說，他緊緊拉住我的手。「這個意思是說這個大理石的下邊埋着一個名叫奧魯斯的人的骨灰，把這些字譯成俄語，它們的意思就是：著名的羅馬皇帝奧萊留治下的第二軍團第一百大隊隊長，現在明白了罷？」

「現在我明白了。」

「啊，這個古羅馬的干涉者現在到那兒去了！」安得烈的眼睛閃着光，他咒詛着。「到了克里米亞就到了他的絕地！你看，他在這兒把他的粗野桀傲的腦袋賣了。」

「我們回到塞瓦斯托波爾時候，我們看了黑海艦隊的演習射擊。第一艘戰鬥艦剛從赫爾松涅斯燈塔附近列陣出現時候，一排綿長的火焰的舌頭迅速地從灰色的船舷上射出來。戰鬥艦上煙霧迷漫，過了一

分鐘地平線上相繼升起了六道白色的噴泉。同時我們聽見雷似的爆炸聲音，這種聲音直到現在才進入我們的耳鼓。沈重的迴聲好像生鐵球在無盡的大理石上滾動一樣。但是當這個聲音還沒有消散而且變為輕微的時候，我們又聽見遠處的爆炸的聲音，新的迴聲跟在到達大海某個地方的舊的迴聲的後邊響了起來，然後這兩個迴聲又一次相繼響起，這次音響微弱，最後消逝在很遠的地方，大概是在巴拉克拉瓦的山巒裏。

「這是炎熱如焚時節的黑海上非常美麗的平時景色，有一會兒的工夫我靜靜地貼在安德烈身上，彷彿對他說他應該保護我使我不要受到災害。

「我們回到塞瓦斯托波爾，」彼特羅夫娜繼續說，用大衣蓋住她的腿，因為這時候天氣涼了。「到吃中飯時候還早。安德烈拖着我到了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戰史的博物館裏。」

「安德烈謝謝其加（安德烈的愛稱），一天看兩個博物館不太多麼？」我抱怨地說。

「博物館裏有銅礮，生鐵的礮架，腐蝕的旗幟，很大的張滿船帆的帆船時代的巡洋艦詳細的模型。到處有比人稍微高點的木製櫃檯，櫃檯上邊放着各種模型：歪扭身子的粗野的水兵，執着礮刷的礮兵，掘地道的工兵，穿着肥大的布軍裝的做着被打擊態度的步兵。特別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裏的是這些模型光澤的面孔——黃的，紅的，長着大的鬚鬚和突出怒目的全像自然顏色的面孔。他們的衣服上有小的



衣袋。

「輕微腐蝕的氣味，停在博物館炎熱的不動的空氣裏。

「但是這一切帆，變黃了的旗幟、尖角旗、礮彈、船錨、護岸用的束薪，和貝爾丹式步槍——這一切都非常有力地刺激起人們對於過去俄羅斯光榮的感觸：我看見安得烈的眼裏已經有了淚了。

「炎熱如火的克里米亞的目光繼續照射着。配着曬熱的銅插闌和窗台的正正高高的博物館窗戶，後邊露出了深藍的天空。窗戶旁邊籐懸樹的網狀脈葉子放着生動透明的光亮：樹上掛着豐富的果實：還有蓋着脫了皮的「阿月渾子」果實的樹幹——好像隨時在使我們想到我們的愛情和幸福。

「我們很餓了，我們在林蔭路公共食堂的陽臺上吃中飯，那兒有海風吹着潮溼的桌布。我們吃得很滿意。

「我們吃中飯時候除去吃酸菜湯而外，還吃了兩份十分可口的用羊油炸得很焦的熱肉團子，我們並且用了一瓶啤酒佐食。

「白晝是很長的，到晚上還有很久的時間，我們又在街上踴躍，我們碰見一個冷飲攤便止住步喝糖漿水或滾沸過的滋養的冰鎮麥酒。

「最後我們走到圓形建築物「巴諾羅瑪」附近。

「我們在這兒的照相館照了一個相，相的背景是滿罩塵埃的大花壇，花壇裏長着賞玩用的好像毛毯

上的圖案似的花草。

「我們照完了相就進了『巴諾羅瑪。』」

「我剛順着小梯子上到周圍有鐵欄杆的圓屋頂廣場時候，我立刻看見我的四面一直到天際都是乾燥的塞瓦斯托波爾草原和熱得變了色的淡紫的穹蒼。在廣闊的空間裏有放光的平頂的房子。

「有個地方現出一個港灣，港灣裏泊着生火的艦隻。

「我看着壁上的圖畫。

「法軍在煙幕之下從山峽攜着戰鼓和展開的三色旗向山上進攻，穿着帶紅肩章的藍色軍服長着西班牙式的鈎鼻的軍官在後邊伸着指揮刀。但是在他們往上攀攻俄軍稜堡的地方，銅礮躺在破礮架上，礮彈亂放在一旁，受傷的水兵和大礮瞄準手的後脖頸都爛了；這是受了迫擊的敵人的打擊。

「在另一個地方，大行軍神像的前面燃着臘燭，穿着光澤的袈裟的牧師在做冥祭。他手裏端着香爐，一縷縷的香煙不斷地散出來，香灰不斷地落下來。地上躺着用大衣蓋起的陣亡的兵士，穿着皮靴的一動不動的腳從大衣下邊突出來。

「我和安得烈高高地站着，正站在這個靜默固定的戰鬥的中央，站在迷人的緊張的靜寂和可怕的偉大的景象的中間，彷彿我們也暗中參加在裏邊似的。

「突然間有了連續六次巨大的清晰的響聲，這是六發大礮的射擊——砰，砰，砰，砰，砰，砰！這

六發射擊十分清晰十分沈重，彷彿就在我們眼前，我覺得所有的圖畫都突然活了，連同它的礮、戰鼓和旗幟一齊向我們移動。

「我害怕了。但是同時我也明白了這是由停泊場傳到這兒來的大礮射擊的聲音。

「隨後，有幾架飛機在『巴諾羅瑪』圓屋頂上低低在飛，飛機的吵聲傳入我們的耳鼓。

「現在已是另一個時代了，」安得烈說。「現在完全是另一齣戲了。天哪，那時還沒有飛機。你看，我們的海軍轟炸機已經做完演習射擊回來了。」

「太陽快落時候，我們坐在海邊上，我們下邊是林蔭路，我們看太陽怎樣落在水裏。

「我們上邊有軍樂隊奏樂。空氣裏散着沙礫，玫瑰和木犀草的香味。這兒有拖鞋的聲音，散步的人們的談笑的聲音。分遣隊的艦隻一艘跟着一艘地從防浪堤附近進了港口。水上飛機在塞瓦斯托波爾城上空兜了最後一個圈子落在港灣裏，激起許多泡沫，然後跑向它們的泊碇場。

「安得烈坐着把他的兩條長腿再往前伸，把他的鴨舌帽往額前拉，他吸着他的煙。他一直向前望着海。他的剃了鬚鬚的大嘴閉得緊緊的，他的頸部是瘦的。

「你想什麼呢？我的親愛的。」我問他。

「想和我自己，」他深思地說。「也想這塊小小的土地，我在這塊土地上會跟你一起坐過，我們曾在這塊土地上互相愛戀過。」

「好美的半島呀，」我說，我拉着他的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麼？」

「同意的，這個半島美極了。再沒有比它更好的了。但是，親愛的，你沒有想到今天一天我跟你在这个半島上走有時候我們是在人骨頭上走麼？成千的，成萬的，成百萬的人的骨頭上的。」

「人死了。」我說。

他斜着眼看我。

「我說的不是死的人。我們人總有一天要死的。我說的是殺人的人。那麼請你看，這個小小的土地和我們整個地球這顆行星比較起來小得多麼可憐呢，但是你知道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已經有過多少次最殘酷最流血的戰鬥麼？而且究竟爲了什麼？你想奧魯斯這個羅馬軍人在他的義大利不愜意麼？我向你保證他在他的義大利顯然是很好的。義大利的氣候優美溫暖；有糧食，有酒，有乾酪，有肉，有密柑，有葡萄樹。他可以坐在家裏，可以耕地，閒暇時候可以讀讀維爾吉里的作品，可以養兒育女，可以用他本國的大理石創造最美好的藝術品。有什麼不如意的呢？尼諾齊佳，你能拒絕這種天堂的生活麼？但是被貪慾的征服了的奧魯斯拒絕了這種生活，他戴起鋼盔，佩起雙刃劍，執起長矛，坐上船從他的義大利出發到了他見鬼的克里米亞海岸，到了對於他完全生疏的赫爾松涅斯。有人要問他究竟爲了什麼呢？說得好聽點，爲的是把一塊新的殖民地併入大羅馬帝國，說得簡明點，爲的是掠奪。於是他掠奪，燒殺，迫害，直到一個天朗氣爽的日子他自己被人用石頭打死，或者用他那時號稱最新的軍事技術決定者的雙刃

劍殺死。你知道巴拉克拉瓦城的熱內亞人的城堡的遺跡罷？也許熱內亞人也到這兒掠奪過。只是他們對於這種掠奪給起了一個更漂亮的名字：自由貿易。但是熱內亞商人從事貿易時候慣於使用十分特殊的方式：一隻手拿着秤和尺，一隻手拿着槍。這是海盜。這是匪賊。所以我同你攀登過的這些畫兒似的遺跡，周圍一百俄里都有人骨頭。」

「都是人骨頭麼！」我說。「但是現在——你看，多麼美麗呀：田野、草原、畜羣、葡萄園。：

……

「噢，噢！」安得烈大聲叫了起來，他的眼睛放着光，「你說的話真對。這周圍是美麗的。這是因為，天呀，人類的歷史不是由一次戰爭構成的。倘若人類的歷史上只有一次戰爭，那麼你我在人世上都不會有了，而且什麼東西都不會有了。勇敢的、強大的、正義的人民創造文化。但是像奧魯斯這種匪賊却毀滅文化，他真該死，該死，該死。……」

「紅色的輝耀的太陽低低地懸在海上邊。海浪順序地一條條地逐滾，太陽的影子在光彩的海浪上奔跑。但是現在太陽越低了。它失去了光輝，變成了深紅色。輕風從海上緩緩地吹來。它好像熨斗熨布似地平壓着海水，於是海變成了暗淡的深藍色的——靛青色的。『狄納摩』水上體育場旗杆上狹窄的旗帶顫動作響。天氣涼起來了。我身上重起雞皮疙瘩。

「安得烈把他的大衣脫下穿在我身上，我包在他的大衣裏默默坐着，我低下頭看到了他的大衣襟上

## 的紅旗勳章。

「爲了什麼受勳呢？」我問他。

「爲了寒帶飛行的成績。」他說。

「我們靜默着。我從被風吹亂的安得烈的頭髮下邊，偷看我的肩膀寬闊的和胸部被太陽曬得一塊深紅三角印子的安得烈。那個印子在雪白的內衣的襟部上顯露出來。

「哎呀，」我說。「難道什麼時候戰爭還要重覆麼？」

「一定的，」他用詛咒的口吻說。「甚至不久就要爆發。」

「然而這是可怕的呀，安得留沙。我不願意再有戰爭。」

「那麼你以爲我願意麼？我也是不願意的。」

「而且誰也不願意。」

「可嘆，」安得烈嘆了口氣說，「現在世界上還有許多沈溺在奧魯斯那種貪婪和暴亂精神中生活着的強盜，他們不容忍這樣的思想——就是世界上須有幸福、自由、年青、獨立的國家存在，這種國家不靠欺騙、掠奪、殺人、徒刑、和壓迫的法律生存，却是靠高超的優良的合乎人性的愛情與正義的法律來生存的。世界上的一切黑暗的勢力早晚一定用刀槍攻擊我們。這些匪賊覺得他們比我們強大。從羅馬軍人奧魯斯時代！不，從比那更早的時代，從聖經殺死弟弟的卡因時代開始，他們就習慣了，認爲真理是

在力量裏的。但是他們真見鬼，他們想得大錯而特錯。因為真理不是在力量裏的，力量是在真理裏的。

我們有真理，所以我們有力量。尼諾齊佳，你知道，他們還以為我們有力量才有真理。啊，惡鬼！」安得烈大聲叫起來，用拳頭擊他的手掌。「我的偉大的朋友奇加洛夫的話是對的。他跟我說：——安得烈我們同你研究什麼呢？我們同你要成爲典型的驅逐機駕駛員。我們的神聖的事業是從天空打死和驅逐任何拿着武器侵略我們的惡棍。——你知道，尼諾齊佳：我幾次請求把我從民間航空調到軍用航空——調到驅逐機隊裏（按安得烈即以驅逐機隊長而陣亡）。但是我沒有得到許可。難道我已經老了麼？」

「你別想法子讓我誇你啦，」我說。「你不老，你神奇，你年青，我很愛你。」

「我把我的手指放入他的手指縫裏，我用盡我的力量握他的手。」

「你明白這個麼，安得烈？」

「我明白，」安得烈說，他笑了。「但是我們還得鬥爭。爲了自己的幸福必須鬥爭。然而在生活中我遇到了你也是幸福的！」

「黯紅的太陽接觸了地平線。它很快落入深藍的有風的海裏。一會兒水上只留下它的好像一小塊石灰岩似的上面的邊緣。大錨響了，太陽的邊緣也落入海裏了。周圍立刻黑暗起來。黃色的燈籠爬上了停泊場裏的桅杆。」

「我們回去罷。」安得烈說。

我們手撐在地上站了起來，慢慢地走向上邊。

「唉！」彼特羅夫娜說：「我又想起六月四日那個悲哀的日子的情形了。『我們的愛情的城市』塞瓦斯托波爾的淪陷似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是我依然忍受下來。生命似乎比死亡更有力量，於是生命戰勝了。」

彼特羅夫娜沈默起來。周圍一切都是靜寂的。月亮顯明地向西移動，天上漸漸起了片片的薄雲。天色變得有點兒黑黯了。參謀車裏的打字聲已經中止了。我們微微聽見行軍發電所的小馬達在什麼地方發出嘟嘟的聲音。

西方的地平線上有探照燈的深青色的光柱升高起來，並且向四下移動。



## 凡 尼 亞

葉拉吉耶夫上尉以他典型的澈底性爲凡尼亞草成了教育的計劃。他規定得極詳密，極具體，就同給他的礮隊的作戰指令一樣。但在不求速成而務期周到，從各方面一一考慮以後，他就毅然決然立即付之實施。

照這計劃，凡尼亞首先應當知道礮隊的每一成員的職守。因此，葉拉吉耶夫上尉和他的下士商量了以後，就把凡尼亞調到第一排的第一號大礮，作爲預備兵。

這孩子最初很想念他的那班偵察兵朋友。他好像失去了一個家。可是他馬上看到他這個新的家並不比老家壞。他立即受到歡迎，而且立即住慣了。當他在第一號大礮面前出現的時候，使他驚訝的，是關於他的種種事情，大家都知道。礮兵們早已熟悉了凡尼亞的全部歷史。

可是給他的印象特別深刻，而且使他和偵察兵們的分離的痛苦較爲容易地忍受的，是大礮本身。光是這個字——大礮——就常常給這孩子一種洪亮猛烈而驚心動魄的吸引力。大礮是他周圍的一切戰鬥性的字眼中最有魔力的一個字。

「你喜歡我們的礮，這就很好，」礮手柯伐列奧夫說。「這是一尊好礮。我見過的礮太多了，像這一尊的，卻沒見過。一尊了不起的傢伙。」

他拍拍那礮身，好像這是一匹馬，然後看一看自己的手掌，看到手掌上有了油污，就從衣袋裏拿出一塊乾淨而柔嫩的布頭來，愛惜地揩抹那礮身。然後他坐在礮架上，開始用一把小鉗修理他的眼鏡，並且用了老花眼的人那種溫和但又犀利的眼光看著凡尼亞。

「就是這樣，小鷹。從你幼小時候就開始愛一尊大礮罷。我進礮隊的時候正也像你現在那樣是個『人小鬼大』的傢伙。這是不多不少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不算少罷。可是我想起來就像是昨天一樣。當然，那時的我比現在的你還大了一點兒。那時我快到十九歲了。這次我來打仗，因為我本來是打獵的。可是不管怎樣，我還是一條小牛。你想巧不巧，兩年前我們的礮隊也在這裏安置陣地，分成三隊。你想，這不就成了爲一道弧線麼？當然，現在你認不出來那時的地形了。」

他朝四周圍看了一眼，揮著手臂。

「現在一切都改了樣了，都跟那個時候不同了。從前有樹林的地方現在變成一片平地，而從前的平地現在變成了樹林。可是不相干，反正在這一帶。靠近德國邊界。那時我們在退卻。而現在我們是在進攻了，這是最大的不同。」

這幾句話給了凡尼亞極深刻的印象。當然，他早就聽人說 隊伍正向著東普魯士進發，而東普魯士已經是德國本土，蘇維埃軍隊不久就要站在德國的土地上了 跟全軍的任何人一樣，凡尼亞也確信蘇維埃軍隊最後一定要攻進德國本土，但現在聽到了這期望已久的字眼，——「德國邊界」——一時之間他竟不能理解柯伐列奧夫說的是什麼。他興奮已極，甚至忘其所以，直將「叔叔」稱呼柯伐列奧夫道：

「德國在那裏，叔叔？那裏是邊界？」

「哦，就在那邊。過了那邊就是了，」柯伐列奧夫說，舉起手裏的小鉗子向肩後一指，就像是一條熟透了的街道指給迷路的過客。「在那塊高地後面。離這兒五公里，不多不少。」

「叔叔，你這話當真麼？你不是哄我罷？」那孩子懇求著，因為他從經驗知道有些兵喜歡故意哄他取笑。但是柯伐列奧夫的眼光很是嚴肅。

「我對你說的全是真話，」他說。「那邊有一條河，河的對岸就是德國。」

「憑著礮隊軍人的榮譽不打誑？」那孩子接口問。

「我們連那邊的射程都得到了，幹麼你還不相信我的話？你瞧，有多少目標我們都註上了射程了？」柯伐列奧夫又用那鉗子指著一方註滿了數目字的紙張。「你瞧，這不是麼？我們的偵察兵昨天到那邊去，老實進了德國，今天早上他們纔回來。他們說，那邊恐慌得很，人人都亂的一團糟。」

「什麼——偵察兵們到過德國了？」

柯伐列奧夫想不到這一個消息給凡尼亞的刺激會這樣大。偵察兵們原來到過德國了呵！畢登科和高爾布諾夫很可能是有份的，而葉古洛夫中士則一定在內。而凡尼亞要不是調到礮手這邊來，自然也不會沒有他的份呵。他當然要懇求那些偵察兵帶他走這麼一趟，而他們也當然要答應他。這是一定的。凡尼亞愈想愈懊惱。他身在礮列，他心裏仍是個偵察兵，他傷心到極點了。

他怎麼能夠不傷心呵！偵察兵們都到那邊去過了，而他獨沒有。他喉頭哽噎，滿面通紅，咬著嘴唇，垂下了眼皮。亮晶晶的淚珠已經掛在睫毛上。

「一定要收拾他們，這些德國豬，」他突然咬牙切齒地說，眼內射出青光。

這當兒，從那偽裝的樅樹那邊，傳來了響亮的命令聲：

「礮手們！預備！第一號大礮！」

中士 森亞·麥維也夫縱身一躍，跳出了那電話員的掩蔽溝，一面跑來，一面把他那件弄得很皺的，衣領上有黑色斑點的上衣，鈕子扣上，衣襟扯好。他那年青而興奮的臉兒光彩煥發，使足了勁兒高聲喊道：

「第一號大礮準備射擊！目標第十四！榴霰彈！8·0 向右！目標一百十！」

中士的話（這在凡尼亞聽來就像是些秘密的暗號）還沒完，凡尼亞周圍的一切就突然變了，——所有的人，甚至於大礮本身，所有四周圍的一切，甚至於蒼蒼的天，一下裏全變了樣子。一切都變得猙獰

可怕，可又閃閃發光，像擦亮的鋼鐵。

首先第一，礮手柯伐列奧夫是變了。

凡尼亞驚愕未定，還沒時間想到「現在是開始了呵」，柯伐列奧夫已經跳過了礮架，一手扶住他頭上的鋼盔（這不知他是從那裏抓來的），又一手就拉下了蒙在那大傢伙身上的帆布套子，——這大傢伙就在掩蔽部旁邊，那是凡尼亞早就注意到的。

凡尼亞攪的頭都昏了。他不知道看那一邊好。首先，閃電似的，第二層套子也拉掉了，凡尼亞看見了那礮門——巨大，沈重，油亮的鋼傢伙，有一個鋁質的把手，以及下巴骨模樣的威武不凡彎彎的鋼質的槓桿。

但是最能吸引凡尼亞注意的東西，主要的是一條用橡皮包起來的鋼練。凡尼亞一見就知道這是個什麼玩意。把這一條橡皮的臘腸拉這麼一下，大礮就放射了。

那彈藥兵——凡尼亞一下就猜到他是裝礮彈的，——用手在礮門上祇輕輕一拉，這沈重的礮門立即滑溜溜地輕輕盪開，露出了那鋸齒形的一排鋼柱，以及其亮如鏡、有著凹槽的礮膛。但這當兒，凡尼亞的注意卻集中在礮彈。

礮彈剛從箱裏取出，一排一排的站在地上，像些戴了鋼盔的小兵，都按照著它們身上條紋的顏色分好了隊——黑色的統統站成一隊，黃色的和紅色的也各歸各隊。有一個礮彈已經攔在一個兵的左膝上

了（這兵是屈了右膝跪著的），這兵正在弄動那礮彈的尖嘴。另外一個兵捧起另外一個礮彈（這是已經弄好了），走到大礮跟前，很快地將彈進了膛，還在彈尾輕輕拍一掌，算是和它告別。

那礮彈幾乎來不及滑進去，爲的那彈藥兵拍的一下就碰上了那礮門。喀嚓一聲。這當兒，柯伐列奧夫也沒朝那黑色的礮身看一眼，就一手拉起了那根鐵練子，一手高舉起，叫道：

「得啦！」

「射擊！」中士麥維也夫高聲喊著，他那高舉著的手臂用力向下一揮。

凡尼亞還沒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但見柯伐列奧夫臉色變的可怕地堅決，將那鐵練子一抽，立刻撒手，防那礮門後退的時候碰傷了他的手。

這一礮的聲音並不很響，可是那威力很大，凡尼亞覺得礮口好像吐出了一連串的紅色的隆隆然的聲浪。他的口裏全是苦澀的火藥味道。

一兩秒的工夫沒有人動一動，都在傾聽那礮彈呼嘯著飛到敵人陣地上。然後，柯伐列奧夫又全神貫注著瞄準儀，手指旋動那調整器，而那個彈藥兵呢，拉開了礮門，就有一顆還帶著煙氣的銅彈殼跳了出來，噹的一聲落在地上，骨溜溜地滾著。

凡尼亞站在一旁，如癡如聾，親眼看到這放礮的奇觀，他簡直快樂得發呆了。

但他也隨即感到不自在起來了，大家都忙得什麼似的。而他站在他們中間卻無事可做。他拾取那遠

是燙手而且微覺烏黑色的彈殼，拿到一邊，放在另外一堆彈殼的上面。當他捧著這底部既厚且重而上部則又薄又輕的圓筒時，他覺得它好像仍舊是在隆隆作聲似的。

「這就對了，松采夫，」中士麥維也夫說，用鉛筆在他那本破爛的記事冊上寫了幾個字，同時迫切地朝那電話員所在的掩蔽溝看了一眼，等待著下一個命令。「你可以收集那些彈殼，免得牠們滾來滾去絆我們的腳。」

「很好，」凡尼亞愉快地說，挺胸立了個正，覺得自己也居然在這前線上人人所敬重的「礮隊」的光榮事業中參加了一份子了。

「仗火打過以後，你把牠們數一數，再放在那空的滑盤裏。」

「很好，」凡尼亞回答，神氣是更加洋洋自得了，雖然並沒十分明白所謂「滑盤」是怎樣一種東西。

凡尼亞把所有的彈殼整整齊齊疊起來，一排一排地，他對自己這工作很滿意；而後，因為又沒有事可做了，他就走到柯伐列奧夫面前。

「叔叔，」他說；可是立刻記起現在他幹的是軍隊裏的工作，他就趕快改口道：「中士同志，請准我對你說話。」

「可以。」

「我想要問你一些事。剛纔那一礮是打到那裏去的？打德國人麼？」

「打德國人的。」

「我們是在開始校準我們的火力罷？」

「是的。」

「從這黑色的管子去看準不準？」

「不錯。」

凡尼亞默然有頃，他決不定主意要不要再說。他想要再說的話似乎太過份一點。爲了這樣的太過份的請求，他們也許會剝脫他的制服，送他到後方去，但是終於好奇心戰勝了一切的顧忌。

「叔叔，」凡尼亞說，用了最甜蜜而奉承的口吻。「叔叔呀，請你不要生氣，如果這是不准的，那我不敢要求，我也沒有什麼要求。不過，讓我——祇要一次，一次就夠了——到你那校準火力的黑管子上邊看這麼一眼。」

「沒有什麼不可以。得啦，你就看罷。不過你得小心。不要碰動那準星。」

幾乎連一口大氣也不敢透，凡尼亞蹣跚著脚尖走到柯伐列奧夫所站的地點，兩臂大大地伸開以免碰到那準星，這孩子小心地把眼睛湊到那鏡頭上，這邊還留得有柯伐列奧夫的體溫。他看見一塊圓形的平面，有丘陵，有沼澤，還有比較近些因而也更生動些的深藍色的森林的頂巔。兩條細線（細雖細，卻異



常明晰)，一橫一直，十字交叉在這圓圈，這使得圓圈裏的景物就像影寫版上似的那樣清晰。而在兩線交叉之點，凡尼亞看見一顆高大的樅樹的尖頂。這樅樹昂然伸出於森林之上。

「喂，看得見麼？」柯伐列奧夫問。

「看得見。」

「看見些什麼？」

「看見了地，也看見了樹林。比什麼都好看！」

「那麼看見了兩條線交叉的地方罷？」

「哦——哦。看見。」

「那麼也看見到那突出的樹了？正在那交叉點上的？」

「看見。」

「我要幽準的就是這顆樹呢。」

「叔叔，」凡尼亞低聲說，「那就是德寇的地方，是不是？」

「那裏？」

「我所看的地方。」

「不是，孩子，完全不是德寇的地方。從這裏，你看不到德國。德國是在那邊，在我們面前。可是

你看的卻在我們後邊。」

「怎麼會在我們後邊呢？可不是，你瞄準的是那邊，可不是麼，叔叔？」

「對，是那邊。」

「那麼，那邊一定是德國了。」

「不是，孩子，你這話差得遠了。我瞄準的，在那邊，這是一點也不錯的。是那邊的一顆樅樹。可我的砲，剛剛相反，是對這一邊射擊。」

凡尼亞睜圓了眼睛看著柯伐列奧夫，不知道他這話是在開玩笑呢還是認真的。這怎麼可能——向後邊瞄準而向前方射擊？真是怪事，在凡尼亞看來。他偷偷地端詳著柯伐列奧夫的臉色，打算找出一點可疑的痕跡，然而柯伐列奧夫的臉兒是一板正經的。凡尼亞爲這難解的謎所苦惱，頻頻移動雙腳。

「柯伐列奧夫叔叔，」他終於又開口了，他那孩子氣的眉目之間浮上了一道苦心思索的皺紋。「可是砲彈是打到德寇地方的，是不是？」

「是，打到德寇地方的。」

「而且在那邊爆炸的？」

「是在那邊爆炸的。」

「你從這黑色的管子裏看見它爆炸罷？」

「不，我看<sub>不見</sub>它爆炸。」

「哎！」凡尼亞失望地叫了起來，「那麼你這礮是瞎打一陣了，碰到那裏就是那裏了？」

「你這話怎麼說的？」柯伐列奧夫微笑着回答：「我們的礮，絕對不是瞎打的。有人坐在那邊的觀察哨內，看礮彈落在什麼地點。要是打得不準，他們立刻用電話通知我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麼我們就照著校準了火力。」

「誰坐在那邊？」

「觀察員，高級的官長。有時是排長。有時不是。例如今天，葉拉吉耶夫上尉本人親自在那裏指導火力。」

「那麼葉拉吉耶夫上尉在那邊是看得見德國了？」

「當然。」

「他看見我們的礮彈爆炸？」

「當然。等一會兒，他就要親自告訴我們那是怎樣的。」

凡尼亞不再說話了，他愈想愈糊塗。他乾脆就不懂，為什麼他們向後瞄準，向前射擊，而祇有葉拉吉耶夫上尉能夠看見礮彈著地，而且會知道一切。

「左向003！」中士麥維也夫高聲喊。「榴霰彈！目標一一八！」

一雙強壯的手舉起了凡尼亞，越過那輪子，在一邊放下，而同時，柯伐列奧夫已經坐在齒準儀的他那位置上，他的眼睛湊近那鏡頭。

現在，一切都比第一次來得更快了。然而柯伐列奧夫一面處理著一切的神妙驚人的動作，一面卻仍然有工夫回頭看著那孩子，而且說道：

「你瞧。打得過頭一點兒，現在我們可要好好兒對付他們了！」

「射擊！」麥維也夫叫著，高舉的手臂更用勁地（比第一次）向下一揮。

破隆然吼了，但此次給凡尼亞的印象可不及第一次那麼驚心動魄了。記得自己在這作戰時的工作，他繞著礮身急走，那礮身剛剛很滑溜地退回原位，而他也剛好在那彈殼掉落地上的時候就一把抓住了，那還是熱蓬蓬的。

「好孩子，松采夫！」麥維也夫說，又是急急忙忙地在記事冊上寫了幾筆，記事冊就是擱在他膝頭的。「我們用了幾發礮彈了？」

「兩發榴霰彈！」凡尼亞敏捷地回答。

「好孩子！」麥維也夫再說一句。

凡尼亞很想回答道：「我為蘇維埃服務，」可是他又覺得爲了這一點簡單的工作就用起那樣堂皇的字句來，有些不好意思。

「算不得一回事，」他忸忸地輕聲說。

「捲起袖子來呀，牧童！」柯伐列奧夫得意洋洋地叫著，託一託他鼻梁上的眼鏡。「現在你是勉強來得及把它們（彈殼）擊走，過一會兒我們就要叫你忙不過來呢。」

柯伐列奧夫這話是說對了。一言未畢，電話員的綠色鋼盔又在掩蔽溝內伸出來了，而中士麥維也夫用了這樣高朗而得勝的聲音喊著，以至那些彈殼也都嗡嗡然震響了。

「四發礮彈連續射擊！打那些該死的德寇！射擊！」

四發礮彈差不多是同時打出去的，因此凡尼亞要在彈殼一落地時就擊走，幾乎措手不及了。然而，快是儘管那麼快，凡尼亞卻不但一一及時擊走，並且把它們擊得很妥貼。

從這時候起，大礮連連射擊，沒有一刻停止，用了驚人的，幾乎是神奇的速度。凡尼亞一面追趕著，捉住那些滾下來的彈殼，一面卻在用心聽，知道現在不單是第一號大礮在開火了。他聽得見四面八方都有發令射擊的喊聲，都有礮彈磕碰的響聲，都有礮彈出膛的吼聲。葉拉吉耶夫上尉礮隊所有的大礮都在動作了。

一個接連一個，沒有間歇，而且有時乃至兩三個合在一起，那些礮彈呼嘯著飛過山頭，打到德寇的地方去，——那邊，甚至連天空也不是俄國式的，而是有些冷酷，死硬，矯揉造作的德國式。

礮兵們（屬於第一號礮的）輪流跑到柯伐列奧夫跟前，而柯伐列奧夫則允許每人拉一次或兩次那開

礮的鐵練。他們拉的時候，就高聲叫道：

「轟他媽的德國地！轟呀！」

「給你這一下，德國！轟呀！」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轟呀！」

「打倒希特勒！轟呀！」

「他媽的豬獾想對付我們呢！轟呀！」

凡尼亞也跑到柯伐列奧夫身邊，從後面拉一下他的短大褂。

「叔叔，也讓我給他們一個。」

凡尼亞惟恐柯伐列奧夫不允許。他扁著嘴巴，著急得很，他甚至臉色也發白，呼吸也急促。可是柯伐列奧夫竟沒有理他。於是凡尼亞的臉色變黑了，忿忿地躁著腳，用了執拗而顫抖的聲音，想要蓋過大礮的吼聲。

「中士同志，請允許我對你說。讓我打一礮到德國去。我也有這資格。看呀，沒有一隻彈殼亂丟在地下。」

柯伐列奧夫這時方纔注意到。

「可以，牧童，可以，放罷。不過你得趕快縮手，當心那礮彈往回退的時候打傷了你。」

「這個我曉得，」凡尼亞接口說，差不多捨奪似的從柯伐列奧夫手裏抓了過來那根鐵練。他用盡力氣緊緊抓住，甚至他的手指關節都泛白了。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從他手裏奪下這一端帶著個鐵圈的橡皮臘腸。他的心砰砰地跳著。他全心神祇願著一件事——恐怕這一彈放的不合格。

「射擊！」麥維也夫喊著。

「拉呀！」柯伐列奧夫低聲叮囑。

柯伐列奧夫這叮囑是多餘的。

「照傢伙，你們德國豬獠！噢這一彈！」凡尼亞喊著，發狠地拉那鐵練，使盡了渾身的力氣。他覺得就在這當兒，那大礮像活物一般往前一衝，又一跳，吼了起來。一道火光從礮口射出。他的頭裏嗡嗡地叫了。

而從遠遠的森林傳來了凡尼亞這一彈直向德國打去的聲音。

葉拉吉耶夫上尉到礮隊去的時候，東方的霧染著紅色，風變得再不愉快。

\*

\*

\*

\*

\*

葉拉吉耶夫上尉從他的皮匣子裏取出香煙，給了柯伐列奧夫一支。他們點著了煙。

「嗯，怎麼樣呀？那孩子看來還不錯罷，哎？」上尉說。

「一個好孩子，」柯伐列奧夫正經而且斷然的說。「一個很有出息的孩子。」

「你以為他是有出息的？」葉拉吉耶夫趕快接口反問，凝眸看住了柯伐列奧夫。

「我是這樣想的。」

「可以有所造就罷？」

「一定無疑。」

「我也是這樣想的。」

「不多一會兒以前，我讓他在瞄準儀的鏡頭看一看。約略告訴他一點。可是您真想不到，他完全弄懂了。我大為驚訝。他天生是個砲手。」

葉拉吉耶夫上尉笑了。

「可是偵察兵們說他天生是個偵察兵呢。你們真是各有各的喜歡。一句話，他天生是做那一行都成的。對麼？」

「他天生是個砲隊人員。」

「簡直天生是個軍人。」

「不壞。」

「你聽，華西里·伊凡諾維乞，」葉拉吉耶夫上尉突然轉口，盯住了柯伐列奧夫看，而眼光是帶著孩子氣的推心置腹的表情的。「我打算收他做乾兒子。你以為怎樣？」



「這是件值得做的事，特米忒列·彼得羅維乞，」那礮手立即回答，好像這一問題早在他意料之中而且期待已久。

\* \* \* \* \*  
槍聲和爆炸聲混成一片。圍繞在大礮周圍的，是清脆的尖音，和隆隆然的轟鳴，沒有片刻的停歇。辛辣的火藥氣就像芥末似的薰得人們淌眼淚。凡尼亞甚至還嘗到了它那發酸的金屬的味兒。

帶煙的礮彈殼一個一個從礮膛裏跳出來，著地反躍，滾來滾去。可是沒有人收拾，人們乾脆踢開牠們就算了事。

凡尼亞單是把礮彈從木箱裏取出撕掉包紙還忙不過來呢。

柯伐列奧夫手脚一向是快的。現在則他的每一動作全是絕不遲疑，而且疾如閃電。他的眼睛從沒離開過瞄準儀的鏡頭。他旋動那機件，使礮身或升或降或左或右；他兩手能同時做兩件事。屢次，他的蛀牙齒把鬍子一咬，就飛快地抽一下那根鐵練，屢次，那大礮一退，一陣火光就噴出了礮口。

葉拉吉耶夫上尉站在礮車輪子的另一邊，在柯伐列奧夫身旁，他打起雙眼望遠鏡全神貫注地察看礮彈爆炸的效果。有時他閃在一邊，以便看得更準確，有時他跑向前去，平伏在地上。有一次，他以驚人的敏捷，竟然爬進一叢相當高的灌木，而且挺直身子站在那裏，完全不顧這時正有幾顆迫擊礮彈在近旁爆炸，而且據凡尼亞親耳聽到，那些彈片竟還碰著礮車的鋼鐵擋板噹噹地直響呢。

「正是那個 好！再來一下！」葉拉吉耶夫上尉急躁地說，跑到大礮旁邊，指點一些什麼給柯伐列奧夫看。「右向兩點。看呀，他們有一尊迫擊礮在那邊呀。收拾牠。三發礮彈。射擊！」

大礮來回地射擊了，而從沒放下雙眼望遠鏡的葉拉吉耶夫上尉急聲說道：

「正是這個，正是這個。幹得好，華西里·伊凡諾維，打的正著！該那豬獠作不得聲了。現在回過來再收拾那些步兵。啊哈，惡鬼們！賴在地上，擡不起頭來了。再給他們一下，華西里·伊凡諾維！」

有一次，看到了特別有效的一礮，葉拉吉耶夫上尉甚至出聲大笑，放下了雙眼望遠鏡，鼓著掌。

凡尼亞從沒見過他的上尉這樣手快脚快口快，這樣活潑而年青。凡尼亞一向是以士兵誇耀長官的心情來誇耀上尉的，可是現在，另外一種情緒滲和進來了，——這便是兒子誇耀他的老子。

突然，葉拉吉耶夫上尉高舉起兩手，兩尊大礮也就不作聲。

「哈哈，他們在逃走了，」上尉說。「現在，打那些退走的德國兵，榴霰彈！目標三五，門管三五！射擊！」他喊著。每礮連發了六彈。於是又用手一揮，停止了礮火。

機關槍繼續在喀喀地叫，但現在，機關槍聲之外又加上了那早已熟悉的人類的吶喊聲，從戰場的各方面同時逼來，拉長的調子：「烏——烏烏拉！」

「前進！」葉拉吉耶夫上尉高聲叫著，沒有回顧，一身當先向前直衝去了。

「推輪子！」中士麥維也夫吼著，他的頸子上鮮血一點一點滴下來。

大礮又向前推進了，這次比上一次更快。剛經過酣戰的步兵跟步追上來了，響亮而且熱心地齊聲一喊，幫助礮兵們推著礮車的車輪，或者幫著拖拉礮彈箱。

沒有停留，葉拉吉耶夫的大礮挺直到了高地的中央，差不多是在德寇主要陣地的頂點了。在這裏，敵人打算死守住一塊菜地的狹長溝畦。敵人已經開始挖掘戰壕。然而就在這當兒，葉拉吉耶夫的礮隊到了，於是戰鬥又猛烈地展開了。

葉拉吉耶夫上尉突然看到了凡尼亞。

「什麼？你在這裏呀？」他說。「你在這裏幹麼？」

凡尼亞立即立定，精悍地挺直了腰。

「第一號大礮的第六名兵，上尉同志，」他頓了一頓然後回答，飛手在鋼盔邊沿一碰，這鋼盔的皮帶太寬，不能扣緊他的下頷，鬆鬆地宕著。

應當說明，凡尼亞這一句話稍稍耍了點槍花。他根本不是「第六名」，他不過是「第六名」的候補人。然而他極想成爲「第六名」，他極想在他的上尉和義父面前裝得體面些，所以就小小吹點兒牛。

他立正在葉拉吉耶夫跟前，睜大了他的大而且藍的眼睛看着上尉，而這對眼睛的喜氣洋洋終於引起了上尉的注意。凡尼亞想要告訴上尉：如何他搬送礮彈，如何他撕掉礮彈上的包紙，如何一顆迫擊礮彈

在不遠之處爆炸而他完全不以為意。他想要告訴他一切，希望聽到嘉獎，聽到那一句可喜的軍隊裏的用語：「有種的！」然而葉拉吉耶夫上尉這時像沒有那樣的閒心情。

「你這樣糊塗？」上尉喫驚地說。他想喊道：你不知道麼？敵人的坦克向我們進攻來了。你會死在這裏，你這小傻瓜！走罷！但是上尉忍住了。他嚴厲皺著眉頭，咬著牙關嘎聲說道：

「立刻離開這裏！」

「到那裏去？」凡尼亞問。

「回去。到隊上去。到第二排去。到偵察班上去。隨你喜歡到那裏就到那裏。」

凡尼亞看著上尉的眼神，一切都明白了。他的嘴唇發抖了，他把胸脯挺得更直些。

「我不走，」他說。

「什麼？」上尉喫驚地問。

「我不走，」凡尼亞固執地再說一遍，垂下了眼皮。

「這是命令呢，懂不懂？」上尉冷靜地說。

「我不走，」凡尼亞說，聲音是這樣幽咽，甚至睫毛也掛著眼淚。

忽然之間，上尉明白了這孩子——他部下的兵，同時又是他的義子——所有一切的心情了。他明白了逼他走是辦不到了，而尤其重要的，是時間已經迫促了。

一道幾乎覺不出的淡淡的笑容，那是孩子氣的而且頑皮的，浮現在上尉的嘴唇上。他從公文皮包裏拿出一張灰色的紙來，放在礮車的擋板上，飛快地用鉛筆寫了幾個字。然後把牠裝進一個灰色的小信封裏，並且封好。

「紅軍士兵松采夫！」他叫著，聲音之響使人人都能聽到。

「有，上尉同志。」

「派你一個差使。把這封公文立刻送到師部指揮處，投呈參謀長。聽明白了沒有？」

「聽明白了，上尉同志。」

「背誦一遍。」

「命令是，把這件公文送到師部指揮處，交給參謀長。」凡尼亞順利地背誦出來了。

「不錯。」

葉拉吉耶夫上尉遞過那封信來，凡尼亞立刻接了。他解開大衣，將這信裝在軍服的口袋裏。

「我可以走了罷？」

葉拉吉耶夫上尉不回答，側耳靜聽那遠遠來的馬達（坦克）的聲音。忽而他匆忙地轉臉突然問道：

「哦？你還等什麼？走呀！」

但是凡尼亞仍然立正在那裏，他那灼灼的眼光不肯離開上尉面孔。

「喂？什麼事？」葉拉吉耶夫上尉柔聲說。他拉這孩子到他身邊，然後出人意外地，而且幾乎是突兀地，抱住了這孩子。

「去罷，孩子，」他說，輕輕地用他那戴著皮手套的手推開了凡尼亞。

凡尼亞向左轉，扶正了他的鋼盔，拔脚就跑，頭也不回。他還沒到百碼之遠，就聽得開火的聲音。這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大砲在迎擊德寇的坦克了。

\*

\*

\*

\*

\*

凡尼亞離開司令部的地下室，往回跑。這時候，他方纔注意到，不單是他和葉拉吉耶夫上尉分手的那塊高地有戰爭，現在是全線都發生激戰，而且在慢慢地向西移了。

在路上，凡尼亞遇到了從後面趕上來的各式各樣的兵車。滿載著步兵的卡車，像鴨子一般蹣跚地爬過山溝的坦克，表面看去相當慢而實在很快的自動推進砲（砲車上的環帶發出尖銳的叫聲），帶著大捲的電線一路跑一路放線的電話員，蹦蹦跳跳的一輛吉普，上坐一位將軍，戴著紅色頂灰色簷的哥薩克帽，捧著地圖在看，那地圖摺得很小，就像一般在車上看報的人把報紙都摺小了一樣。

周圍一切物事全是奇怪的，不習慣的，在那低垂而慘厲的天幕之下，而這時候，一陣冷風又帶著第一次的雪片來了。

凡尼亞忽然看見了他的砲。這傢伙站在那裏，腳有點兒蹩，——爲了某種原因一個輪子沒有了，而

代之以疊起來的若干礮彈殼和木箱。礮礮不遠，停著一部卡車，一邊的車沿板放下，有幾個人正在小心地擦些東西放上去。

凡尼亞走近一看時，他的心冷了，好像已經停止跳躍。他所見的那景象真可怕。那大礮面前地上堆滿了德寇的死屍。到處全是一堆一堆的礮彈殼，機關槍的子彈帶。踏爛了的彈藥，血污斑駁的鏟子，雜物袋，碰凹的彈殼，撕碎的信札和紙張。而在那面熟的礮架上（在一般的燬壞之中，惟有這礮架看來還比較的完整），坐著葉拉吉耶夫上尉，他的頭俯著，他的手垂著，他全身彎曲而斜靠在拉開的礮門上。

在凡尼亞看來，上尉好像在睡覺。他想要撲到上尉身邊，但是又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反對力，將他的腳釘住在地上。木然不動，他看著上尉，他愈看愈怕起來了。上尉身上那一件整齊的大衣全是血污和破洞，彷彿被一羣狗所咬。上尉的鋼盔擱在地上，風吹動他頭上的灰白頭髮，這一邊已經飄落著一些雪花。上尉的面孔看不見，他的頭俯垂得太低了，可是血從他頭部滴下來，一刻也沒停過，礮架下已經積了不少，簡直是一大灘了。

爲了某些原因，上尉手上沒有戴手套。有一隻手尤其可以看得明白。這隻手很白，手指頭白的發亮，跟雪一樣，指甲卻作青色。他的腿，套在那雖然舊可是擦得很亮的紋皮馬靴統內，怪不自然地伸著，似乎隨時都會滑下，腳後跟則拄在土裏。

凡尼亞看著；他確定無疑地知道這是葉拉吉耶夫上尉，可是他又不能相信，不敢相信竟會是上尉。

不，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人——沒有生氣，不可思議，可怕，而特別是，像此時凡尼亞所見的周圍一切物事一樣，不順眼。

突然有一隻沈重而又柔和的手落在凡尼亞的肩頭。凡尼亞擡起頭來，便看見了畢登科。這位偵察兵站在他旁邊，魁梧，和善，親密，懇切地微笑着。他的大手，一隻是放在凡尼亞的肩頭，另一隻呢，重重疊疊綁著血漬的紗布，按在胸前，好像抱著一個嬰兒。

凡尼亞心裏忽然像是有什麼東西翻轉了，崩解了。他撲到畢登科身上，張開兩臂抱住了他這老朋友的腰，把臉靠在他那發著焦臭的粗呢大衣上，掌不住眼淚直淌了。

「畢登科叔叔……畢登科叔叔……」他反覆叫著，渾身顫抖，吞聲忍住了眼淚。

畢登科柔和地除去了凡尼亞頭上那沈重的鋼盔，用他那綁著紗布的手，拍著凡尼亞的熱蓬蓬的光頭，拙劣地訥訥然說道：

「不要緊，牧童。這就得了。即使是軍人，有時也會哭的。再沒法挽回的了。這是戰爭呀。」

\* \* \*

在已死的葉拉吉耶夫上尉的衣袋內，有一張字條。這是他把敵人的礮火吸引到自己身邊來以前寫的。雖然這字條在匆忙中草成，可是字句清晰，筆畫端正，毫無塗改，使你覺得這是他坐在他那安靜的地下室內寫起來的。而當他寫這字條的時候，——當他壯烈成仁的最後的一瞬間，他的左右前後確實是



什麼都不剩了。

阿洪巴也夫上尉僵臥在地上，兩臂從他那防水大傘下邊向外伸出。子彈剛好穿過了他那兩道劍眉的中心。柯伐列奧夫簡直可說是蹲了下去就沒有再起來，好像他正要脫掉靴子把他的綁腿布從新綁過，可突然身子一歪就永遠不動了。

然而在他那字條中，葉拉吉耶夫上尉不曾忘記寫了時日，乃至地點：「在第八目標區」。而他的簽名之下也沒缺少那一逗。

這字條是摺成三角形放在他那制服的外邊的袋裏，以便人家容易發見。

在這字條裏，葉拉吉耶夫上尉向他的部隊告別，向他的同志們祝福，而且請求他的長官給他最後一次軍事的榮典——不把他葬在德國地方而葬在他自己的蘇維埃國土。另外，又請求照顧他的義子凡尼亞·松采夫，訓練他成爲一個好的戰士，乃至有價值的軍官。

葉拉吉耶夫上尉的最後的願望是被滿足了。他被葬在蘇維埃國土。

而在一次大雪掩蓋了上尉的墳墓以後，凡尼亞·松采夫奉召到了司令部。於是他又一次聽到了能使一個兵的前程發生轉變的那一個字了。

「準備著。」

敵兵團團長通知凡尼亞即將送他進蘇瓦洛夫學校（一種士官學校，蘇瓦洛夫是帝俄時代著名的軍事

家——譯者註）的當兒，這樣加一句說，

四天以後，上等兵畢登科伴著凡尼亞·松采夫，在一條寬闊而布滿車轍的街上走著，這條街是從車站進一個古老的俄羅斯市鎮去的。他們不慌不忙地走著，態度是莊嚴而又矜持，那是從前線歸來的人們走在後方市鎮的街道上，驚訝於後方生活的安靜而從容所常有的神態。畢登科的手臂綁著綑帶，他不帶什麼東西。那孩子卻背著一個綠色的布袋。這袋裏裝了許多東西，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全是偵察兵們和砲手們送給凡尼亞的禮物，全是至誠地爲他們這「兒子」的長程旅行的需要而打算的。這裏有那出名的舊布袋（凡尼亞自己本來有的那一個），裏邊裝著那羅盤和初級讀本；這裏又有一小塊香得出奇的香皂和粉紅色賽璐珞的肥皂盒子，還有裝在綠色賽璐珞套子裏（這套子上有無數小孔）的一支牙刷。又有牙粉、針、線、擦皮靴的刷子、擦鞋油。又有罐頭豬肉，一包糖、兩個火柴匣——一個裝鹽，一個裝茶葉。又有一隻茶杯（有柄的），一隻口琴，一隻打火機——這是戰利品，幾片鋸齒形的砲彈碎片，兩顆很精緻的大口徑德國機關槍的子彈，——一顆的頭是黃色的，另一顆卻是黑頭而帶一道紅線。還有一塊麵包，一套襯衫褲，和一百盧布。

但一切物件之中最主要的，卻是葉拉吉耶夫上尉的肩章，這是先用手巾裹好，然後再用報紙包起來的。這是凡尼亞動身的時候，砲兵團團長給他作爲紀念的；團長囑咐凡尼亞，應當保護這對肩章跟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團長勸勵凡尼亞保藏這對肩章，到將來有一天凡尼亞也許能夠把它戴在自己肩上。

將這肩章遞給凡尼亞的當兒，上校說：

「你是你親生父母的好兒子。你是偵察兵們和礮手們的好兒子。你配做善良、勇敢、忠貞的葉拉吉。你是耶夫上尉的兒子！而我們礮兵團也把你當作我們全體的兒子。記住。現在你要去學習了，我盼望你不會使你的團丟臉。我相信你將是一個出色的士官學生，而且將來還要成爲出色的軍官。可是你得記住：時時，處處，全始全終，你必須是祖國的忠誠不二的兒子，必須是祖國的最好的子孫，偉大斯大林的忠誠不二的兒子！再會罷，凡尼亞·松采夫，將來你是一個軍官的時候，再回到你的團裏來罷。我們等著你來，歡迎你來。就像是等待和歡迎我們自己的兒子。現在你準備。」（茅盾譯）

——選自團的兒子



基本定價 16.00

